

回答 莫斯科聖經

魏恩波 著

(The Answer to Moscow's Bible)
Chinese Classical Version

無神論手冊

凡有文字的民族就有自己的聖書。共產世界也有他們的聖書，稱為《無神論手冊》。這書在 1961 年由莫斯科科學委員會最先出版，負責印刷的是蘇聯國家印務局的政治科學部。參與寫書的人包括歷史學家波利亞威 Beliaiev 和伯利羅瓦 Belinova，哲學家湯尼斯基 Tchanishev，艾斯納 Elshina 和埃莫裏亞 Emeliah。該書的主筆是大學博士科瓦利 Kovalev。至今這書已經多次重版。

這本無神論手冊有各國的譯本，廣為散佈。共產國家大力宣傳這書的內容。從幼稚園到大學，在電臺，電視，電影，並一切大小聚會裏，講的都是這書的內容。當一位無神論者死了，葬禮的致辭也配合這書的教訓，向死者家屬保證說逝者已逝，不再重逢。沒有永生，沒有神。

那書的主題是：沒有神。

我們可以簡單地問：如果沒有神，怎會有羊？

有人的確在蘇聯的一場無神聚會上提出這問題。當時講師已經解釋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道理。

一位宗教信徒就問：“如果真的如此，為何綿羊還會生存，不被狼群吞沒？母狼一年可生五、六只小狼；母綿羊只生一只，比例是五比一，侵略者占多數。這侵略者牙尖爪利，敏捷有力，綿羊完全沒有防禦力。為什麼綿羊依然生存？如今人們保護綿羊，但動物世界比人類更早出現。那時誰保護綿羊？你可以不用神的存在解釋許多現象，但四足的綿羊不能沒有神。基督所愛的羊（教會）更是如此。教會自古以來就沒有任何抵抗暴君的能力。”

這位信徒得到的答案是去嘗嘗蘇維埃政權的幾年鐵窗風味。

這本《無神手冊》也可以在基督的主題上得到一個很簡單的答案。

一群蘇聯知識份子在討論莎士比亞的瑪珀女士 Lady Macbeth。瑪女士謀殺了熟睡中的杜卡王 King Duncan。過後她看見自己沾滿鮮血的雙手，不禁叫道：“去吧！可憎的污點！我說，滾開！”

一名共產黨問：“瑪女士有多少機會能清除自己的罪惡感？”

另一位回答道：“人是理性的動物。良好的教養和勸告，就是在最後的關頭，依然能救她脫離這種惡事。”這回答無益，瑪女士已經殺了人。任何談及她教育背景的分析都無益了。

又有一位共產黨說：“我相信一個殺人犯該受死刑。”這建議也無用。一位被判死刑的人依然帶著罪感而死。

再有一位共產黨保證說，將來的社會沒有君王，沒有自私念頭，也沒有犯罪的需要，人人都快樂。但這樣的共產社會並不存在。

那位基督徒就說：“聖經的解決方法還是唯一可行的。耶穌的血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但我們不能停留在這種簡單的答案上。科學委員會的成員們已經寫了超過六百頁證明各種宗教都是錯的，尤其是基督教。讓我們嘗試明白他們，回答他們。接受他人的挑戰是一種禮貌，也是一種愛。

無神論者的“聖書”是枯燥的。它必然如此。沒有人能把無神論講得動聽。無神論是否定的。誰能為否定寫一篇趣味溢然的文章？或作一首交響曲，雕一尊石像？宗教啟發了樂曲，繪畫，雕刻，詩歌。無神論的本質不能有這種動力。無神論沒有翅膀。

按照無神論，人只是塵土和影子，只是物質。物質有什麼動機要消滅宗教？物質能發出激情，與一種理想相爭嗎？按無神論，理想與激情都不是物質。既然不是物質，按照定義便是無物。

莫斯科的聖書也使用詭詐的方法和暴烈的言語，不太適合科學委員會。

我們建議儘量避免這種心理戰術。我們在面對冷酷的攻擊和誹謗時，也回應以甜蜜的愛。

我們能如此，是因為好的鐵占不怕許多鐵錘的敲打。在巴黎有一個紀念碑，擺著一只鐵占和幾支破損了的鐵錘。碑下刻著：“去吧，你們這些充滿惡意的錘子。你們把自己敲斷了，但神的鐵占依然完好。”

我們可以採取這種態度是因為我們已經嚴格的過濾了自己的思想，也以為被人批評是一件好事。共產國的獨裁是無神論的損失。一個不受批評的人，如何知道自己是正確的？

在所有的西方國家，無神論可以完全自由宣傳。基督教一點也不擔心。在自由的辯論只有基督教能贏。試用一塊厚布把房子隔成兩半，一光一暗。然後移開厚布，看哪一方得勝。黑暗不能勝過光明，因為黑暗不是能量，它是缺少能量（光能）。於是光暗相遇，總是光明得勝。

基督徒不怕共產監牢，也不怕酷刑。我們不怕無神論的書。在主義的爭鬥裏，只有我們能贏。

無神論的合理性

首先，無神論者應該知道我們基督徒不是他們的敵人，乃是他們最好的朋友。我們愛無神論者，也愛彼此瞭解。

我們不驚奇為什麼會有無神論。

在二十世紀，當百萬計的無辜受害者死在各種政治集中營的焚燒爐或毒氣房時，叫人相信一位全能和慈愛的神是一件難事。這些邪惡的政權包括一些自稱為基督教的國家。如果神全能，為什麼祂不阻止這些暴行？如果祂善良，為什麼祂創造了這殘酷的世界？

當基督教的高層領導人站在欺壓者的一邊時，我們不能責備那些變成無神論者的人。這些教會領袖們若不是諂媚欺壓者（於是教會錯了），就是和反叛的人一同造反。這些反叛者中，不少夢想成為明日的暴君（於是教會又錯了）。

當耶穌被掛在十架上無力的呼叫：“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時，要人們相信這位被釘者就是全人類的希望，是一件難事。那時祂口渴求水，人們給他苦膽。這樣可憐的人怎能擁有天地一切的能力？必須有復活的大能，真理才能顯明。

在我們的日子，自稱相信上帝之子的人在第二次大戰力互相殘殺。下令空投原子彈的是一位受洗的基督徒。

還有，就算浪子們回頭，他們也不曉得父家在何處。基督教有那麼多派別，每一派都自稱擁有真理。各派只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不愛那些仍然被關在鐵窗之內的無辜者，也不愛那些已經死在集中營裏的人（於是教會又錯了）。

還有，在眾人的思想裏，宗教總是牽連迷信，落後文化，或怪異教條。

無神論是這些和其他因素的結果。我們不能希求別的。在許多人眼中，無神信仰是最合理的。

神允許無神論在世界佔有一席之地，聖經教導說神創造了一個包含無數因果的世界。祂縮小自己，讓別的事物存在。無神論也在神的計畫中。當基督決定用自己的血救贖全人類時，祂也樂意洗去無神論者的罪。

如果神允許無神論的存在，我們是誰，竟能禁止它？

我們完全明白無神論者。

但在另一方面，無神論者也必須解釋一個現象：許多在這個世界深受苦害的人，卻全心愛神。習慣和風俗可以解釋人們為什麼會上教堂，參加宗教儀式。但無神論者怎樣解釋一些最受痛苦的人，卻熱愛神？他們怎樣解釋基督徒所說的“主裏的喜樂”？這是那些為信仰被毆打和酷刑的人感到的。他們的腳上綁著五十磅重的鐵鏈。

在一些最貧窮的國家，宗教大大興旺。饑餓的人在星期日和饑餓的孩子們一同聚集歌唱神的榮耀。為什麼呢？那些只有幾毫錢生活費的寡婦們樂意把自己最後的銀角也獻出來，好叫神的榮耀可以唱得更響亮一點，是什麼原因？

無神論者提出的問題是合理的。如果神全能，為什麼祂容許死亡統治世界？為什麼我失去最愛的人？為什麼我的兒女受苦，我的朋友早喪？

但無神論者怎樣解釋另一些人在遭遇同樣的打擊，或本身面對死亡時，卻能安詳接受？有些甚至快樂地面對死亡。對他們來說，死亡意即歸回神。

自從造金字塔以來，無數的奴隸死於鞭撻。當時的人應該會否定神或憎惡祂。但卻有一首詩從那時流傳下來：

死亡今日在我眼前，
好像一個病人恢復健康，
好像坐牢的人走出外面。

死亡今日在我眼前，
好像沒藥的香氣，
好像多風的日子坐在一個避風巷。

死亡今日在我眼前，

好像侑金香的芬芳，
好像一個人在醉鄉。

死亡今日在我眼前，
好像雨過天晴，
好像人們探險回家。

死亡今日在我眼前，
好像暴風雨後的安寧，
好像一個人伺機捕捉他所不知道的東西。

死亡今日在我眼前，
好像一個人監禁多年後，
重見自己切望的家。

一些人安寧的接受死亡，另一些快樂的迎接它，以為死亡便是歸回靈的世界。

多數植物是向陽的。但也有一些是向陰的。這些植物只生長在陰暗的角落。就如一些人為神受苦越多，就越是愛祂。這些人是隱士，苦行者，殉道者。他們樂意承當無神論者們埋怨的一切煩惱。苦難不能動搖他們的信仰，反而鞏固他們。又有些人因為苦難才開始相信神。

奧斯卡 **Oscar Wilde** 曾經生活放蕩，一點也不理會神。最後這位天才被關在監獄裏。人們指控他犯了最醜惡的罪。在這種光景中他寫道：“如果世界是用憂愁織成的，那麼縫制它的必然是一對慈愛的雙手。因為人的靈魂非如此不能變成完美。”

杜斯托斯基 **Dostoievski** 的《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 寫及拉斯果與妓女索尼婭的談話。索尼婭是因為父親酗酒，年幼的弟妹們挨餓，所以才出賣肉體。環境使她受盡欺凌。拉斯果問她說：“索尼婭，你有向神禱告嗎？”她低聲的回答說：“如果沒有神，我怎能活下去？”拉斯果進一步探問：“但神給了你什麼？”她的回答是：“不要問我，你不配曉得。。。祂為我作每一件事。”

拉斯果也問索尼婭的妹妹，衣服破爛的波林迦：“你會禱告嗎？”她回答說：“啊，當然會。我們都會，已經懂得好久了。現在我已經是一個大女孩，我自己禱告。不過克爾雅和麗丹跟著媽媽禱告。起先她們念瑪利亞頌，然後是‘神啊，求你賜福給姐姐索尼婭，也赦免她’，然後是‘神啊，賜福給我們的繼父’因為我們的第一個爸爸已經去世了，這是第二個。我們也為第一個禱告。”

索尼婭和波林迦為什麼會愛神？她們的宗教是否只是一種麻醉劑，就如毒品或酒精？但毒品和酒精破壞人的思想，索尼婭的信心卻使她那麼堅強，以致能叫殺人犯拉斯果悔改成為新人。她們的信心必然有某些真實的東西。

索尼婭給拉斯果一個十字架，又讀福音書給他聽。這使那沒有被人發現的兇手向警方自首，到西伯利亞開始新生活。如果索尼婭給他的是一個鐮錘標誌，向他讀史達林的冗長沉悶演講或馬克思的《資本論》**Das Kapital**，結果會怎樣？

落在賣淫悲劇中的索尼婭和殺人悲劇中的拉斯果相信神。

對許多人，宗教不過是生活的調劑品就如藝術和侈靡用品。但對另一些人，宗教卻是他們的一切。這些人渴求神就如鹿渴慕溪水。他們聲稱知道神。他們說神是可愛可信的，就算祂的道路難以理解，或生活十分困苦。

這些人明白無神論的現象。但你們無神論者能不能明白他們？

1932年九月份的莫斯科雜誌《少年先鋒報》*Molodaia Guardia* 聲言按照無神論的五年計劃，到了1937年，所有的宗教將會完全剷除，神的名號不再被提。但這聲言卻不曾實現。受逼迫的基督教反而在許多共產國興旺。為什麼？

無神論必須理解深沉信仰的原因，方才合理。

無神論不合理之處

社會急促變遷，宗教卻沒有同步更新。通常傳道人談的是耶穌在二千年前針對當時的辯論。這些傳道人沒有以基督的心回答現代人的難題，於是多人都感到宗教沒有意義。

還有，許多宗教儀式也是怪誕的。

更有一層，教會強調救人脫離將來的地獄。若是如此，他們應該藉著幫助人脫離今日的地獄，諸如文盲，饑餓，貧窮，虐政，剝削，污染和爭戰，顯示出他們對人類的愛。

基督徒接受無神論的一切批評。“愛是凡事相信。”我們相信一個人成為無神論者是合理的。我們同意黑格 Hegel 的話說：“每一件存在的事物都有它的理由。”無神論也十分有理。但無神論者如果拒絕宗教的批評，便是自閉。

偉大的神異思想家諸如米斯特 *Meister Eckhart* 曾教導說一個和神聯合的人就不再有一個膜拜的對象（神）。在這個高峰，他就能明白那些因為不曉得神，所以不敬拜祂的人。基督徒的思想回應整個真相，無神論者只曉得一部分真相。

無神論者的物質主義是基督徒也有的。我們的宗教主題是，神成了肉身（即是物質），就是耶穌。基督徒的神不只是一個主義，也是一個人。基督教的目標不只是拯救人的靈魂，乃是身體復活成為不朽。

但我們不停留在物質主義。唯物的無神論是片面的。他們不知道有關那統治世界的神和那不滅的真理之靈，也就是愛之靈。

有誰見過單面的銀幣，或單極的電流？基督教包容靈和物質。無神論只有物質。

一個愚人去買麵粉和食鹽。他帶了一只碟去。主人曾經囑咐說，不要把兩者相摻。當店員把麵粉盛在碟上後，愚人想起主人的吩咐，就把碟倒反過來盛鹽。於是他丟失了麵粉。當他回來時，主人問：“麵粉呢？”愚人就倒反過來找。於是鹽也丟失了。

無神論有時就如這人。他們提出真實有用的批評。他們有鹽。但他們拒絕一切宗教的論點，這些論點也可能是真的，於是他們失去麵粉。在他們面臨危機時，他們也必須把無神論之鹽給丟了。真基督教的可誇口之處，是它有鹽也有麵粉。它的哲學就如所羅威 (Soloviev) 說的“神與物資的哲學” (Theomaterialism), 包含了物質與不可見的造物

主。基督教那麼肯定自己的真確，以致可以公開讓人批評。她歡迎批評，就如快馬加鞭，叫她在真理的道路上跑得更好。

信心藉著不斷排除錯誤和接納新真理，得以生存。

有一次太陽和月亮發生爭執。太陽說：“樹上的葉子是青色的。”月亮卻說是銀色的。月亮又強調世人多數在睡覺，太陽則說人們多數在活動。

月亮問：“如果人們都在活動，為什麼大地那麼沉靜？”太陽回答道：“誰說大地沉靜？地上太吵了。”這爭執維持了好久。

後來有一陣風吹過。它聽了兩造的爭論，就笑著說：“你們枉自辯論。我在陽光普照的地方吹，也在月夜遊行。白天太陽高掛時，一切事物就如太陽說的：地上喧嘩，人們工作，葉子青綠。可是晚上月亮出來時，每一件事物都改變了。人們睡覺，大地沉靜，萬籟如銀。有時烏雲把月亮遮住，樹葉甚至變成黑色。你們倆都不知道全部真理。”

無神論者從物質的角度看事物，以為物質便是一切。佛教徒（唯心論者）相信只有靈的世界才是真實的，物質世界都是幻影（**Maya**）。但聖經卻用風形容“靈”。在希伯來文和希臘文都是如此。這風吹往每一個角落。有神之靈的人看見事情的全部真相。他們不能局限自己在“唯物論”或“唯心論”。

事實上聖經警惕我們有關於哲學。大多數的哲學家都從自己個人的觀點看事物。但每一個觀點都是一個盲點。當我從一個角度看我的房間，我看不到門。轉過身來，我看見門，可是看不到窗口。往上看，我看見天花板，可是看不見地面。往下看，只見地面，缺少天花板。只有避開某個特定的觀點，我才看見全部真相。基督教的理想是成為聖潔。聖潔的字根是“完全”。在俄文，聖潔意指透明。德文也是。成為聖潔意即放棄各種固定的觀點。

福爾巴斯 **Ludwig Feuerbach** 說：“沒有神的證據就如太陽一樣明顯。還有一層是：不可能有神。”

強調絕對清楚的不是宗教，乃是無神論。如果神不存在就如太陽一樣明顯，為什麼全人類都承認太陽的存在，卻不是每個人都承認福爾巴斯的理論，說沒有神？

連進化論的作者達爾文 **Darwin** 也不認同福爾巴斯的說法。達爾文寫道：“在我看來，這大宇宙並我們的自覺，如果說是偶爾形成的，那偶爾的機會太渺茫了。我想這就是神存在的主要論據。”

無神論者以為無神論是自證的。若是這樣，何必宣傳無神論？基督徒不以為基督教就如二加二等於四那麼明顯。若是這樣明顯，世上就不會有無神論了。我們以為反對我們的人也是有理的。在我們所瞭解的世界裏有他們的地位。無神論者只有無神論，不容宗教有任何生存的權利。

個人主義的理論家馬斯 **Max Stirner** 正確地看見社會的邪惡。他的解決方案是解散人類社會。但他本身也是人類社會的一份子。斯格本 **Schopenhauer** 學派介紹自殺為解決人類問題的方案。但當霍亂流行時，他就逃離本城。他愛生命。那些以為宗教不完善而想要排除宗教的人也是這樣。

我們是否因為有些大衣，帶有臭味，就拒絕穿大衣？我們是否因為洗澡盆的水骯髒，就把污水連同嬰孩一同倒掉？

我們已經承認無神論中有理的部分。無神論者們也該與我們一同探索宗教合理的地方，或者我們可以達到一個共識。

莫斯科聖經的錯誤觀點

個別人士在莫斯科聚集，寫了一本有關生命最大問題的書。這些問題是自古以來最智慧的人士常思考的：有沒有神？生命有何意義？人生的盼望和憂慮，宗教的角色等。

這些作者們是誰？認識他們比知道他們寫的書更重要。

知識常始於“我是誰？”如果我不知道這問題的答案，我怎能知道這個“我”所想的，值不值得與人分享？如果這個“我”不大，它所能作的任何改變也是小的。

莫斯科聖書的作者們說他們不是任何神所造的。但在物資的規律進展中，沒有任何設計可以創造他們。原子和質子的旋轉和它們偶爾的碰撞可以產生一個能過濾純真理的頭腦嗎？

我曾是一個窮孩子。我愛音樂，可是父母不能提供我學習。我就把樂符順序寫在五線符上，但始終不能成調。

在拋錢幣的遊戲中，連續四十次同面的機會越是一億分之一。這只是一種只有兩個可能性的遊戲！

電子和質子偶爾組合成為人腦一樣完美的電腦，機率是多少？我是這書的作者。我能說多種言語。我認識的單字和它們的變詞，大約有一百萬個。此外，就如任何受過教育的人，我有百萬點數學，地理，物理，藝術的知識可以隨時使用。在任何時候，我的大腦可以產生最正確的言語，以最適當的音調，用最符合當時情景的態度把它表達出來。單是這一個現象，在數學，這種偶然機率太過渺小，已經屬於不可能的事了。

如果我計算一個世紀有三代，那麼追算我祖宗的數目——兩位父母，四位祖父母，八位曾祖父母等——很快的就有千萬個給我遺傳因數的人。按照無神論，我是百萬計的侵略者凭着弱肉強食，強者生存的結果。我知道什麼有關於這些先祖？完全沒有。我曉得什麼有關於他們給我的遺傳？他們造成我思想的言語，他們創造我長大的社會結構。我不認識他們。我也不曉得我的童年，就是影響一個未來之無神論者或宗教師的最重要時期。

我生活在一個小到不可形容的世界裏。我們的地球是宇宙裏的一粒微塵。我們以為能達到环绕這粒微塵的更細小之衛星便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在我們的小地球，大氣層只是一小部分。住在其中的人類也是一種小角色。至於我，只是億萬人中最不起眼的一個。

一萬人中大概只有一個曾聽過世界最偉大的著作。百萬人中也難找到一個曾經讀過這些名著的人。多少人知道有關於一位最受景仰的主教，或無神手冊的其中一位作者？

我一度忘了《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 的作者。在問了二十個人後，我才得知是杜斯托斯基 *Dostoievski*。

我們小的可憐。我們對這大宇宙的認識，就如一只螞蟻爬過馬克思的著作，於是對馬克思主義瞭解一樣。

我喜愛小鳥的啼聲，卻不知道哪一只今天就要被老鷹抓去了。我聽見風聲拂過樹梢，卻不知道哪一棵樹已經被一只蟲兒蛀壞了。我們貪求名聲，權力，金錢，情欲，知識。那些在我們以前幾十年，懷有同樣欲求的人，如今已成黃土。你鞋跟下貼著的泥土可能曾經是一位漂亮少女的臉。

布加林 Bukharin 曾是共產無神論有名的理論家。他的書《物質主義對話錄》*Dialectic Materialism* 開頭就稱讚這種哲學。他說這哲學給他能預視未來。這可憐人唯一不能預視的，是他將會被自己的同志們折磨和殺害。

作為人類的教師，寫一本書，是一件大事。他曉不曉得自己的書將會給讀者們帶來快樂或悲傷？能不能在一个人遭遇苦難時給予力量？

誰知道自己頭腦里，億萬只細胞的其中一只？只要這些細胞發生細微的干擾，就可以叫一個人寫愚蠢的事。這樣的事曾發生在智慧人身上，它會不會也臨到你？你看見別人書本裏的瘋狂言論，你自己的著作沒有嗎？你對自己的身體知道甚微，你又曉得多少有關於你的心理？我每天都對自己感到驚異。

我們生活在一個神秘的世界。我們只知道這世界的皮毛。我們被囚在自己的知覺中。

如果地上有一種能發出我們視覺以外之光譜的活物，如果他們能用超出我們聽覺頻率的聲音交談，他們就能觀察我們而不為我們所察覺。這情形就如我們活了幾千年而不曾察覺微生物和細菌對我們的影響一樣。如果天使存在而我們不曉得？

無神論者強調沒有神。他們怎能肯定？

這書是在監牢里構思的。守衛們常檢查我們的囚室，尋找禁品就如象棋，小刀，針，書，紙張。他們找不到。我們等他們走了才取出這些東西來。你檢查一間囚室，找不到一些物件。但你能肯定沒有這些東西嗎？誰曾搜查了這無邊無際的宇宙，證明其中沒有神？

人們多年以為物質的分子是不可分裂的。這是數千年的經驗，但卻是錯了。相當聰明的人都以為原子是不能分裂的，也以為人類不能登月。這些擁有極多經驗為後盾的人也會錯。親愛的無神論朋友們，你們又有多少機會完全無誤？

基督教教師特圖林 Tertullian 因為說了一句話，就大受藐視。他說 *Credo quia impossibile*（我相信就是因為它沒有可能。）如今科學把不可能的事，變成事實。

我們是微不足道的。我們不曉得。聖經說：“如果有人以為自己知道，按他所當知道的，他乃是不知道”（哥林多前書 8：2）。

誰是我們的反對者？

如果一個便衣人員要我出示身份證，我的第一反應就是要他出示他的身份證。他必須先向我證明他是警方人員。

當我面對這龐大無比的宇宙，問那主宰說：“你是誰？你是否是神？你是被造的還是自有的？”這主宰大概會回答說：“小人，先告訴我你是誰。你是否那麼有分量，以

致宇宙的真實者必須回答你的問題？如果我告訴了你，你能否明白？如果真理與你目前持有的信仰相反，你能否接受？”

無神手冊的作者們否認神的存在。但他們本身果然存在嗎？他們是誰？他們能證明自己存在嗎？

為了能發出大膽的問題，一位無神論者必須在他出生的億萬年前，就安排好星河與宇宙塵。天上必須有群星運行，並有一顆太陽操縱地球。少了這些，生命就不可能。無神論者可以發表大膽的問題，正是因為有水，有植物，動物，微生物，電流，熱量，發酵的麵包和酒，宇宙線和雨點，充滿感性的人性。他必須有一整系列的祖宗，並他母親乳房裏的奶，和她心中的愛。

就算無神論者的假設正確，億萬年的偶爾碰撞產生了一個無神講師和一個基督徒。為什麼會如此？他們是誰？為什麼會是他們？他們果真存在嗎？

你對這些問題的瞭解，就如對我們太陽系的瞭解一樣稀少。我們這太陽系正在急速奔向某個方向，就如赴一個約會。我們是受吸引。但這宇宙的吸力是什麼？我們用“富有吸引力”來形容一個人的可愛。誰在吸引地球？誰是蒙愛的人？

無神論者就如傳道人一樣發言。為什麼不暫停煩人的聲音，聽聽樹葉聲，溪水聲，風嘯，雨滴，鳥鳴，並孩童之聲？這些聲音可能比我們的言語更有啟發性。

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人相信神。無神論起初是都市的現象。它是那些生活在牆壁中的人的思想產物。這些人外界受圍堵，心裏也受圍堵。

還有，為什麼不聽聽偉大的沉靜？雪花，花朵，羊齒類，菌類，每一只都不相同，各有其美。還有原子的構造為何那麼精深？

為什麼電子在軌道上以每十萬分之一秒旋轉數億圈的高速運行，可以形成一個固體，讓我們握在手中？

你有沒有聽過一種機器，包含了八十萬億只小電池？其中一部分只重一公斤半，卻含有一百億個小機件，能產生，接受，記錄和傳達能量。這機器就是你的身體。如果有人送你一部汽車，你會多麼感激。但你得到一副比汽車好得多的機械。這是誰送的？

為什麼大腦細胞的化學成分會因感情的轉變，就成了另一種思想？為什麼一個人能把呼出去的廢氣變成一句愛的言語，甚至是一句給人永生的話？

為什麼在你想做一件惡事時，好像有一只無形的手正在制止你？這是誰的手？就算這良心的聲音不能中止你犯罪，後來你還會聽見它。它會叫你悔恨自己的行為。

你是誰，竟然可以質問真實者的憑據？如果這真實者回答道：“既然你在狂傲中自立為權威，請先顯示你是誰。”你可以回答祂向你發問的千分之一嗎？科學的進展帶來的的新問題，遠超過它所找到的答案。

你質問真實者最後的奧秘，並它的構造，存在和意義。這真實者要向誰回答？用什麼言語？當宣道士們到落後的部落時，他們發現當地沒有話形容“愛”，“信”，“原諒”，“靈”，“火車”等。於是宣道士難以告訴土人有關於歐洲的火車。你與至高者有沒有共通的言語？

還有，至高者應當向誰說話？你只承認理由。按照你的物質理論，理由是人類大腦的操作法。至於大象的頭腦的操作，你則說那不過是本能。雖然兩個大腦都是“進化”的產物，偶然碰撞形成的。

你以無神論為真理。但在未把真理冠冕加載無神論之上以前，你必須為真理作出一個定義。

彼拉多問：“什麼是真理？”凡不曉得這問題之答案的，便沒有任何基礎可以強調某件事是真理。

喜歡諷刺的人會說，真理就是一種多數人同意的意見（包括偏見和幻想），或是一種長久的猜疑。

但他們所嘲笑的幻想或偏見，可能是一種朝向正確方向的指路牌。就如古時（迷信的）煉金術和星相學，發展成今日的化學和天文學。

你對真理的定義是什麼？

一位馬克思主義者會說真理受社會階級的影響。一個人生活的經濟情況決定了他的信念。

馬克思在 1852 年 12 月 7 日寫了一封信給克勞斯 (Cluss)，述說他的經濟困境。他說自己就如被囚在家，不能出門，因為沒褲子也沒有鞋子。他的家庭面對赤貧。我們對他的困境感到難過。但馬克思主義便是沒褲沒鞋之人的思想。如今西方勞動分子都有褲子和鞋子，而且不止一雙。所以馬克思主義不適合我們，我們必須有自己的真理。

馬克思主義聲稱自己擁有真理，卻沒有真理的定義。

有趣的是馬克思主義雖然自稱是勞動階級的金科玉律，卻排除勞動階級的思想家。馬克思在 1877 年 10 月 19 日寫信給索格 Sorge，說：“勞動者本身在放下工作，成為專業文人之後，就成為專談理論的敗類，只會聚會談論。。。 ”學生激進分子也不可能擁有真理。馬克思寫及“蘇聯學生們正在從事愚昧無益的事。”看來馬克思主義者只有一種可靠的真理定義，就是：“真理就是你無褲無鞋時候的想法。”為某些奇詭的原因，褲子成了真理的絆腳石。讓我們放開不談！

我們將給對手們提供時下的真理定義：“真理是思想的對象（真實事物）和它的產品（我們的思想）之間的一致。”但這種一致並不證實你正確地明白了真實事。要不然如何解釋錯誤的存在？你強調宗教錯了。但宗教是真實事與另一個人思想之間的和諧關係。這麼看來，一個人可以非常肯定自己的思想，可是還是錯了。

假定一個基督徒成了一位無神論者。他將會承認自己過去錯了，如今才正確。但他怎能肯定自己沒有落在另一種錯誤中？他可能感到如今他的思想才符合真理。但當他還是一名宗教信徒時，他也是這樣以為。我們都需要一種大光，照耀在我們所謂的真理與錯謬之上，叫我們曉得是與不是。連無神論者也必須承認這超然之光的存在，才能持久（人類的思想鮮少能持久的）。這超然之光就是我們在宗教中所仰慕的神。

至高者必須用理由的言語對你說話嗎？但理由能瞭解多少事？理由稱奴役為合理，又為獨裁和迷信辯護。它使我們向獨裁者歡呼，以屠殺千萬無辜的世界大戰為正當。米菲多 (Mephistopheles) 說：“他稱之為理由，只用來把自己比畜生更野蠻。”人們常把所有的事物都理性化，概念化，頭腦化。

歌德 (Goethe) 在兩百年前說：“我們的行星是宇宙的瘋人院。”我們人類偶然會閃耀出一些天才與真理，但顯然是瘋了。連我們中間最智慧的人，他的理性也只是各種無理之衝動之間的調和。

為了產生正確的效果，理由必須避免被低級的情緒污染。

我的對手們有沒有被污染？

他們的思想有沒有受到懼怕的影響？在非共產國家，無神論者常有歸向宗教的。如今假設有一位莫斯科的科委成員在研究了所有支持和反對的論點後，達到一個結論，以為基督教是正確的 -- 就如斯大林女兒斯威拉娜 (Svetlana Stalina)，並伯斯汀，斯尼斯提那，索忍尼新 (Solzhenitsyn) 等人的結論 -- 人的信仰可以改變 -- 結果會如何？他將會立刻喪失他在委員會中的席位和他的專業身份，並一切出書的可能。他也將會喪失高尚生活。科委成員之一的格里準將 (Grigorenko) 因為表露了一些異於當局的政治和軍事見解，就落在精神病院中。我的對手們，你們真的一點也不害怕嗎？少了完全的自由，理由就不能產生正確的效果。你們的理由受到一種感情的影響：懼怕。

我不是說你們是唯一受到感情影響的人。每個人的理由都受到感覺和情欲的影響。一些人欲求出名，另一些希求利益。我們應當揭露這些欲望，但單憑理由，人們卻不能得到正確的答案。

原因是，少了感情的催動，一個人就不會去尋求。人之所以會尋求真理，正是因為有一種愛慕真理的心。於是感情有時成為正確答案的阻礙，另一些時候卻是尋求正確答案的動力。

我們怎知大小前提能夠產生正確的思想？憑著感覺。我們不單在小事上感覺如此，在大事上也是如此。愛因斯坦說，他在證驗他的理論之前，已經感到這理論是正確的。這感覺是什麼？它不屬於理由。直覺也不屬於理由。但愛因斯坦卻對它們感到滿意。

證據不單是有外面的，也有裏面的。有時我們裏面的證據會與外面的證據相反。這裏面的證據，信心，是宇宙中的一大事實。我們必須尊重它和解釋它，就如自然界的其他事實。

愛因斯坦的理由是建立在理由以外的假設上。

無神論也是建立在一種信仰上。它也有自己的假設。它以為值得花費畢生精力否定不存在的事物。反對基督的大先知尼采 Nietzsche 坦白地承認這個。他寫道：“就是我們，今日為知識獻身的人，反對宗教的無神派，也是從一種數千年以來的信仰取得火種，就是基督教的信仰，也是柏拉圖的信仰，即神便是真理，而真理是聖潔的。”

(Even we, devotees of knowledge today, we, godless ones and anti-metaphysicians, still take our fire, too, from a flame, which a faith, thousands of years old, has kindled: that Christian faith, which was also the faith of Plato, that God is truth, that truth is divine.)

尼采對這個聲明感到抱歉，但他還認為自己“依然是虔誠的”(still pious)。

如果感覺在信徒和非信徒心中佔有那麼重要的地位，為什麼至高者必須對理由說話，而不是對感覺？

列寧在《抄襲哲學》 Philosophical Copybooks 中說，物質能自我反省。物質在思想中反省自己。在誰的思想中？必然是一個人。如果我們所想的都反映真實事，又如果我們的思想都是非常個人的，就是我們多少有些瞭解或誤解的對象。耶穌說真理便是一個人，即祂自己。試用辯證法考驗這個，你就發現耶穌說的不錯。

如果你不渴求奧秘事，就不能達到真理。

為什麼你相信你大腦告訴你的事？你知道自己的大腦並不可靠。你剛睡醒，在那場睡眠中你的頭腦正在用一個幻象世界和你玩耍。它每晚都向你撒謊，又在白日夢中向你吹牛。我們一味相信大腦是否合理？

千萬人信賴自己的大腦，就歡呼希特勒和史達林為英雄。同一個大腦後來告訴他們說，這兩位乃是大屠殺者。你常發現你的思想錯了。它甚至不企圖充當一位衛道士，裝模作樣的告訴你真理。它簡直就是一個妓女，專說你愛聽的話。對無神論者，它就說沒有神；對宗教信徒，則說他們可以安心（神肯定存在）；對任何政黨的成員，它都說他們的建國大計最好，最有智慧。

我們都犯了大錯。人類的歷史就是各種主義的墳場。這些主義都有人為之捨命。你的主義，會不會有一天也被人看為愚蠢，就如過去的人以為奧特勒(Atlas)背負地球一樣？

甚至在今日，九十九巴仙的人憑著大腦，相信《或然律》(Law of Causality)的絕對正確。但黑森伯 Heisenberg 說得對：“原子物理只在排除舊思想之後才能成立。這些舊思想中，第一個就是以為自然現象是按照《或然律》進行的。”極少人認同他的話。

你有沒有拜訪過精神病院？正常人和精神病人有什麼差別？那分別可能在於一只淋病細菌潛伏在一位天才的大腦裏，或是一宗不能承當的感情壓力破壞了大腦。無神手冊作者們知不知道什麼病菌已經開始破壞了？克魯斯基 Khrushchev 形容史達林統治就如地獄，連共產領袖們也朝夕不保。意即《無神手冊》作者們都是經歷了大驚恐。他們能確保自己完全正常嗎？我們有誰能說自己完全正常？我們世人生活在物質豐富的大地，卻沒有辦法解決自己的問題。我們只會每隔三十年進行一次大屠殺。我們的大腦必然有些東西偏差了。無神論者依靠大腦是否明智？

有哪一個人不是或多或少帶有癖好，或神經質，或上癮，或心理受壓，或精神分裂，或有奇癖，或思想混亂？誰的思想是完全正常的？

思想啊，你是誰？出示你的證件！誰是你的至高權威，以致你能質問真實，並叫真實出示祂的最後秘密？

在真實事物的汪洋中泛起了一滴水：我。我在這海洋中出現，片刻也不能離開它。我是真實之洋的一部分，也受它的風暴襲擊。

當我自立為王，要審批真實時，我不再是真實的一部分了。我只成了一個無物，一個幻象。

真實事只有一個，就是神。祂已經造了天地，但都造在祂裏面。我們在祂裏面得到自我，生命，和動作。祂包含了一切受造物。這情形就好像一個人的身體包含了億萬只細胞，各有自己的機能和生活，但也都從身體得到它們的存在。我們也這樣屬於一個更高者。我們是祂的一部分。我們活在祂裏面。當我們反對這位創造者時，我們的存在就失去意義。

聰明人曉得如何接受一個笑話，就算他們是被取笑的對象。我們不帶惡意的告訴無神論朋友們一個笑話：

蘇共中央委員會討論克魯斯基的問題。伯利茲尼 Brezhnev 等人說：“他是個傻瓜。讓我們清算他。”波哥尼 Podgorny 插嘴說：“但如今醫學能進行器官移植。不如我們給他一位天才的頭腦。”眾人都同意了。他們就傳召一位外科手術醫生。移植手術順利完成，但結果卻不如理想。他們忘記了排斥現象。那位天才的頭腦排斥克魯斯基。

不要生氣，這只是說笑。但一個開通，得到創造者啟示的頭腦，必然排斥無神論。

無神論者的難題

我們盡力按照無神論者的想法與他們同行。

無神論可以成為一條由錯誤宗教達到屬靈真理的通道。一代人的無神論常是上一代虛偽宗教的結果。但這只是通道。不要停留在其上！

我們也知道不是所有自稱為無神論的人都是無神論者。巴倫 Baron Holbach 是十八世紀有名的無神論哲學家。他說神是他的仇敵。他說只有自然界存在，自然創造一切，本身卻非受造。這正是我們所信的神。他說自然界有法則，規律，宗旨與靈魂。你越讀巴倫的書，就越感到他只是把自然界這詞代替神。他只是不喜歡“神”這個字眼。這不是真的無神論。

對許多人，無神論只是尋求宗教不果的代替品。他們的無神論是受壓制的宗教。我們沒有好好的和他們溝通是我們的錯。基督徒在和非信徒來往時，應當停止使用基督教的術語。醫生們用醫學術語彼此交談，但聰明的醫生與病人談話時，就用病人能懂的話。不是所有的基督教教師都會使用容易瞭解的話與非信徒交談。

所以我們必須明白。

我們也同情無神論者的重擔。作為一個無神論者必然比一個宗教信徒更難。無神信仰是十分疲累的。他們指責我們信得沒有根據。我們便在這書陳述我們的根據。但誰能證實無神論的教條？

無神論的教條，第一就是：“從永遠到永遠，只有物質不斷地移動。這就創造了生命。”

無神論者們怎麼知道這個？有名的天文學家賀裏 Hoyle 給了一個相反的證據。他在《宇宙性質》裏寫道：

“要否定創造論（就是否定神），宇宙的一切物質必須無限的老。這在實際上卻不可能。因為如果物質無限老，宇宙就不再有氫氣。我想當我說及星球的內部時，我已經指出氫氣如何轉化為氦 Helium。這轉變是單向的。意即在自然情況中，其他物質不能分解為氫氣。如果有，也極為稀少。那麼為什麼如今的宇宙，幾乎都是氫氣構成的？如果物質無限老，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宇宙今日的情況，只能用創造論加以解釋。

“我們也曉得，按照能量的第二定律，在宇宙一切可觀察的物理過程中，一些能量是變少了。宇宙正在消耗中。如今它離開完全損耗還是遙遠。但它必然有一個開始。”

聖經說的合符科學：“可見的事物是暫時的。”

無神論有什麼可以反駁上述的話？什麼使他們相信物質是永恆的，自古不斷運行的？但你們必須這樣相信。這是難事。一個人難以相信沒有神，沒有慈愛的天父，凡事都沒有意義，生命沒有任何指望。

萬物都是原子的偶爾聚合？都是機緣？共產作家安納托利 **Anatole France** 寫道：“機緣可能是神在不願簽正名時，所用的別名。”

故此當一個人落在危機之中，或在愛的亢奮中，或在看見一幅美景時，都不再是無神論者了。鮮少有人到死不信。有些無神論者的確到死不信。他們不肯用口承認心裏的疑惑。但每當有一位智慧的宗教人士在這些人的臨終床邊時，就能帶領他們悔改。

生命中的巨大危機也可能搖動一位無神論者的信仰。

列寧在蘇聯革命面對最大的危機，當彼得堡被反共的將軍科尼羅包圍時，發表了一篇演講。其中他數度喊道：“**Dai Boje**”（願神給我們逃過這一劫。）雖然這是一句蘇聯的俗語，但列寧除了這個危險關頭，從來沒有用這句話。

三個人領導反納粹戰爭：丘吉爾 **Churchill**，羅森威 **Roosevelt**，和史達林。前兩位是基督徒。丘吉爾寫了六部有關這場戰爭的回憶錄。神的名號沒有出現在這兩位信徒的口中。只有史達林說：“願神給《火炬行動》（北非登陸戰）成功！”“過去屬於神”等等。

毛澤東是一個狂暴的無神論者。但在 1936 年，他還是一名共產中委時，他病重垂危，就要求受洗。一位修女為他施洗。后来，當他的妻子被蔣介石的軍隊槍斃時，他又寫了一首宗教詩《不朽者 **The Immortals**》。在 1971 年，美國記者斯洛 **Snow** 訪問他時，他說：“不久我將到神面前。”

這些事大有意義。如果你是一位造橋工程師，一只貓行過你剛建成的橋並不證實橋身穩固。必須有一輛火車行過才能證明。如果無神論只是天氣良好時才行得通，我們不以為它有任何益處。

國際共產黨主席欣羅維 **Zinoviev** 死在史達林的手中。他臨終時說：“聽哪，以色列，我們的神是獨一的神。”蘇聯內長雅果達 **Iagoda** 也被史達林殺死。他說：“神必然存在，因為我果然受到報應。”蘇聯無神聯會主席愛羅 **Iaroslavski** 在死前要求史達林說：“把我的書都燒掉！看哪，祂在這裏！快燒掉我的書！”

我在共產監獄與一些被清算的共黨同囚。我親眼看見他們死前的光景，也與上述相似。

在我詳細探討《無神手冊》之前，讓我先感謝蘇共把他們的思想寫的那麼清楚。從中我們知道共產黨必須是基督教的敵人。在資本國家，共產黨可能偽裝是基督教的朋友，要求對話。這顯然是權宜之計。他們的真正態度已經寫在他們的手冊上。它是充滿敵意的。

宗教的定義

無神手冊開頭就說，各位哲學家對宗教的定義。

但他們沒有提到柏拉圖 Plato 和伯魯塔赤 Plutarch。柏拉圖說宗教是對神的正確行動。伯魯塔赤說宗教是無神論和迷信的中間點。

無神手冊開頭就引述後期的思想家。可惜的是，連這些思想家們的話，他們也沒有正確地引述。

加利裏 Carlyle 寫道：“人一旦發現謊言就當踐踏它，去除它。我來就是為了辨別。每當我察覺虛假，就要仔細周圍嗅嗅，如同發現一種危險的疾病。”

柏拉圖說寫書的人應當自以為是神聖的祭師。使用謊言的害處不單叫人以假為真，最終它還會使人對一切書本喪失信心。

一個故事說到一位貝多因人，騎著駱駝行過沙漠。路上他遇見一個人。那人要求說：“請讓我也上你的駱駝。我必須走很遠的路。”貝多因人就讓這陌生人坐在他的背後。他們繼續行了不久，這陌生人就技巧地把駝主拋在地上，自己乘駱駝逃走了。駝主在后面追著說：“我不怪你偷了我的駱駝，我還有許多只。叫我傷心的是，你這樣做使人以後都不敢相信路上的可憐人了！”

《無神論手冊》卻不理真理或事實。

在蘇聯，許多哲學名著都在目錄上，但物質主義的學校卻不提供這些書。一般讀者們不能讀到。（其中一條指控我，令我下牢的，就是非法獲得這些書，又非法傳播。）在這種情況下，無神論作者們就能任意引述這些哲學家。

他們“引述”康德 Immanuel Kant 的話說，“宗教是人對道義的瞭解。”可是康德真正的話是：“宗教便是以神為法官。宗教是我們認識到自己的道義和責任，都是神的命令。”

我對手們說，福爾巴斯的宗教定義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引述也不對。福爾巴斯在他的書《基督教要義》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 裏說：“宗教是人類思想的夢境。”

連無神作者們給宗教的定義也被誤引。這手冊“引述”勒伊納 Saomon Reinach 說宗教是充滿矛盾的思想體系。可是勒伊納的書 Orpheus 卻寫道：“宗教是阻礙人合理工作的迷信。”

他們誤引儉慕士 William James 的話，是人們可以明白的。他們不能引述他的意見：“一個人的宗教信仰對我來說，就是那人對生命之謎的解釋。神必須是宇宙最大的動力。還有，這神必須是一位會思想者。”

無神手冊對法拉希 James Frazer 也不公。他們引述他的話，使他看來不虔心宗教。但在他的著作《對不朽的信仰》裏，他寫道：“我們死後有沒有自覺？幾乎所有的種族都說有。我未曾聽過在歷史上曾有一種不信的或懷疑的民族。”

這書完全沒有提到赤利 Schleiermacher 等人的話：“宗教便是完全投靠決定我們命運的主宰，也渴望與祂和諧相處。”或愛默生 Emerson 的話：“宗教是人與掌管靈魂者的關係。這是我們裏面的聖者達到至上的聖者。”或布哈達 Jacob Burckhardt 的話說：“宗教是人類本性對永遠的渴求。它的偉大，在於代表了人類所有的超感官成分，所有他不能自己成就的事物。同時它也反映了一個巨大的層面，包含了所有的種族和文化。”

無神手冊作者們甚至不嘗試從宗教一詞獲取見地。西西羅 **Cicero** 以為宗教一詞來自“考慮” **relegare**。奧古斯丁認為它的意思是重獲一件失落的東西。拉旦 **Lactantius** 說宗教一詞來自“聯繫” **religare**，與一種更高之力量的聯繫。

最奇的是，無神手冊作者們雖然自稱為馬克思的信徒，卻不寫馬克思對宗教的定義。他們肯定是對他的定義感到汗顏。馬克思對宗教有甚高的評價。

當基督徒為各自的教派，自相紛爭時，就不願意提耶穌的話說：“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約翰 13：34-35）。所以馬克思的門徒也不能引述馬克思的一些話。馬氏在《青年擇業觀察》裏寫道：“神給人一個普世的宗旨，就是使別人和自己都成為可貴。”晚年時，馬氏在《論黑格的正確哲學理論》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裏說：“宗教是受壓制之受造者的歎息，是良心泯滅之世界的真心，是無靈性之社會的靈魂。”

讀者們如果知道馬克思以黑格為老師，便見這話的分量。凱尼 **Heinrich Heine** 曾說及黑格：“在一個美麗的星夜，我們倆一同站在窗前。我感歎地說星星是有福者的歸宿。老師（黑格）卻自言自語地說：‘星星？哼，星星不過是蔓延在天上的麻風病。’”

有這樣的老師，馬克思本人卻能給宗教那麼美麗的定義，可說是一種了不起的進步！

馬克思的確也加上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但考慮及上述的話，這鴉片一詞就失去它的反宗教意義。鴉片可以解除痛苦。鴉片本身並不邪惡。人們是在發現止痛劑（如鴉片）之後，外科手術才得以發展。

總的說來，宗教是馬克思的一大弱點。這是他最愛的話題。他在自己的經典之作《資本論》裏說：“對一個這樣的社會（指一個按照集體生產的社會；每一個社會都有這樣的群體），基督教，尤其是更正派 **Protestantism, Deism**，是最適合的宗教。”

意即每個更正派基督徒都可以引用馬克思為自己辯護。他們可以對馬克思門徒說他們如何得罪了自己的老師。一個馬克思派如果要有宗教，必須選擇基督教。且看今日多少基督徒被馬克思派殘害！

馬克思雖然是一個無神論者，卻是傾向宗教。他有分裂的人格。把他的話“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作為針對我們之可怕指控的，只是他後來追隨者的傑作。

人們除了會把宗教當作鴉片之外，也會用許多其他的事物當作自己屬靈的鴉片。一個人為了逃避家庭的憂傷，就可能選擇化學當作他的鴉片。他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實驗室裏，後來就發現一種有用的藥物。這藥物是否因為這是一個憂傷靈魂把研究當作鴉片，就失去功效呢？又有一人遭遇生命的挫折後，把太空觀察站當作避難所。他的工作成為他的鴉片，但他所觀察的星星還是真的。宗教也是如此。許多人把宗教當作自己的鴉片，但他們所呼求的神還是真的。

無神論和革命常是破碎家庭的產物，是缺少父母之愛的孩子們之鴉片。這是他們反抗父母權威的代替品。無神論可以成為安慰人良心的鴉片。少了這個，他們就會為自己所犯的大罪感到傷痛。無神論可以減輕良心的責備，就如鴉片減輕肉體的痛苦。

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有異於列寧說的“宗教是一種屬靈的陷阱”，或巴庫寧 **Bakunin** 不智的結論：“如果神存在，人便是奴隸；但人能夠自由，也應該自由，

所以神並不存在。”按照這種推理法，信神的人也可以說：“無神論者聲稱沒有神。但信仰神給我釋放。所以無神論者並不存在。”

如果無神手冊的作者們在寫了那麼多反對聖經的言論之後，也談談基督使徒對宗教的定義，那真是一件好事。一位使徒寫道：“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各書 1：27）。

我們的對手們果然反對這樣的宗教嗎？我要說沒有一個明理的人會反對這樣的定義。或者這些對手反對的不是真宗教，只是一個被曲解了的宗教。誰能反對看顧貧病者，並保守自己脫離這世界的大污染呢？

宗教的起源

“宗教不是人與生具有的。它不是人類的本性。”我們尊貴的反對者們說，科學已經證明這一點。“考古學的新發現，證明數十萬年前人類沒有任何宗教。”

我不是科學委員會的成員。我愚蒙地以為考古學只能發現過去存在的事物，不能發現過去不存在的事物。

但是說這些話的却是有名的學者。他們不是鬧著玩的。他們有強大的證據。人們已經考察了彼得鏞古人 *Pithecanthropus* 和斯納古人 *Sinanthropus* 的洞穴，這些人類先祖的居所有許多石器和吃剩的獸骨。“但考古家們未曾看到宗教的遺跡，連最原始的也沒有。”

這是我想到一個故事。一位義大利人對一位猶太人說：“你們猶太人太驕傲了。到處都有人宣傳說你們是世界最聰明的人。這是屁話。在意大利已經有人在二千年前的地層發現電線，證明我們羅馬人那時已經有電報。”那猶太人回答道：“在以色列也有考古的發現。一些四千年前的地層裏，什麼物件也沒有。意即你們使用電報以前，我們已經有無線電！”

最早的人類會不會擁有一種不必外物的宗教，只包括默想，用心靈和誠實的敬拜？

我的反對者們解釋人類如何在某一個時候開始信仰宗教。他們說宗教在念德塔古人 *Neanderthal* 時代出現，原因有二：第一是初期人類怕死，又怕死去的族人從墳墓回來傷害活人。其次是初期人類面對大自然的力量時感到無助。

彼得鏞古人比念德塔古人和克羅古人 *Cro-Magnon* 更早，於是必然比後者更無助。按邏輯，他應該更虔心宗教。

我是按常理說話。

我的對手們是專業學者，其中有些是歷史家。他們對蘇聯人和國家的起源有什麼見解？他們依據的是我們最早的書寫文物。

這種依據在人類的起源也必然可用。人類最早寫成的文物是馬尼瓦 *Maneva-Dharma-Sostra*，吉佳古卷 *Gilgamesh epic*，威達 *Vedas*，埃及的《亡者之書》*Book of the Dead*，摩西五經 *The books of Moses* 等等。這些書都說我們是由一位天神所造，

這天神把必要的真理顯示給古時的先知。這些真理在各宗教都是一樣的。這便是宗教的起源。

如果我不能接受人類最早的文物，莫斯科的學者們也不當接受蘇聯的歷史文件。沒有任何楔形文字 *cuneiform*，或雕刻在石板上的圖像，或任何遺跡顯示人類的先祖就是猿猴。人們常知道一點有關於自己的祖先。如果古代的人有足夠的想像力發明複雜的宗教，為什麼他們不能記得自己的祖先們用尾巴在樹上打秋千？

同志們，我們必須認真！宗教來自神。它是與神來往。

最早的人類知道“我存在”，並“我周遭的事物存在”。但如果我和我的同胞們並周遭的事物存在，必然還有一種事物存在，就是存在本身。如果有我，有世界，必然有那“有”本身。我變老了，同胞們死了，提醒我說有一天我也要死。所有的周遭事物都漸漸腐爛毀壞，但“有”本身卻不會銷毀。宇宙中有一個純潔的東西，不受我們來去的影響。我不是永遠存在，我周圍的東西也不長存，但“存在”本身卻是長存的。初期人類不能用那麼多話形容這個。但他們也知道有關於一個不朽的至高者，就是那後來顯示為“我是”的神。相信祂並盼望和祂來往，啟示了每一種宗教。這也是當今各宗教的基礎。

如果這話不對，為什麼你們要寫《無神論手冊》？

曾有一位無神講師問一位蘇聯的農夫信不信神。農夫說信。講師問：“你為什麼信？你見過神嗎？”農夫回答道：“我未曾見過。但我也未曾見過日本人。雖然如此，我還是相信有日本人的存在。我們的軍隊在上次大戰與他們打過，這便是他們存在的證據。如果沒有神，為什麼你們要和祂相爭？”

為什麼你們寫了 700 頁的書，反對一位不存在的人士？無神手冊也是一件存在的東西，它顯明有一位永遠長存者。

基督教的起源

無神手冊開始時稱讚我們基督徒。它說：

至少在初期，基督教不單排斥獻祭，也排斥一切宗教儀式。英格爾 F. Engels 說這是一項革命性的創舉。他說基督教不像別的古代理教一樣為某一個族群所有。它是為所有的種族與國家。在階級問題上，基督教全然排斥社會階級。宣傳耶穌的人對一切人傳講，並不分種族或社會地位。

英格爾說初期基督徒排斥獻祭其實不對。基督徒的確廢除了動物祭，但他們樂意奉獻自己。

無論如何，我們的反對者們給我們說了好話。基督教沒有種族的歧視，而且已經有二千年之久！反觀波蘭人和蘇聯人歧視猶太人。在蘇聯，所有的韃靼人 Tatars，車臣人 Chechen，英古實人 Ingush，卡拉米人 Kalmiks，巴卡人 Balkar，和沃加德人 Volga-

German 都被趕離本土，只因他們不是俄國人。在共產中國，西藏人被壓迫。在每一個共產國家，第一個針對你的問題就是：“你是什麼社會背景？”如果你的父親擁有一間工廠，你就有禍了。但在耶穌基督的教會裏沒有社會藩籬。

無神手冊沒有繼續稱讚我們。

它強調說：“第一世紀的希臘，羅馬和猶太作者們完全沒有給我們任何有關基督教的消息。”讓我們留意那個好聽的詞“完全”。這否定是完全錯了。

羅馬史家寫及基督教

羅馬史家塔賜特 Tacitus 生於西元 60-120 年。他寫及有關於西元 64 年的羅馬大火（《年鑒》15 冊 24 頁）：

所有人類的努力，所有皇帝的偉大和眾神的協助，都阻止不了人們相信那場大火是皇上暗中吩咐的。為了排除這種謠言，尼羅皇帝就抓了一群人作為代罪者。這些人一般被稱為基督徒。這名字來自基督，就是提比留皇帝在位時，（猶太）巡撫本丟彼拉多處死的一个人。不久這種（基督教）迷信開始蔓延，從邪惡的發源地猶大，傳到天下萬惡的匯合處羅馬。當局首先逮捕這些自稱為基督徒的人，後來被捕的人甚多，不是因為這些人犯了什麼賣國大罪，卻是因為某些人（尼羅）的惡意。這些受害者們除了有些被殺，也有被當作娛樂品的。他們被披上獸皮，被凶狗撕裂。又有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又有被當作路燈，在晚上被燒在柱頭上。尼羅開放自己的廣場作為這種展覽。他自己打扮為車兵長，騎著馬車參雜在民間，以為嬉戲。這一切只令人對受害者倍感同情。就是對最大罪名的受害者，人們也感到憐憫，因為覺得當局折磨這些人，不是為了公眾的好處，只是為了滿足某人的殘酷性情。

故此無神手冊的“完全”並不完全。上述古羅馬史家便見證了基督的存在。

我們還可以給對手們第二位羅馬歷史家蘇多尼 Suetonius（西元 75-160）的話。他在《克勞狄年鑒 Vita Claudii》（第 25 部 4 頁）寫道：

“由於猶太人不斷地以基督的緣故干擾社會，他（克勞狄）就把他們都趕出羅馬。。。”

這麼說，基督肯定存在，甚至在克勞狄時代，羅馬城已經有許多基督徒了。在西元 64 年，這些基督徒已經大受逼迫。蘇多尼在《尼羅年鑒》第 16 部寫道：“在他的統治下，許多犯法者都被嚴刑。他又設立了許多新法律。。。為的是刑罰基督徒。這些基督徒迷信一種詭詐的故事。”

還有第三位羅馬歷史家說及基督。生於西元 62-113 年的小比利尼 Pliny the Younger 寫信給特拉贊皇帝 Trajan 說：

皇上，我向來的做法是把我猶疑不決的事情請教您。因為除了您，誰更能指明我？我未曾出席任何（其他審判官）對基督徒的審判，所以我不知道通常對他們的刑罰，也不曉得什麼是可以給的最重處罰。我懷疑刑罰是否應該按照年齡而分別。體弱的是否就如強健的一樣受罰；反教的是否應該給與赦免，或這些曾經做基督徒的人在放棄信仰後，還是一無所獲（依然受罰）。還有，是不是凡稱為基督徒的人就要受刑，或只在他們同時也作了別的惡事之後才加以處罰。

目前我這樣處理凡帶到我面前來的基督徒。我問他們是否是基督徒。如果他們承認，我就重複問第二次和第三次，恐嚇以極刑。如果他們堅持信仰，我就判他們死刑。

我們可以給對手們第四份文件。我們擁有羅馬主教聖克利門 St Clement 的第一封信，日期是緊接尼羅或芴米提 Domitian 皇帝的逼迫之後。無論如何，兩者都是在第一世紀。他的信中包含了許多基督教的消息。我們從中曉得當時哥林多教會的光景。他說使徒彼得已經殉道，保羅下牢七次。我們也得到其他殉道者的名字：達奈德和笛卡爾。

當克利門在第一世紀寫這信時，他知道基督是歷史的事實。他寫道：“基督屬於心裏謙卑的人，不是那些在主的羊群上自高的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並沒有高傲的降臨。祂雖然是神榮耀的王杖，卻低微地來到世間，就如聖靈的預言。”

一位第四世紀的基督徒作者沙爾 Sulpicius Severus 也寫了一篇文章。人們詳細考究後，證實這是塔賜特失傳檔的抄本。它說及提多 Titus 在西元 70 年佔領耶路撒冷之後召開的戰爭會議。它說及提多意欲拆除耶路撒冷的聖殿，以便徹底銷毀猶太人和基督徒的宗教。基督教源自猶太教，拔掉樹根，樹枝自然枯幹。（參考《初期基督教和其他》多納 Donald Spence 著，紐約 Dutton & Co 出版。）

在西元 125 年，基督徒哲學家亞裏斯提德 Aristide 獻給哈德利 Hadrian 皇帝一份教會道德準則。這準則必然已經出現好久了，以致發展成一套詳盡的思想體系。

我採錄其中的一段：

他們以聖言勸勉反對者，化敵為友。他們善待敵人。皇上，他們的妻子貞潔，女兒也不打扮，男人回避一切不法的性行為和一切不潔，盼望得到另一個世界的報酬。

至於他們的奴隸和孩子們，他們盡力勸勉成為基督徒；每當一個奴隸歸信，他們就稱他為弟兄，不再是奴隸。

他們拒絕拜外邦神；他們滿心歡喜地工作，心里謙和。他們之間沒有虛假。他們彼此相愛，也不忘記寡婦的需要，又救孤兒脫離虐待者。凡有的就分給沒有的，也不吝惜也不誇口。當一個基督徒看見一個外地人沒有地方住宿時，他就會帶這外人回家，與他一同歡樂。每當一個嬰孩誕生，他們就讚美神。如果這嬰孩在繯

裸時就死了，他們也感謝神，以為這孩子是無罪地渡過了人世間。但如果他們中間有人死在罪中，他們就大大悲哀，以為那人註定滅亡。

皇上，這就是基督徒領受的命令，也是他們的行為。他們只要求神給他們適合神賜予，也適合他們領受的事物。由於他們承認神的恩典，世界就湧出其中的美麗。他們不誇耀自己的善行，反而刻意隱藏。他們努力為善，因為盼望迎見彌賽亞，並從彌賽亞領受獎賞。

這種人真是新人。他們帶有一種神聖。只要讀他們的書，你就曉得我不是說謊。他們書中所寫的，我完全相信。不單是目前的事，也包括將來的事。我不懷疑大地今日得以存留，就是因為有基督徒的代求。他們的教訓是光明之道。

讓不認識神的人近前來。讓他們領受永恆不朽的道，好叫他們可以逃避將要臨到世人的可怕審判，就是彌賽亞耶穌的審判。

這麼看來，科委會怎麼說初期歷史家們完全沒有提到基督教？

其實我無需辯論，因為《無神手冊》不久之後，就說啟示錄寫於西元 68 年。這便是第一個世紀。啟示錄作者是一個猶太人。他開始時便說及已經有組織的基督教，而且是遠離巴勒斯坦（基督教的發源地）。啟示錄開頭就是七封信，寫給小亞細亞（土耳其）的七個教會。

福音的見證

上述無神論的“聖典”宣稱福音書不是第一世紀的作品。他們說福音書是後來聰明人的偽造。他們又說約翰福音是在第二世紀末期才寫成的。

但是伊納 Ignatius 卻引述約翰福音。他殉道於西元 116 年。哲學家猶士丁 Justin 也引用它。他死於 140 年。連法國聖經批評家羅斯 Loisy 也承認這本福音書在西元 130 年已經在羅馬出現。

簡單的分析福音書的內容，就看出它們不可能是後來的偽造。（我對手們強調福音是偽造的，就必須反對他們的其中一位宗師英格爾。英格爾批評把基督教當作是偽造的講法。參看英格爾的書《包爾和古代的基督教》Bruno Bauer and Ancient Christianity.

在第二世紀末期，就是所謂的偽造福音書的時期，基督徒尊崇眾使徒。為什麼偽造者們要告訴教會說耶穌稱彼得為“撒旦”，又斥責其餘的使徒？這些話若非真有其事，就不會寫在福音書上。使徒們在教會的地位崇高，沒有基督徒會毀謗他們。

在第二世紀末期，全教會都敬基督為神。一個偽造者如果傻到說基督和婦人的密切來往，或祂在十字架上的軟弱呼叫：“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就不能使人接受他的書為聖書。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懼怕和焦急，也是如此。這些事使救主的名聲廣受攻擊。

攝氏 **Celsus** 在西元 178 年寫了一本譏笑耶穌在十架上的哀號，使我們想起耶穌眾門徒在沉默中勇敢地受苦。攝氏必然從福音書曉得耶穌。傳道者們不是為了自私的理由而寫福音。他們寫，是因為親眼看見。他們也不管這些歎息，眼淚，受苦和疼痛會不會降低耶穌在眾人眼中的形象。這些記錄證明福音的真實和早期寫成。

後來的偽造者必然對耶穌表示無限敬慕。他們不會告訴我們說，祂同時的人，包括一些認識祂最深的人，把祂當作魔鬼。他們也不會提及耶穌本人對一位少年人說：“你為什麼稱我是善良的？”

福音書於使徒的書信含有亞拉密語。亞拉密語是巴勒斯坦的猶太方言。如果福音書是在第二世紀末期的希臘語世界寫的，為什麼偽造者要保留了這些亞拉密語（無人能懂的）？只有在第一世紀，當大多數基督徒都是猶太人時，這些書才會這樣寫（當時人人皆懂）。

福音書寫及耶穌和敵人辯論安息日與猶太的規條。這些是第一世紀猶太人的重要課題。第二世紀外邦的基督徒則不明白這些，也不感興趣。後期的偽造者必須解釋什麼是 **phylateries**，十一奉獻，猶太潔淨的規律，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是誰等等。但福音書對此毫不解釋，因為讀者們都是猶太人。

新約沒有鄉村教會的跡象。基督教必然主要是市區的信仰。為什麼一個偽造者要在耶穌口中不斷說及鄉村的生活，談及小鳥，花朵和農事？

我們認識今日的偽造家。他們在一個人的頭上畫出聖徒的光圈。過後他們又指控同一個人，說他是一個罪人。偽造者必須是聰明人。如果福音書是偽造者寫的，他們就不會犯下這麼大的錯誤，他們的偽書也不會成功被人接受為神聖的經典。

福音書的一個詳情證實它的早期和正確性。約翰福音 19: 34 說及士兵們刺穿耶穌的肋旁，“有血和水流出來”。福音書沒有寫及原因。約翰只寫他看見的。他和當時的人都不能解釋這事。十八個世紀後，哥羅芳的發現者斯比孫 **Simpson** 醫生顯示當耶穌基督死於心碎 **extravasation**。當一個人這樣死時，他的手臂會攤開（當然耶穌的手臂在掛在十架上時已經攤開）；又會大喊一聲，然後“血液开始流入橫膈膜使心臟停止跳動。血液在橫膈膜停留片時，沉澱為血清和血塊。於是當一名士兵用槍刺入耶穌的肋旁時，就有血和水流出來。”

說福音書是後來偽造的講法本身才是後來的偽造。

誰能想像一個沒有人創造的帝國？基督教文明比地上一切帝國擁有更多的人民。她存在了二千年，承受壓迫，憎恨，內亂，依然不倒。基督教是世界最大的事實。這事實是由一個不存在的人創造的嗎？

司徒達 **John Stuart Mill** 寫道：“說福音說記載的基督不曾存在是無用的。在耶穌的眾門徒或仰慕者中，誰能創造祂的話，或構想出福音書裏的生活和人物？加利利的漁夫們辦不到。保羅也不能。”

誰能發明耶穌的人格——不單是祂的善良和謙卑，還有祂的處理人事之智慧，並祂傳道的眼光和能力？

還有，誰會創造耶穌？猶太人不能創造祂。第一世紀的猶太人堅信一神。他們不會創造一個自稱為神成為肉身的人。

猶太人歧視外族。他們甚至不從一個撒瑪利亞人的手中領受一杯水。他們不能創造一個和外族人交好的耶穌。他們相信自己是特選的民族。他們何必創造一個排除種族藩籬，擁抱一切人的角色？

初期基督徒也不可能創造耶穌。

我們在開頭已經看見他們不單不能創造耶穌，反而只會糟蹋祂的美名。

聖保羅在世時已經提到許多傳道人為了錢財，或名譽，或利益，所以才傳道。他們也彎曲了神的道。貪心和自私的傳道人不能創造耶穌。

就算一個人成功的創造了一個神成為肉身的角色，他們也不可能把祂描述為一個猶太人。猶太人被萬民藐視。偽造者也不會說耶穌是一個木匠，未曾受過教育，生在馬槽（窮困到那個地步），又沒有任何親手寫的文字。

這樣的事不可能被創造。

至於耶穌在曠野受魔鬼的三個試探：“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跳下去，因為經上記著：神要為你吩咐使者，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榮華富貴）賜給你。”杜斯托斯基在《卡拉瑪兄弟》一書裏寫道：

如果在地上果然有一種真實，牢不可破的神跡，便是發生在三個試探的日子。這三個試探本身就是神跡。姑且想像這三個問題從所有的書本上消失，如果我們意圖重新創造它們，我們就必須聚合地上所有的聰明人——所有最偉大的統治者，宗教領袖，學者，哲學家，並詩人；讓他們共同發明這三句話，必須符合當時的情景——你想這些地上精英們能產生任何堪比那曠野智慧之靈的問題嗎？從這三個問題本身，我們便看到我們在這裏面對的不是人類短暫的智慧，乃是那永恆的。

有名的無神論作家英格索爾 Ingersoll 論及耶穌說：

我相信基督就如利納所說的是個完人。基督的話：“你們要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便是宗教和道德的完美境地。這是最高的水準。它比蘇格拉底，柏拉圖，默罕默德，摩西，或孔子的教訓更高。它超越摩西的十誡。由於基督的話“也要怎樣待人”，就不再有謀殺，撒謊，貪婪和戰爭。

這樣完全的人不可能由非常不完全的使徒們創造出來。

反對福音書早期寫成的論點

但我們也不要不公。我們說了那麼多有關我們一方的論據，以致忘了專家們的反對。他們有三條反對福音書早期寫成的證據：

1) 福音書說及耶穌把商人從聖殿趕出。“但在聖殿裏沒有人做生意。”我們要問：無神學者們怎樣曉得聖殿沒有人買賣？他們不解釋。但我們從猶太人的經典《塔姆》讀到，在安息日篇第 15 頁，提到在聖殿被毀四十年前，就是耶穌在生之年，聖殿裏有商店。

2) “聖經說巴勒斯坦的格拉森地區有一群豬，為數二千只。可是猶太人從舊約時代就禁止養豬。所以巴勒斯坦不可能有豬群。這證明福音書錯了。”

親愛的讀者們，你們對這種辯論法有何意見？

你們必須尊重專家的話！按他們的說法，蘇聯不可能有人犯罪，因為蘇聯的法律禁止這些事。中國和蘇聯不可能爭吵，南斯拉夫也不可能與蘇聯不和，因為國際勞動階級禁止這種事。這樣的講法合理嗎？

除此之外，莫斯科專家們必然也有一個地理部門。他們應當曉得格拉森位於約旦河東邊的比利亞境內，不屬於巴勒斯坦，其中的居民也不都是猶太人。

3) 福音書的作者們不可能是猶太人，因為書中沒有提及巴勒斯坦的土生動物，就如野貓，野狗和黑豹。

又是一個非常令人信服的論據！按照這種說法，我也相信《無神手冊》不是在蘇聯寫成的。因為其中沒有提到跳蚤，頭蚤和老鼠。但在早期共產恐怖年代中，多少基督徒在監牢裏飽受這些害蟲的侵害。

我已經向對手們行了公平。我也考慮了他們的意見。如今是讀者們自行分辨了。

新約的信息

把新約說成是後來的偽造，是毫無根據的。

如果新約果然是偽造品，為什麼科委會必須大事攻擊它？

假定新約是一本壞書，何必寫七百頁攻擊它？蘇聯每年都出現敗德的故事書——有些是非常的壞。沒有人會推動全球行動反擊一本壞書。讀者們自己會屏棄它。共產黨的路線時常改變。一度廣受尊崇的書可能一夜之間變成禁書。二十年前誰敢開一所圖書館，其中沒有天才史達林的巨作？但一天來了一道新命令，他的書就消失在無神之中，就如不曾存在一般。然後是克魯斯基出版他的文章和講稿，語氣溫和，用詞適當，好叫人不曾想起他也曾獻媚於史達林。後來他的書也消失了——也沒有人反對。特羅斯基的十部著作也是這樣。

為什麼那麼多人反對新約，恨不得把它吞滅？同時又禁止蘇聯人們擁有一本，好叫他們可以自行決定？

一個信仰必須建立在證據上。這些證據必須公開讓人考究。科學強調的不是某一項真理，而是追尋真理的權利和不受限制的使用真理的好處。一種信仰只有在能為自己辯護時，才能生存。

那麼為何不許人擁有新約？

這是因為福音書和新約書信含有一個對每個人都非常重要的信息。

誰能想像一頓沒有人煮的晚餐？大自然便是一個豐盛的宴會。其中有麥子，馬鈴薯，牛奶，肉類，並各樣的水果。其中又有陽光和雨水，可愛的花朵和快樂的小鳥。自然界有滿足你身體的東西，又有暢快你心靈的事物。一些東西是有用的，另一些是美麗的。大自然的廚師是誰？

一位科學家從實驗室回家。他的妻子為他做了沙拉晚餐。這位科學家說：“如果生菜葉，鹽粒，食醋和油滴，並雞蛋絲在空中漂浮，永遠漂浮，便可能合成一碟沙拉。”他的太太應聲回答道：“肯定會。但沒有我做的那麼好吃。”原子偶爾合成的宇宙不會有我們的宇宙這麼美。

原子本身就是一項奧秘，生命更是。科學家們遠未能發現它們的秘密。創造物質和生命的神更是奧秘中的奧秘。聖約翰寫的福音書說：“沒有人見過神。”當摩西問神說：“讓我見你的面，好叫我認識你”時，神的回答是：“你不能見我的面，因為沒有人能見我的面而得存活。”

沒有哲學家能完全明白祂，但連最簡單的人也能體會祂，就如沒有一個科學家可以完全明白原子的奧秘，但每個人都能使用原子組成的東西。

新約告訴我們有關於神，自然界也是。

有一次，一位共產監獄的長官和我談話。他在一股激情的催動下對我說：“在一個秋天，我看見一棵沒有葉子的樹。我知道明年春天它又會長滿了葉子和花苞，又會有鳥兒在它的枝頭歌唱。我就崇敬那位‘我不知是誰’的主宰，就是賜我樹木和麥子和花朵的。我把黑炭拋進火堆，火就把碳變成美麗的火焰。我崇敬那股能力，或那位我不曉得是誰的主宰，就是那位常善待我們，不計較我們惡行的背後之主人。他有時把醜惡的匪徒變成榮美的殉道者。我認識你們基督徒中有這樣的人。”這共產軍官完全不認識神，但他卻體會到神。

《無神手冊》可以輕易譏笑有關於神的原始想法，就是一個白髮白須的老人坐在一個寶座上，好像我們常見到的雕刻。

當基督徒還是孩童時，人們用孩童的方式教導他們。他們中間有許多長大後，並沒有照著聖經的教導，屏棄孩童的想法。他們還停留在幼稚班，成了無神論者嘲笑的對象。但神不是我們對祂不成熟的想法。

雕刻的偶像絕不會比大物理學家尼爾 Neils Bohr 所畫的原子圖更可笑。原子不是我們所能畫的。神也不是我們所能想像的。但科學不能沒有這種約略的估計。我們基督徒也用人類的言語和圖畫，形容我們對神的觀感。但我們的一位大師聖亞桂納 St. Thomas Aquinas 寫道“神不是你所想像，或你自以為瞭解的。如果你瞭解祂，你便錯了。”我們的思想不足以明白那位無限者，但我們能體會祂。

一位基督徒問一位無神論者說：“誰創造這一切美麗的花朵？”

“忘了它！”無神論者回答道。“不要再談有關於神的廢話。花朵自己存在。”

那位基督徒就不再辯論。過來幾天，他邀請這位無神論者到家裏來。他的客廳掛著一幅美麗的花圖。無神論者問：“這圖是誰畫的？”基督徒回答道：“不要談宗教的廢話！沒有人畫它。這圖自己存在。自然界為它造了鏡架。然後這圖自己跳了上去，剛好掛在一根牆壁上的鐵釘上。就是這麼簡單。”那位無神論者感到不是味道。但那位基督徒說：“為什麼你不信這花圖沒有人創造，卻相信千萬芬芳的真花自行存在？”

神是奧秘的。耶穌教導我們說：“我們在天上的父。”不是“我們在地上行走，隨處都可見的父。”神屬於一個不可想像的世界。

把一只蝴蝶釘在牆上，你就殺死了它。他不再是蝴蝶，只是蝴蝶的遺體。我們也不能把神釘在任何定義裏。我們給祂一些名字，但知道這些是不夠的。我們給祂的最高形容便是祂超過人的形容。

但神在耶穌向我們顯示。祂來到世間。新約說及祂，無數的生命因祂而轉變。

無神論者強調說基督的教訓破壞了生命的快樂。這話不對。基督徒並不拒絕快樂。拒絕快樂便是拒絕神的世界。我們為何拒絕天父的恩賜？舊約說一個人可以發誓在短期內放棄地上的一切快樂。過後他就要為自己的罪獻祭——因為沒有領受神給的奇妙賞賜——喜樂。基督教並不奪取人的快樂。相反的，基督教給人純潔的地上之樂，又加上天堂之樂。除了愛，還有什麼更令人暢快？

不要接受針對我們的無理指責，尤其是當基督徒不獲允許回答時。無神論者禁止我們回答，便證明他們的不公，於是不可靠。

相信神！

這神與我們一同受苦。祂分擔我們的憂愁。祂為我們而死。祂盼望得著我們。

馬克思的歷史物質哲學 **Historical Materialism** 把物質的靈魂——神——奪去，便毀滅了物質。

認識神是深入認識世界的鎖匙。我們有的不是物質加上神，乃是真實事沐浴在神的美麗中。同樣的，在一幅畫裏我們看到的不是日落加上大地，卻是所有的山林原野沐浴在日落的彩色裏。

有人在泰國的洞穴發現史前的人體和魚類的“X光式”繪畫。那是在三千年前的作品。這些人獸圖包含了眼睛看不見，其實卻存在的細節，諸如骨頭和胃，肺等器官。澳洲的土著也有類似的繪畫。

我們以為這些只是原始的藝術。它們可能不如我們的藝術那麼美，但更接近真實。在畫展裏我們看到的主要不是人物，卻是裁縫設計的服裝。在主角本身，我們只見手臉。在裸體畫我們只見皮膚。我們滿足於很少的一點。原始畫家更接近真實，它們比我們現代人更接近真理。

新約聖經用這種“X光方式”說及宇宙和歷史。物質主義者只看到事物的外表。基督徒卻看到宇宙和歷史的外表和內裏的原因。他們看到神在受造物中工作。神藉著愛的行動顯示自己。

神差愛子耶穌為我們而來。就如麵包師為你烘麵包，農夫為你種菜，鞋匠為你制鞋子，博士為你解疑，給你累世以來的學問；神子耶穌也把看顧你作為自己的任務。祂是唯一沒有犯罪的人。祂把自己的義送給你。你就成了一個新人，就如未曾犯罪的人。你的生命得以重新開始。這次是與神聯合的生命。至於你的罪，耶穌都承擔了。

你感到自己的罪惡深重。你害人受苦。或者你已經使人流血流淚。耶穌不單擔當了你的罪，也承擔了你當受的刑罰。祂在耶路撒冷城外的一座山上為你被釘。因祂受鞭傷我們得醫治。

新約聖經說：“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 3：16）留意這個詞語“叫一切”，包括無神論的作者，任何人；連犯了最大惡行的人。

新約教導我們說，耶穌站在我們心門外叩門。若有人聽見祂就開門，祂就進來和我們傾談。

生命不單包括為國家操勞和吃喝嫁娶。基督是一個屬靈的人。祂願意你勝過罪惡，死亡和地獄。只要你同意，祂就協助你。祂應許的不只是未來的天堂，卻是今天就臨到你靈魂的屬天生命。

新約告訴我們說神的兒子基督那麼愛世人，以致在祂被釘時，還為兇手們禱告。你可能是一個大盜。基督死在眾賊之中。祂被掛時，就引導一個悔改的強盜同去樂園。祂不排除卑賤的人和賣淫的女子。祂的最大喜樂就是赦免人的重大過失。

無神論者們譏諷新約。因為新約說，愛就是生命的指引，能使人心成為天堂的一角。相信的人，頭腦就開始真實地思想，因為生命中的錯誤常只是缺少愛。在你認真的看那位反映真理的基督之後，你就會滿心愛一切人。你就大大地自由。

蘇聯人們不能獲得新約的信息，因為這資訊將使他們於神聯合。共產黨因此激烈的攻擊這新約聖經。但我們基督徒既然明白赦免的真理，就瞭解為何我們無神論的朋友們那麼害怕聖經。無神論者們直覺聖經含有最後的真理。

史達林死了，但沒有任何共產黨會唱：“史達林我心的最愛”，也沒有任何黨員唱：“克魯斯基是我最仰慕的”。今日共產黨的孩子們在一百年後也不會向伯利沙魯唱道：“我時刻需要你。”

但耶穌死了二千年，全世界還為祂唱這些歌。

共產黨可以盡力在神聖的蘇聯消滅這些耶穌歌。但他們不能成功。

另一方面，沒有人會為他們唱任何歌曲。有關他們的笑話如今已經開始流傳。人們可以想像他們死後的臭名。

世界有那麼多憂愁。人們需要歡笑。我那麼喜歡人們快樂，以致我不介意自己成為笑話的對象。我希望我的對手們也有相同的感覺。現在我且說兩個在蘇聯流傳的笑話。但願對手們不要誤會。

第一個是：一位中學歷史老師問一位學生說：“史達林是誰？”那學生回答：“史達林是一個迷信自我的兇手。他連自己最親密的同志也殺了。這是本黨在第二十會議上有關他的評論。”

“好極了，”博士回答。“現在請解釋，克魯斯基是何許人？”

那位男孩立刻回答：“克魯斯基是一個傻瓜。共黨中委把他從領導地位上拉下，是應當的。”

“也非常好。現在是最後的問題：伯利沙魯是誰？”

“也是一個笨蛋，”學生回答。

博士插嘴說：“在未來的一兩年後，中委重新評估結果可能如此。但目前他還是我們的天才領袖。我必須給你不及格。”

第二個笑話是：“在一間學校，老師們告訴孩子們說：共產黨領袖們是我們的父親，紅軍是我們的母親。”然後他問一位學生說：“你要成為什麼？”那孩子回答說：“成為一個孤兒。”

許多人愛耶穌，也有許多恨惡祂。大多數人對祂的信息無動於衷。但卻從來沒有人會對祂說這樣的笑話。

針對聖經的無理攻擊

無神手冊從批評新約轉到批評全本聖經。

我們很惋惜的指出，這些攻擊都是膚淺和含糊的。我們以為他們不會寫這樣的話。有一種不信，是認真有大方的。

就如福爾巴斯的無神論便是。他不信神，但卻要宗教。他以為宗教使人高貴，仁愛和正義。在他的書《基督教要義》裏，他說宗教是神聖的，也因為宗教是“傳統的最先自覺”，就是他所謂的兒童時期。他問，保留人類文化的童年回憶不是一件美麗的事嗎？

耶穌不會反對把宗教稱為孩子氣。祂教導我們成為小孩子。我們都珍惜孩童的年代。為什麼要像共產黨一樣殘忍地拋棄童年的回憶？

我們建議對手們讀赫諾里 **Honore de Balzac** 的著作《無神論者的彌撒》。主角是一個不信神的外科手術醫生德斯柏林。當德斯還是一個非常窮苦的學生時，一個名叫波克的提水人受了基督之愛的感動，就幫助他完成了學業，後來成了名醫。

德斯柏林不信神。但波克臨終時要求德斯為他的靈魂做彌撒。這位無神論博士由於感恩，就答應了。此後他就按時為那位曾經善待他的天主教徒念彌撒。

我們已經嘗試瞭解無神論者。但我們感到無神論者們也應當認識到，他們的文化有多少是歸功於聖經。當他們攻擊聖經時，至少也要禮貌一點。

尼采是頭一個聲稱“神死了”的人。他是希特勒最愛的哲學家。希特勒從他的哲學裏得到正確的答案。如果神死了，那麼他（希特勒）就可以放膽屠殺數百萬人，包括孩童。但尼采聲言神死了之後，就到各教堂去唱“*Requiem aeternam Deo*”，一首為死去之神哀吊的挽歌。對尼采來說，神死了是他哲學的高潮。人們可以感到他真的為神哀傷。

但無神手冊的作者們却剛好相反。他們以神之死為樂。如今他們不必擔心自己的良知，也不必擔心真實，愛心。他們可以恣意而為。

這樣的無神論是不好的。

曾是法國共產黨中委的克勞狄寫道：“不理會基督教的貢獻，只會使我們更貧窮。”（*From Anthem to Dialogue*）

曾是蘇聯教育部長的魯納 **Lunacharskii** 寫道：“神的名稱總是帶有一種永遠美麗的事物。。。人心常憂愁。凡不知道如何按著宗教的思想看世界的，便註定悲觀。”

共產無神論者屏棄人類在數千年發展中得到的真理，企圖自己開創正確的思想，結果是一場大悲劇。

結果他們就諷刺宗教。我們為這感到悲哀。諷刺畫常對繪畫者本身構成危險。

一位少婦和諷刺家何卡 Hogarth 談話。當時何卡正在站著繪畫。少婦表示想學習諷刺畫。何卡回答說：“呀，夫人，這不是一種值得羨慕的技巧。聽我說，不要學諷刺畫。我長期從事這種畫，就不再能欣賞自然的美。所有落在我眼中的面孔都變成人的手工。我不再能欣賞到神聖的面孔。”

若有人諷刺宗教，他也將會如此。在他彎曲了的思想裏，連天使也看來帶有魔鬼的翅膀。

他們沒有意識到如果把聖經當作廢物，所有的世界名著都一同消滅。杜托斯基，托爾斯泰 Tolstoy，米爾頓 Milton，約翰布揚 John Bunyan，華爾特 Walter Scott，法蘭西 Anotole France 的作品還有什麼意義？旦尼生 Tennyson 說約伯記是他所讀過的最好詩篇，他的著作引述聖經三百多次。莎士比亞用了五百個聖經的主意和詞句。拜倫 Byron 的詩《黑暗》Darkness 是來自耶利米書的啟示。

連馬克思的《資本論》也必須改寫。他其餘的著作和英格爾的書也是，因為其中充滿聖經的引述。

如果聖經被消滅了，米迦蘭基羅 Michelangelo，拉斐爾 Raphael，達文西 Leonardo da Vinci，仁白蘭 Rembrandt 和許多名家的作品就成了啞謎。巴斯 Bach，貝多芬 Beethoven，莫紮 Mozart，海迪 Haydn，巴蘭 Brahms 等人的音樂也是。

讓我們聽聽名人的見證。

四度擔任大不列顛首相的格拉斯頓 William Gladstone 說：“如果問什麼是人類憂愁的解方，什麼給人力量去面對生活的壓力，又在人的苦難中給他安慰的，我便必須指向那本古老的書，就是最惠及世人的書。”他是指聖經。

羅斯 Jean Jacques Rousseau 寫道：“我們哲學家的言語與聖經比較，顯得多麼膚淺。這本簡單又深入的書是人類的作品嗎？”

歌德寫道：“人們越明白聖經，就越發現它的美麗。”

凱尼不是一個宗教狂。他寫道：“。。。藍色的天空藏著受造物的奧秘。日出和日落，應許和成就；誕生和死亡；所有人類舞臺的每一件事都藏在聖經中。這是書中之書。”

英語和德語如果不是受到聖經的影響，就不會成為今天的樣子。這書形成了數百種民族的字母，也成了他們第一本學習讀寫的書。

義大利之父加里巴迪 Garibaldi 在政治上釋放了祖國（他在 1870 年完成這項壯舉）。他論及聖經說：“這書是釋放義大利的槍炮。”

美國總統華盛頓，林肯，格蘭，加菲，米墾利，威爾孫，富蘭克林對聖經都有很高的評價。（這裏不述，詳情請閱 Answers to Moscow's Bible 第 66-67 頁。）至於共產黨們本身又如何說？

馬克思寫道：“路德 Martin Luther 把聖經譯成平民言語，就等于給他們一種強力的武器，針對貴族，地主和神父（當時神父生活敗壞。）”

史達林和米可楊 Mikoyan 都讀過神學。米可楊甚至獲得學位。聖經構成他們最初的教育。克魯斯基公開承認他從聖經學習讀寫。

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信條：“若有人不做工，就不可吃飯”是逐字抄自聖經（帖撒羅尼加後書 3：10）。

共產主義也是取自聖經。使徒行傳 4：32-35 寫道：

“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沒有一人說他的東西有一樣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見證主耶穌復活；眾人都蒙大恩。內中也沒有一個缺乏的，因為人人將田產房屋都賣了，把所賣的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

耶穌的最初門徒活在共產主義下。但那種共產主義建立在愛與體貼上，沒有人被強迫，也沒有任何東西被充公和重新分配。愛促使眾人乐意與同胞們分享。今日的共產主義雖然不同，但還是源自聖經。

一個人可能不接受聖經，但他不應該輕看自己的祖先。聖經是歐洲第一本印成的書。基督教宣道士到非洲教導吃人族放棄野蠻生活，學習閱讀，成為文明人。這些事全無價值嗎？

一個前吃人族對一位共產宣傳者說：“你說這本聖經不對嗎？我把它帶回來，坐下閱讀。它使我滿心快樂。這書怎麼可能是假的？我此前是一個吃人族，又酗酒，偷竊，撒謊。這書使我成為新人。不，這本書不會是假的。”

如果沒有基督教宣道士們先向土人傳福音，當共產宣傳者們在世界許多地方可能已經被土著吃掉了。在宣傳無神論時，這些宣傳者們應當感謝基督教帶來了文明，又給他們宣揚無神論的自由。

一位可敬的無神論者是一個向教堂鞠躬的人。他感謝基督教給人類的貢獻。但向你自己和整個文明世界之水源吐痰卻是大大的不敬。

十七世紀很少猶太人不信神。當時有一位猶太人對他的拉比（宗教師）說：“我不信神。”拉比就擁抱他說：“弟兄，我好羨慕你。你的屬靈光景遠勝於我。當我看見一個人受苦時，就對自己說：‘神必然會幫助他。’便繼續行我的路。你不信神，那麼你便得援助一切需要幫助的人。你必須做神的工：給饑民食物，安慰傷心的人，給迷茫的人真理和喜樂，擁抱每一個人，行事如神。一年之後再來對我說有沒有神。”

這位拉比這樣勉勵那位不信神的猶太人，為激發他無神論中至好的東西來。我的共產對手們，你們卻不這樣對待一個宗教信徒。

你們活在一個低層次，你們的立場就不可靠。

無神手冊對我們的理智說話，嘗試用理由說服我們。若他們真的以為我們會思想，為什麼要禁賣聖經？民眾需要閱讀比較雙方的論點，才能作結論。如果無神論者不信人類能正確思想，只要乾脆說一聲：“不可信（神）！”便了。

聖經的人物是真的嗎？

人的頭腦自然會思想聖經是否真實。基督徒神學家們不必等候無神論手冊的勸告，才去考究聖經的歷史，有把聖經與世俗的歷史作出對比。他們也考究考古學的發現。我們相信聖經是神的曉諭，並不妨礙我們詳細考察它的內容。我們可以查究它，好叫我們肯定這是神原來的啟示，不是後來抄寫的文士或翻譯者的改篇。

但我們對手們的聖經批評卻完全不同。他們否認聖經最重要的記載，把聖經主要人物稱為神話。

基督徒不相信聖經是一本科學書。聖經是幾千年前的東方作品，包含了許多詩篇和比喻。我們不能把它當作是現代的科學書。

但聖經所記載的事，還是真的。科學不能推翻它們。考古學的發現總是肯定聖經的記載，從來沒有否定的。

無神手冊作者們說亞當夏娃只是一個神話故事。

他們沒有正當的理由否定亞當和夏娃曾經住在地上的伊甸園，正如沒有人可以憑空否定任何一宗歷史的記載一樣。

但我們的對手們稱這故事為神話，卻給我們一個好處。神話並不是一件不真實的東西，卻是最高真實的形象化。它發自人心深處，也會達到聽者的靈魂。

亞當夏娃的故事不單是歷史，也同時是神話。

我親愛的反對者們，你們的生命也是亞當和夏娃的故事。起初你們經過天真無邪的童年，其中沒有擔憂或大難題。可能你們記得罪惡在什麼時候第一次破壞你的生活準則，使你逃避神。後來它可能使你隱瞞一些私生活，不讓黨方知道。

我們不能責怪先祖。如果亞當夏娃沒有犯罪，我們也會吃那禁果。

亞當夏娃是人類經驗的總結，是每個靈魂遇到的事。神話不能違反真實。神話常是一些事實的深刻寫照，顯明這是全人類遇到的共同問題。你不能否定蒙娜麗莎的價值說這只是一幅畫。這是一個活人的寫生。一幅寫生就如它所代表的人一樣真實。在某個層面，蒙娜麗莎比它代表的人更真實。它更美，也更持久。它總括了那人一切的美點。它改正了自然。一幅寫生並不反對它代表的人。亞當夏娃故事的屬靈含義並不反對他們的歷史真實性。

我所說有關亞當夏娃的比喻，也適合於基督的贖罪。每一個犯錯的人都尋求一個代罪的羔羊。他們要找一個替身，承擔罪名。基督知道罪人這種心態，就自己成為代罪羔羊。身為神子，祂就把我們一生的責任承擔在自己身上。因為祂愛我們，就凡事與我們認同。祂的被釘就等於我們的被釘，等於我們已經受了祂的一切苦楚。我們因基督流的血，就不再算為有罪。後來祂復活，讓我們看見凡信祂的人也將會復活，與祂同住樂園。

祂的死亡和復活是歷史上發生的真實事。但神為世人的罪受死的神話在基督以前已經有了。無神手冊說的有關埃及神赫如斯 **Horus**，並密特拉 **Mithra** 等神的故事便是。但這些故事與基督不同的是它們不是歷史，只是純神話。這一切故事是基督的影子，叫人預先看見基督的來臨。赫如斯，密特拉，並迪安尼蘇 **Dionysus** 是人類所盼望的救主的別名。觀音 **Kun-Yin**，艾斯 **Isis**，和狄安娜 **Diana** 是主的母親之預表，顯示人心盼望一個完美的，充滿純潔，溫柔，自我犧牲的女性。這女性包含了雌性一切高貴的品質。

因此我們不擔心對手們把亞當夏娃稱為神話，也不擔心它們把人類失去樂園後的救主稱為童言。

挪亞時代有洪水滅世？我的對手們說這又是一個童話。

但聖經的故事與中國，希臘，不列顛，並墨西哥的故事相仿。在 1870 年出土的巴比倫楔形文字石板，也記載了一場洪水。它令人驚異的是，它說的與聖經十分相似。專家們相信這石板寫於西元前三千年，正當人們還清楚記得那場大災難。

這塊稱為吉卡米 **Gilgamesh epic** 的石板提及普世人類滅亡時，一位名叫武納比斯丁的英雄得以存活。古城蘇魯巴（現代的法拉城）的諸大神決定用洪水滅世，埃神把這消息透露給武納比斯丁，救了他和全家。

另一個有關這場洪水的故事是蘇美利文 **Sumerian** 寫成的。這是亞述文 **Assyrian** 和巴比倫文 **Babylonian** 的前身。

考古名家法拉希 **Sir James Frazer** 收集這場洪水在各地的傳說。祂的來源包括孟加拉，中國，馬來西亞和裏瓦群島 **Leeward Islands**。每一處的居民和落後的種族都記得這場特大的事件。它們都同意那場洪水是因為世人的罪。當時只有幾個義人得救。

約瑟夫 **Josephus Flavius** 是一般公認可靠的歷史家。他在《猶太人古代文明》一書裏寫道：“亞美利亞人稱這地（挪亞全家出方舟之地）為下山之地。”

在洪水故事中，事實與神話又混合了。在我們思想的深處，我們知道大罪將會導致大災難。我們也知道許多時候，幾個義人奇跡似的從大毀滅中得救。各民族的記憶裏都有這場大水的神話。這些神話和那場洪水一樣真實。

挪亞的洪水不是唯一的大事。耶穌說：“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降臨的日子也要怎樣。當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覺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都沖去。人子降臨也要這樣。”（馬太福音 24: 37-39）

如今罪惡的世界正在新災難的邊緣。聖經說這次世界將要被烈火毀滅。（二千年前彼得這樣寫。那時沒有人曉得有關於原子的能量。彼得寫道：“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就如挪亞得到神的警告，今天的教會也得到一個警告。挪亞的世界雖然沒有禁止挪亞傳道，還是被大水灭了。如今的世界甚至不許人發出這警告，它會獲得怎樣的審判？《無神手冊》否認洪水的存在，叫人們不曉得面臨的危險。它甚至不惜否認歷史的證據。

我們的對手們又說亞伯拉罕 **Abraham** 和他的子孫們都是虛構的，完全沒有歷史證據。

有沒有任何考古的發現，證實斯巴達克 **Spartacus** 的存在？他是造反的奴隸領袖。社會主義歷史常提他的名字。雖然考古學上沒有這人存在的證據，但大家依然認為這人曾經存在，因為曾有一位羅馬歷史家寫及他。那麼，社會主義的歷史家為什麼不也這樣對待聖經人物？為什麼它們只針對亞伯拉罕，就是一個在游牧中渡過大半生的人？我們相信亞伯拉罕的歷史事實，就如我們相信曾有斯巴達克。聖經的作者們提到亞伯拉罕，并其他的聖經人物。

還有，所有的猶太人都知道他們是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後裔。所有的阿拉伯人也承認亞伯拉罕是他們的先祖。所有的基督徒和回教徒都尊崇亞伯拉罕為他們的獨神信仰始祖。

這一切都毫無價值嗎？

亞伯拉罕買了麥比拉的洞作為撒拉的墳墓。後來這洞成了他的家庭墳墓。以撒，利百加，利亞和雅各都葬在那裏。如今這墳墓上蓋有一所回教堂和一所猶太教堂。這是回教徒最神聖的朝聖地之一。

姑且想像數百年，或數千年之後，有些人看見列寧的墓碑，就說列寧不是一個歷史上的人物，只是一個神話。那些人說列寧的屍體不過是一尊蠟像；又想像二千年後考古學家不能找到任何有關史達林的遺跡，連他的屍體或蠟像也找不到，一切有關於史達林的，只是有關他的文字故事，他們必然否定史達林的存在。

你會說這簡直是愚笨。但否認亞伯拉罕的存在也是這樣愚笨。

以色列有一個地方稱為雅各井。雅各是亞伯拉罕的孫子。這是耶穌和撒瑪利亞婦人談話的地方。如今這口井上蓋著一所希臘東正教堂。井口正在祭壇之下。

但我們的反對者們說，雅各和他的子孫們也不是歷史的人物。

無神手冊的作者們若非無知，便是故意隱藏真理。寫一本關係那麼重大的書，無知是不可饒恕的。

在 1933 年，考古名家帕咯 Parrot 博士在特哈里里 Tell Hariri 發掘。特哈里里位於大馬色和莫蘇之間，據說是亞伯拉罕全家到迦南的地點。如今人們在那地點發現馬利文明。古文專家破解了一塊泥板上文字的含義。它是一位沙漠員警巴農的報告書。這報告說及：“奴才巴農向我主報道：昨天我離開瑪日，在侏儒板過了一夜。所有的便雅憫人都在發出火信。從薩瑪努到以魯姆魯，從以魯姆魯到米色藍，所有在特曲亞地區的便雅憫村落都以火信回應。我尚不明白這些信號的含義。”

除此之外，在那個地方發現的歷代記事板三次提及便雅憫人 Benjamites。在拉度林王 King Lahdulim 時代，記有“拉度林前往含地攻擊便雅憫人之年。”在瑪日末代君王統治下，有兩個記錄。第一個是：“犀利林殺便雅憫人大衛頓之年。”另一個是：“犀利林殺便雅憫人大衛頓的次年。”

按照聖經，便雅憫是雅各的小兒子。無神手冊作者們怎麼說雅各的兒子們不是歷史的人物？

以色列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聖經以外的記載，是在一所靠近特巴斯 Thebes 的寺廟裏。如今存在開羅博物院。它恭賀法老米茲塔 Mezemtah 戰勝了利比亞人。為了渲染法老的戰功，其他的戰果也一併提出來。這首頌歌的末了說“迦南地和其中一切邪惡都降伏了。亞色基倫被擄，加薩被征服，亞內安被除名，以色列人破落；以色列不再有後代。埃及使巴勒斯坦成了寡婦。”

意即以色列的名字在西元前 1229 年已經出現在歷史上。

當時埃及的統治者誇口說已經毀滅了猶太人，就如他後來的門徒納塞 Nasser 總統的誇耀。但納塞被以色列打敗了。以色列絕不會被除滅。

寫一本七百頁的巨著，證明四千年前沒有一個名叫亞伯拉罕的人，又說這人沒有子孫稱為以撒，雅各和便雅憫，並所有提及以色列民的聖經故事都是假的，確實奇怪。為什麼所有的共產學校，工廠和集體農場都必須教導這些？蘇聯人對自己四千年前的祖先也不感興趣，為什麼他們那麼有興趣否定猶太人的先祖？

這個否認深具含義。有一個猶太人的笑話最能解釋它。

金斯先生乘坐火車。坐在他對面的是另一個猶太人核殼維希。他們素不相識。核殼維希想和對方交談，就問：“這位同志，請問現在幾點鐘了？”金斯不回答。核殼再問，又無反應。再次嘗試也不成功。最後核殼問：“同志，我看見你手上戴著手表，為什麼不告訴我現在什麼時候了？”

金斯回答道：“同志，我看出你並不在意時間。你只是找機會和我聊天。如果我告訴你現在是早上九時，你將會問：‘你戴著的是什麼手錶呀？’我將會回答：‘瑞士金表。’你將會問：‘那麼說你應該身居高職吧？不然不可能戴得起那麼昂貴的名表。’我就會回答：‘不錯。我是國外貿易主任。’你便會問我住在哪裡。我就回答：‘在阿特裏利納街。’你便問我有了家室沒有。我就得告訴你說我有一位太太，三位女兒。你就問我會不會那麼巧合，帶有家小的照片。我就說有，於是拿出來給你看。你就會喜歡我那漂亮的大女兒，又問我可不可讓你來拜訪。為禮貌的緣故我不能拒絕你。不久你就會愛上我的女兒，就向我提婚。但我為什麼要把女兒嫁給一個連手錶也買不起的人？”

我的對手們必須否定亞伯拉罕和他子孫們的存在，因為如果他們承認亞伯拉罕，我們就會問為什麼亞伯拉罕那麼出名，以致四千年後他的名字還活在歷史上。唯一的答案是因為他信神，聽從神。他連獨生子也樂意獻給神。我們就會問亞伯拉罕是否真的遇見神。答案是他常聽見神的聲音。我們就想知道神對祂說了什麼。答案是神與他立約說，萬民必從他的一個後裔得福。由於人人渴望幸福，於是就會問那後裔何名何姓。答案是簡單的：新約開頭就說耶穌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我們便問人們如何從祂得福。於是就聽到耶穌為罪人死在十架上，凡信祂的就脫離眾罪，得進樂園。

於是無神手冊就如上述的金斯同志，閉口不言。他們開頭就咬定聖經人物不曾存在。

這也是他們否定聖經其他真理的原因，也是他們尋找聖經錯誤，推翻聖經的原因。

猶太人脫離埃及奴役

聖經說猶太人曾在埃及為奴，神用大能的手施行奇事，拯救他們，又把追趕他們的埃及人淹死在紅海。這聖經的故事必然危及奴主們。它可能叫奴隸們認識到神是站在為奴的一方。

故此，歷史的這一章必須消除。《無神手冊》保證這一切都是無聊的故事。他們寫道：

“在埃及進行了一百五十年的發掘，在大量出土的文物中，沒有任何文字或圖像提到聖經的神話，說埃及人奴役猶太人。”

共產黨們該不該這樣批評聖經？以色列出埃及發生在三千年前。蘇聯革命只發生在六十年前（譯者注：這書寫於1975年）。現在且走遍蘇聯，在各書店尋找一本提及特羅斯基 Trotsky 在革命中的角色。我們老一代的人都知道特羅斯基是列寧最親密的助手，也是彼得格勒的蘇共主席。其實應該說，列寧和特羅斯基促成了蘇聯革命。但後來史達林惱怒特羅斯基，就把特羅斯基的名字從歷史刪除。當時的蘇聯歷史就寫道，列寧是這

次革命的主要領導人，史達林是列寧最親密的同夥。史達林的角色被形容為最重要的——直到二十年前。現在嘗試從蘇聯的書店找出一本論及史達林在革命中的角色，你將不能找到。因為克魯斯基 Khrushchev 反對史達林，已經把他除名了。最近克魯斯基的名字也被清除。如果在這個印刷和廣播媒體先進的時代，一個政敵也能把不久前的歷史改變，我們不難想像古代埃及歷史出現的空缺。

但不是所有的證據都能被清除。

我尊貴的反對者們再次顯出他們對考古學的無知。

他們不知道，在 1923 年，貝桑 Beisan 出土的石板寫著蘭西二世 Ramses II 使用被擄的閃族人（猶太人屬於閃族）建造一座命名為蘭西的城。在特艾阿瑪納 Tell-el-Amarna 出土的泥板，把希伯來人稱為‘卡比日’人。(Khabiri)

建造蓄糧城的磚塊印有“蘭西”字樣。開羅博物院展示這些曬乾了的磚塊。

這些磚塊有些是泥混以稻草的，一些泥混以稻草的粗梗，還有些卻是沒有任何稻草為骨幹的全泥。這一切與法老的吩咐相合。法老吩咐不可再給以色列人提供任何稻草做磚。

聖經說神降十災給埃及人，使他們釋放猶太人。最後的一災是殺死一切埃及頭生的，始自寶座上的法老之長子。如果聖經的話是真的，出埃及時的法老之子必然死在灾难中，就是亞門赫特 Amenhotep II 的長子。亞門赫特自己死於西元前 1423 年，接續他的是托米斯四世 Thotmes IV。在一塊安置在獅身人面兩足之間的大紅石上刻著托米斯的少年之夢。這夢說這位法老少年時，曾夢見一個獅身人首預言他將會成為埃及之主，令他大感意外。

埃及盛行長子承傳，托米斯不可能是亞門赫特的長子，不然他不會感到那麼意外。所以那位法老的長子必然死在第十災中。

這正符合聖經的故事。

埃及古代歷史是相當有名的。我們的反對者們指出，在各部記錄中沒有一處提到埃及軍隊和他們的王淹死在大海中。

我很想知道有哪一個國家喜歡記錄自己的失敗。當蘇聯軍隊從邊界退到史達林格勒時，史達林沒有公開敗績。當戰情扭轉，德國失利時德國人也不公開自己的羞辱。埃及的歷史家就如他們現代的同志們一樣不管真理。

在這事上我們沒有埃及人的記錄。但我們有聖經。其中不但說及猶太人的一方，也提及神的話和神的奇事。沒有任何理由不信這奇妙的拯救，雖然奴主們和獻媚者們不喜歡聽到這個。

無神手冊也說不可能有六十萬名猶太男人出埃及，因為這意味三百萬猶太人口。這麼多的人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渡過紅海，也不可能住在小西奈半島。

這裏是希伯來文的一個難題。聖經的旧约都是希伯來文寫的。其中的“千”與“家”同用“alfot”一字。我們不知道希伯來原意是指出埃及的猶太人是 600 个“千”，或是 600 个“家”。言語是會演變的。三百年前的字和今天的同一個字，帶有不同的含義。大體來說，當聖經使用多義詞時，我們就不那麼容易瞭解。但聖經如果含有一個大謊言，當時的人就不會把它當作聖書。

在東京皇宮保留著三件日本皇帝的權力象徵：一把非常古老的劍，一顆鑽石，和一面大王的鏡子。在那面鏡子後面寫著一些文字，人們最近才破解它的含義。在第二次大戰後，皇帝的一位弟弟大卡賀通 **Takahito Mikasa** 開始研究猶太教。當時英國何福城的以色列會堂拉比戈爾曼 **Goldmann** 來訪日皇。大卡賀通讓拉比看那面鏡子。拉比毫無困難就看出那是希伯來文，寫著 אהיה רשך אהיה （一般中文译本写作：我是我所是）。這話正与出埃及記三章 14 節相同。

皇弟賀拉比立刻探討為何摩西的這話會出現在日本的古代聖器上。他們推想當猶太人被巴比倫人擄去時，十支派中的一些人把這面鏡子呈獻給當時的日本大王。

在 1941 年，日本主教納卡達 **Jujai Nakada** 出版了一本書《聖經中的日本》。他根據古代的文檔，說在西元 216 年有十萬人從中東到日本來。日本歷史稱他們為哈達族。他們在日本的經濟文化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些哈達人稱自己為以沙拉人。他們說及一個名叫哈達卡瓦卡蘇的大領袖，曾在幼時被人從水中救了上來，住在皇宮裏，後來救了他的百姓脫離奴役。這人便是日本版本的摩西(參看聖經，《出埃及記》)。

還有其他證實聖經的世俗史記。沒有人能推翻聖經的歷史。

聖經的矛盾

無神手冊說及聖經的矛盾。

在撒母耳記下八章四節寫道：大衛戰勝哈大底謝王，俘虜了七百馬兵；但在歷代記上十八章四節卻說大衛俘虜了七千馬兵。我們尊貴的對手們不能處理這兩個不同的記載。

如果他們發現在一本第二次大戰的史書說，基輔 **Kiev** 戰爭中有十萬蘇軍被捕，但五十頁後，該書又說基輔之戰只有一萬蘇軍被擄，他們會怎麼說呢？

那解釋是簡單的。在上一次大戰，基輔發生了三次交鋒，每次被捕的蘇軍都不相同。我們為什麼以為聖經中的兩本書說的與哈大底謝戰爭，是同一次戰爭？

另一項批評聖經的話是：聖經說大衛王“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一生不偏離左右”。無神手冊問：“但大衛沒有犯罪嗎？”聖經不是記述了他的重大過犯嗎？

大衛果然犯罪，但這些都是獲得了赦免的罪。在神眼中，獲得赦免的罪，就不再是罪。它們被忘了。奇妙的是，神把悔改了的罪人看為正直，所以聖經把大衛寫成完美可愛。在神的眼中，一個獲赦的罪人比雪更白。

讓我們無神信仰的朋友們悔改，好叫他們也可以獲得赦免！

無神論手冊的作者們很高興看到一個在馬太福音稱為達太的門徒，在路加福音卻稱為雅各之子猶大。這真是天大的錯誤！但讓我們回問他們為什麼一位名叫烏利亞納的人，多數人卻稱他為列寧？還有一位稱為杜加斯威利的人，另一部傳記卻稱他為史達林？

我們的對手們在聖經裏發現許多這類不值一提的“矛盾”。

他們又指出，耶穌一度吩咐門徒賣衣服買刀；另一個時候，彼得試圖用刀保護耶穌時，耶穌卻吩咐他說：“收刀吧。”

那解釋是，當耶穌說賣衣服買刀時，是在最後晚餐之後。那是耶穌正在客西馬尼園的路上，知道自己將要被捕。那時已經將近深夜，門徒沒有機會買什麼東西，耶穌顯然不是叫他們立刻去買刀，緊急使用。祂的意思是警告門徒在未來的幾百年將要面對巨大的危險。他們必須準備捍衛自己和正義之道。

凡不準備捍衛正義的，便是不愛正義。每個愛兒女的母親都會和綁架她孩子的人拼命。

當一個門徒嘗試向耶穌保證說：“我們有兩把刀”時，耶穌的回答是刻薄的“夠了。”祂的門徒將會明白祂的意思。

收刀是特殊時候的命令。耶穌不願得到保護。祂願意為世界的罪惡受死。

無神手冊作者們在路加福音找到另一個矛盾。

看來民眾是在耶穌的一方，於是祭師們必須想出方法，秘密殺掉耶穌，免得祂的支持者們救護祂。但路加福音卻說眾人在幾天之後就喊道：“釘死他！釘死他！”這真是太不合理了。所以路加說的故事不可能是真的。

可歎的是科委成員沒有從自己人民的悲劇學到什麼功課。

在莫斯科有一個早上，所有的收音機都開始它們二十年來的節目，歌頌史達林。那日的新聞也充滿同樣的讚美。這是蘇聯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委會議的開始。在這一日，克魯斯基 Khrushchev 發表了一篇演說，把他歷來讚美的史達林稱為是一個大屠殺者，酷刑者。他說史達林不單殺害敵人，也殺自己的同志。全蘇聯人民馬上開始批判史達林。不久連他的屍體也從陵墓中去除。

無神手冊作者們相信這故事嗎？他們該說這是神話。

群眾的思想可以快速轉變。在人類最敗壞的領袖史達林是如此，在人類最美麗之榜樣的耶穌也是這樣。

科委會成員們不記得他們也曾頌揚史達林，後來自己也改變了口風？

他們是否那麼快就忘記，他們如何在街道上展示標語，顯示共產人民友誼永固，並與中共，羅共，南共的精誠團結？他們有沒有意識到“友誼永固”多麼容易為小事而爭得面紅耳赤？為什麼他們不能把自己的苦澀經驗也用在二千年前？那些看來矛盾的事，正是人心常會發生的事。福音書沒有問題。問題發生在我們的本性。

至於猶大不必給逮捕耶穌的士兵們任何暗號的說法，更是幼稚。今日大人物之所以成為人人熟悉的原因，是因為我們都在報章或電視上看見他們。古代沒有這些媒體，一般人都沒有見過耶穌，只曾聽過。羅馬的兵丁和大祭師該亞法的僕人們大概從來不曾熱衷去聽耶穌的講道，就如共產秘密警官們不熱心聽道一樣，除非是為了進行破壞。所以他們需要有一個人指示所要逮捕的這對象。還有，這逮捕是在夜間進行。那時只有閃耀的火光照在十多個疲乏沉睡的面孔上，更需要有人給與確定的指示。

無神手冊的作者們，全是獻媚史達林，或由於上天憐憫得免監獄的人，如今卻藐視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懼怕與在十字架上的絕望。

擁有偉大品質是好的，把這些品質隱藏起來，就如樹葉隱藏果子更是美好。基督的目的是為最軟弱的人打開一條通天之路，讓他們看到神也會接納他們。為了打造這樣的一條路，祂不能扮演英雄的角色。如果祂的行為看來英勇，不是常人所能的，我們中庸和不及中庸的人便不能把祂當作生活的榜樣。於是耶穌刻意降卑，就如我們人類中最軟弱的。祂在十架上喊道：“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好叫我們這些常感絕望，常希望苦杯快快離開的人，可以在祂裏面找到一個可信賴的朋友。這便是基督行為的目的。稱它為懦弱並不正確。

《無神手冊》說，新約和舊約存有矛盾。

它指出約翰福音寫道：“沒有人見過神。”但在舊約，雅各却說：“我面對面見了神。”（創世紀 32: 30）

那解釋是簡單的。

聖經時代的希伯來文是非常貧乏的語文，好些詞都是多義的。同一個字有幾種意思。“神”一詞可以指造天地的主，也可以指基督，也指天使，也可以指人。造物主對摩西說：“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詩篇有一次論到選擇民猶太人時說：“你們是神。”所以當雅各說“我面對面見了神”時，他指的是天使。但聖約翰說的神卻是至高者，那最後的真實，造天造地的主。

但夠了！

無神手冊從下面看聖經，就是從人的觀點。在這觀點，聖經果然難以理解。試圖從反面看一幅織成的布圖，你只會看見一堆毫無意義的線條。要看見它的美麗，就必須從正面看。聖經也不是從底下可以看明的。底下是世人的地位，就是反叛神的地位。

基督徒藉著靈，與不可見的世界直接來往。他們從這個角度看聖經，就看到它的和諧與深沉的意義。他們也明白聖經的限制，因為聖經是神在人類言語範圍裏的啟示。

一個故事說，南非宣教士羅拔莫法 **Robert Moffat** 試圖向當地的土人解釋英國的火車。莫法就把兩條鐵棒放在地上，然後把數輛牛車排成一行，最後帶頭的牛頭上加上一只大水壺。無疑的，當一些非洲人後來到歐洲看見火車時，他們肯定對莫法的形容感到怪異。但非洲的言語不容許莫法形容火車。同樣的，神也必須使用地上的經驗形容屬天的事物。人的言語不足用。

雖然如此，聖經還是多麼令人獲益！

瓦塔熱 **Voltaire** 在一百年前寫道：“聖經將在一百年後被人遺忘。只有在博物院可以看到。”但百年之後，他的家卻被用來充當聖經公會的辦事處。

聖經有 1, 300 種語言的譯本，每年出售數百萬本。瓦塔熱的書誰還要讀？

按照思想的才能，柏拉圖 **Plato** 遠勝過漁夫聖約翰，馬可司奧勒留 **Marcus Aurelius** 也大大超越彼得。但如今甚少人要讀馬可司或柏拉圖。聖約翰和聖彼得的話卻二千年來一直給人生命之道。

科學家在使用同一數據時，常會有相反的結論。

有關自然界的事物也可以被誤譯。這本聖經也可以被誤解或誤用。但這並不減少它的真價值。

我反對者們寫了幾百頁反對聖經。他們反對的是一本他們完全不了解的書。

如果我會見一個陌生人，其實我只是看到他的衣服鞋子。至於那人本身，我只見到他的頭和手。如果我看見他赤身，我還不太認識他。因為只是看見他的外體，至於他的靈魂，對我還是一個秘密。聖經的文字是它的衣服。它的比喻是它的身體。它屬靈的含義是它的靈魂。只有愛神的人看得見它的美。這些人願意打開心眼看出聖經裏頭神聖的靈。一個美麗的原野只有瞭解它的眼睛和大腦才能看出來。屬靈的事也只有神的靈才能看見。

基督教吩咐人順服暴君

無神手冊作者們說耶穌的話“該撒的東西該歸給該撒，”意思就是叫人順服今天的殖民統治者。

首先我們看到，耶穌從來沒有對他的門徒這樣說。祂只是面對祂最強勁的仇敵法利賽人時，才這樣說。他們的生活正是虔誠信仰反面。所以耶穌對他們說：“該撒（羅馬皇帝）的東西該歸該撒，神的東西該歸神。”祂曉得當一個人盡力這樣行時，就會發現順服瘋狂的君王（許多羅馬的該撒都是瘋人）之後，就會一空二白，什麼也不能留下給神了。

耶穌的門徒必然明白這個。可是今日許多人卻誤用這話。

如果一個曾經欺騙人的壞蛋，如今希望與被他欺騙的人和好，那麼這位前惡人就必須先盡力歸回他曾經欺騙的。在巴勒斯坦，一個猶太人欠了該撒什麼？一個捷克人在他本國欠了何西金什麼？

甚至在意大利的羅馬也沒有任何東西真正屬於該撒。朱利亞凱撒，一個常勝的羅馬將軍，從加利利得勝回京時，用武力推翻羅馬共和國。他不是一個合法的統治者。接續他的也多數是暴君。其中大部分更適合送去精神病院，不適合當君王。這些暴君沒有給羅馬帝國的人民帶來什麼好處，只奪去他們的自由。

在巴勒斯坦更沒有任何東西屬於該撒。龐貝利用猶太人的分裂，征服了這個小國。他用貪污和恐怖統治這地。該撒從來沒有在巴勒斯坦建造任何道路。猶太人作這工。該撒沒有建造一間房屋，或種一棵樹。“把該撒的東西歸給該撒”是一句革命性的話。它的精意是不給奪權者任何好處。

如果任何誠實的蘇聯人民在納粹佔領期間聽到有話說“把希特勒的東西歸給希特勒，神的東西歸給神；”他就明白它的意思便是“給希特勒的屁股上加上一腳，叫他的軍隊滾蛋！因為在蘇聯沒有一件東西屬於他。他甚至沒有權利站在這裏。”這話也適用於被蘇聯侵佔的捷克。

羅馬的官員們和猶太眾祭師顯然明白耶穌的含義。證據是他們不以為祂忠於帝國，乃是叛徒之流。於是他們決定要釘死祂。

《無神手冊》把新約的作者們稱為獻媚羅馬當局的人。這是徹底的誤解。

“福音書完全沒有針對羅馬巡撫的話，”他們說。“所有的責難都歸到猶太人。福音書把彼拉多形容為一個旁觀者。”

苏联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人民難得一本聖經，于是科委会當然可以輕易這樣批評。其實使徒行傳 4: 27 就寫道：“希律和本丟彼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這城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聖僕耶穌。”一群猶太暴民要求釘死耶穌，但彼拉多自己惡上加惡：“彼拉多將耶穌鞭打了”（約翰福音 19: 1）。這句話意味一個羅馬巡撫極度敗德。他喜歡親手鞭打他明知是無辜的人。然後福音書又清楚寫明，彼拉多把耶穌交予死地。

共產黨有什麼權力說初期基督徒順服羅馬統治者？他們的權力便是獨霸書刊的出版權，封住每一個人的口。

聖約翰不是唯一指責羅馬巡撫的人。所有的傳道們都顯示彼拉多是一個暴徒。馬太寫道：“於是彼拉多把耶穌鞭打了，交給人釘十字架”（馬太福音 27: 26）。馬可寫道：“彼拉多將耶穌鞭打了，交給人釘十字架”（馬可福音 15: 15）。

路加更詳細的引述彼拉多的話說：“我並沒有查出他什麼罪來。。故此我要責打他”（路加福音 23: 14, 16）。

新約的作者們並沒有清洗羅馬人的罪。後來的教會歷史家也忠實地報告羅馬當局如何把基督徒丟給野獸，並各種的刑罰。

各時代的真基督徒都不承認暴君們是他們的合法統治者。他們也不以為順服暴君是他們的責任。第一本針對基督徒的書是攝氏 **Celsus** 寫的《真言 **The True Word**》。其中指責基督徒不捍衛皇帝，也不為皇帝戰爭或工作。蘇聯的基督徒把共產領袖看為欺壓者。這些欺壓者不能得到基督徒的獻媚。

無神手冊引述另一句經文，說基督教只會教導人盲從不正當的統治者，所以是人類進步的絆腳石。這經節是羅馬書 13: 1-3 節：“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因為沒有掌權的不是出於神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

但羅馬書的同一章也提到什麼是基督徒所指的“權柄”。只有那些賞善罰惡（第三，第四節）的統治者們才配稱“在上有權柄的”。如果一個統治者行事反常，罰善賞惡，我們就不以為他的權柄來自神。

聖經的話叫基督徒抗拒暴君。

中世紀時代的撒沃納羅拉 **Savonarola** 因為說了一句話就被燒死了。他說：“在一個暴君看來，沒有任何事比服侍基督更可恨了，因為這直接反对暴君的本性。”

这里我引述蘇格蘭的瑪麗皇后和一名更正教改革者約翰克魯斯 **John Knox** 之間的討論。

瑪麗說：“你教導人接受另一種宗教，這不是君主允許的。這些教訓怎可能來自神？神不是命令人民服從君王嗎？”

克魯斯回答道：“女士，正確的宗教從永生神得到權柄，不是從地上的君王。於是它也不必留意地上君王的喜好。。。假如亞伯拉罕的後裔随从法老的宗教。。。今日的世界會有怎樣的宗教？如果使徒時代的人都跟從羅馬皇帝的宗教，今日的宗教又會如何？”

瑪麗說：“是的，但這些人沒有舉劍反對他們的君王。”

克魯斯說：“但瑪麗您不能否認他們的確抗拒君王的命令。”

瑪麗：“可是他們沒有用劍抵擋。”

克魯斯：“那時神還沒有給他們那種力量和方法。”

瑪麗：“你認為，當人民有力量就可以反抗君王了？”

克魯斯：“如果他們的君王行事違背神。。。人民當然可以反抗，甚至是用武力。就如一個父親瘋了，想要把兒女也殺掉時，孩子們豈不該抓住父親，解除他的武器嗎？當君王企圖殺害那些順服神的子民時，更當這樣做。把這些君王關在監中直到他們的頭腦清醒，不是對君王不忠，卻是最忠。因為這與神的旨意相合。”

有那個共產黨敢這樣與史達林對話？

聖經啟示林肯與魏伯福為消除奴役制度而戰。馬克思在他的《資本論》裏承認基督徒沙特布熱在英國立法保護勞工的功勞。蘇聯基督徒裏爾否認沙皇任何權力。美國總統多馬傑福孫寫道：“我在神的祭台上起誓，永遠反對每一種捆綁人心的暴君行為”，和“反抗暴君就是順服神。”

林肯寫道：“如果奴役他人沒有錯，那麼任何事物都沒有錯了。”

愛默生 Emerson 寫道：“如果你把鐵鏈綁在一個奴隸的頸項上，鐵鏈的另一端就自動綁在你自己的頸上。”

愛默生的話證實不錯。蘇聯共產黨把鐵鏈綁在它的政敵頸上：首先是君王，後來是地主，資本家，社會主義的反對派，俄羅斯的民族主義者，諸受壓之國的民族主義者，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和古茹辛人。但鐵鏈的另一端就綁在共產黨的頸上。克魯斯基同志在第二十屆的中委會上說史達林幾乎殺盡全體共產中委。

基督教不支持奴役。共產主義卻是。

林肯在 1862 年十二月一日的國會致詞中說：“我們給奴隸自由，就給自由者們自由。”

自從第二次大戰以來，基督教國家就釋放了他們所有的殖民地。可是蘇聯政府卻奴役了匈牙利，捷克，并白令海边的三个小國。中共則奴役了西藏。

我建議無神論的朋友們思想那句老話：“不要班門弄斧。”共產黨最好不要提及奴役。我本人也是一個共產奴役營裏的苦工。

但這一切論證其實無需的。因為無神手冊不久又自打嘴巴。為了解釋基督教奇跡般的巨幅增長，無神論者們就說，基督教成員多數是奴隸，因為“奴隸在基督徒圈子裏得到的地位，是別處難尋的。”

保羅在給腓利門的信中勸一位奴主接納他的一名逃奴，不單不要責打，反而要接納他“如同親愛的弟兄。”這正是初期基督教的精神。

為什麼最初的基督徒不消除奴役制度？他們自身受到逼迫。他們在政府中沒有權力。他們多數是奴隸。那時當局才剛剛血腥顛壓司巴塔克 Spartacus 領導的奴隸大反抗，數以萬計的奴隸被釘死。在反抗註定失敗時，只有傻瓜才會反抗。

神一度在西奈山顯現，賜下十誡。祂自我介紹為“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祂不說自己是造天地的主，卻說是解放奴隸者。我們的神看重這個！

在《無神手冊》裏我們讀到基督徒的宗教“侍奉掌權階級，支持剝削人和壓迫人的社會。。”我們曉得我們不需要理會這些指責，因為我們正在和專家們討論。他們不曉得如何寫一本合理的書。所以我們姑且讀下去。果然不久之後，我們就讀到它繼續說：“改革家們翻譯了聖經，讓各族人都能閱讀。這些人不久就發現，聖經說他們為社會正義的爭鬥是對的。”

這便是它的奇妙之處。同一群作者在同一部書寫出兩種相反的聲明。

無神手冊作者們可以隨意寫。但他們的上司們曉得更清楚。他們知道基督徒並不奉承獨裁者。這些頂上的權貴們已經殺了數百萬名基督徒，如今還在監禁數萬名。

無神論者最好不要提向殘酷的統治者低頭。他們不是也曾神化史達林嗎？如今他們却稱史達林為歷代以來最血腥的屠殺者。科委會成員不會是很年輕。他們必然也曾奉承史達林。不然他們不可能活到如今。

我在史達林和他的承繼人的時代坐牢。蘇聯地下教會不比無神論者們更有資格說反抗暴君嗎？如今人民批評另一個屠夫毛澤東。中共成員都曾經伏拜他。超過一百萬名中國基督徒被殺，他們寧可死也不拜他。

真基督徒都是自由的鬥士。在這方面我們沒有任何東西必須從無神論的朋友們學習。美國，英國和澳洲都沒有奴役營。蘇聯和共產中國卻有。

形容基督徒為一群奉承暴君的，只是一種“反面的形容。”無神論者反對的，其實不是基督教，乃是基督教的反面。

屬天的或屬地的樂園

《無神手冊》引述英格爾 Friedrich Engels 的話說，基督教的希望是在天堂，在死後的永生。按照他的說法，基督教無心推動地上社會的改變。

他又說只有共產黨才能解放地上的勞動階級。

這是神話。

耶穌教導我們禱告說：“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約翰福音說：“我已經告訴你們地上的事。。。”

在路加福音開頭就說，人們問施洗約翰，他們該如何行。約翰不回答說：“努力得到永生。”他的回答是十分現實的：“凡有兩件衣服的，就分一件給那沒有的，有食物的也當如此。”他對稅吏說：“除了當取得，不要多取。”對士兵他不說：“尋求天堂！”卻是：“不可強暴待人，也不可誣告人；得到糧餉就當知足。”在那時候的士兵糧餉高於一般民眾（路加 3：11-14）。

耶穌把商人趕出聖殿。祂公開責難文士和法利賽人侵吞寡婦的家產。祂對一個富人說：“你若要作完全人，就變賣所有的，分給窮人。”（馬太福音 19：21）

基督教的內涵包括今世的更新。奇怪的是蘇聯政府成員自己也說，他們要超越基督教國家的經濟水準，就如美國。意即生活在基督教影響下的人民應該比蘇聯還好吧？

在美國和其他的西方國家，工人可以駕駛自己的車去教堂或去示威要求更高的薪金。在蘇聯，工人們沒有轎車去參加共產聚會，而這種聚會是不能缺席的。

西方的富裕與自由不是憑空得來的。它經過一番掙扎。但如果英格爾對基督教的指責是真的，這種掙扎便不會發生。英格爾寫道：

福音的社會教訓是虔誠的，被動式的反對不公平事件。這是在膝頭上的反對，意即他們承認奴役和剝削都是理所當然的，正當的。基督教只是那些失去一切爭鬥希望之人的理論。他們希望藉著禱告，或者可以獲得奇跡般的拯救。基督教不是受害之人出來從事革命時，心裏持有的理論。

這是誤導。

福音的主要教訓是基督徒必須跟從基督的榜樣。基督自己是否被動地觀看壓迫和不義？那些被祂鞭打出去的商人對祂感到如何？祂在會堂裏稱祭師和法利賽人為毒蛇與假冒為善，這是被動與荏弱嗎？

童女瑪利亞的頌詞是絕望者的哀歌嗎？她說她的兒子要把有力的人從高位上拖下，又提拔低微的人。這兒子叫饑餓的得飽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這是一個臣服剝削者的口吻嗎？

智慧教導基督的門徒，在沒有希望推翻暴君時被動，溫順，但在推翻的情況成熟時，基督徒總是爭鬥。

當宗教革命時，農民向地主們造反。當時支持他們行動的主要論據是來自宗教。那首革命歌的歌詞是：

當亞當出去收集水果，夏娃在紡紗時，誰是紳士？

又，

神是我們的堅固城，
是一個不倒的堡壘。

當不列顛開始工業革命時，卡迪斯 **Chartists** 的歌是：

不列顛的孩子們哪，雖然你們如今是奴隸，
創造主卻給你們自由。
祂給每個人生命和自由，
卻不曾，絕不曾造一個奴隸。

第一位在 1905 年組織示威行動，導致蘇聯革命的，不是共產黨，卻是基督徒工人。這位領導他們的是迦波神父（**Gapon**）。共產黨從中獲利，後來就把這神父吊死。

基督教就如共產主義一樣富有革命精神。但我們的革命是不同的。

共產革命首先殺死他們的敵人，然後是無辜者，然後他們殺人成了習慣，甚至成了娛樂。最後他們本身就成了一種比他們推翻了的暴政更可怕的獨裁。

列寧一度寫道：“恐怖與暗殺是絕對必要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絕不會把恐怖手段包括在政治行動中。

列寧殺了多少人？克林斯基殺了多少？然後問你自己：史達林殺了多少？

毒死列寧的，很可能就是史達林（列寧曾教導史達林使用恐怖手段）。史達林過後把列寧的朋友們幾乎都殺光了。

就是在今日，無數的蘇聯人民餓死或累死在集中營。共產主義在中國大陸殺了幾百萬人。甚至蘇聯黨報也承認中國的恐怖情況。在波蘭，庫摩卡 **Gomulka** 實行勞動階級的獨裁，卻射殺勞動人士。共產革命總是毀滅與破壞。

基督徒的革命完全不同。基督徒使用聖靈的寶劍，只殺罪惡，不殺罪人。

藉著聖靈之劍，基督徒改變了許多不公不義的事。在基督教文明掌權的地方，人們自由，連無神論者們也獲得自由。我要問我尊貴的對手們：在英美德法等國有沒有人因為不信神而下牢？但在共產國家，我主內的兄弟姐妹們為信仰坐牢和被殺的有數百萬名。

基督徒並不排除針對暴君的反叛。但他們在時機成熟時的反叛，總是為了成了一個更公義的政權。馬克思卻不是這樣。他提倡“永恆的革命。”這是他創造的名詞。為革命而革命？沒有一個希望達到的目標？連烏托邦的理想也沒有？這是極度的悲觀。

基督徒沒有忘記，頭一個造反的是魔鬼。於是基督徒絕不輕易造反，包括針對共產統治者的反叛。

但他們的目標超過地上的事物。世人就如生活在一個井底的青蛙。他們看不見外面的世界。信徒活在這種黑暗的“井”中，聽見外面海鷗的歌聲。他們神奇地明白了歌中的含義！這歌說及太陽，月亮和星星，並青蔥的山林與無邊的大海。他們相信這首歌。他們肯定有一個天上的樂園。他們繼續地上的任務，同時努力奔向天堂，也叫同伴們同行。

若有任何人比達爾文更相信人類的進化，便是基督徒。基督徒相信新生。他們相信青蛙會變成神聖的活物，而且無需時日漫長的進化，乃是信耶穌就獲得立刻的轉變。

藉著相信這個，基督徒為世上的公義而爭鬥，同時也尋求屬天的樂園。

有沒有神？

直到這裏我跟從耶穌的教訓說：“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二里。”

我們的反對者們要談某些論據，我就陪同他們。我和他們談及他們的論據，雖然這些論據完全不重要。

但現在我願意專心談無神論者和基督徒的主要問題：究竟宇宙中也沒有一個可以敬拜，依靠，給我們安慰和保護的神？

法國共產理論家加勞笛 **R. Garaudy** 說，全能者不是神，乃是人，沒有任何事物比人更偉大。基督徒却信神，也信神的應許說給人今世的幫助，並來世的永生。

加勞笛寫道：“對我們無神論者來說，沒有任何所謂的應許這回事。在死亡的另一頭沒有任何人正在等候我們。”這真是悲傷的話。對一個無神論者，連同志們忠實友誼

的應許也沒有。加勞笛一生服務共產黨之後，就被排除。沒有人給他援手，也沒有人在
他悲傷時給他一個善意的招呼。他發現自己孤單一人。

一位年輕的作曲家生活潦倒，租房而住。他的朋友鼓勵他說：“當你死時，在這家
的牆壁上將會出現一行圈着金边的字。”作曲家興奮地問：“是真的嗎？”朋友回答
道：“當然。在牆上會有《有房出租》的字樣。”加勞笛死後也只能得到這個。甚至
在今世，他被排除黨籍后，就留下一個空缺給另一個傻瓜上來。

人是神。這是普世共產黨的信仰。

由於看見這錯誤，一位蘇聯地下詩人卡巴義就寫下這首詩：

約伯的末後詩篇

我是我自己的神？

但這是一個多麼軟弱，錯誤，不合理，瘋狂的神！

願神不允許任何人愛這樣的神，

也不許任何人成為這種神！

一個神？可能是的，但只是一個敗德，邪惡的神。

但如果我真的是一個神，願神助你成為一個平靜的無神論者。

成為神？願神保佑你不成為這種神！

我是一個神，但在人群喧嘩中毫無作為。

藉著可憎的國界（共產國界），神的殿成了博物院，人造的神如今活在群眾中。

原諒我的自大狂，

但在我的命中並沒有神的偉大

能以自我刑罰，又能自我赦免；

請原諒我的狂妄！

神的偉大 -- 刑罰人 --

我不願任何同胞會行使這種權力，

我不敢給同胞這種命令。

願神禁止你冒充神，

刑罰自己，或赦免自己。

我是我所是，神 -- 只有祂是神。

這是怎樣的驕傲，怎樣的憂愁；

願神禁止你相信自己真有良善，

卻活不出善良。願神禁止！

有沒有一個比人更偉大的，創造天地的主，就是耶穌所謂的天父？

在耶路撒冷聖殿（也在埃及和米拉斯的聖殿），有一所至聖的房間，只有大祭師每年一度在極為莊嚴的宗教儀式中進入。

在耶穌時代，這至聖所是空的。約櫃（摩西時神吩咐设立的柜子，內藏十誡的兩塊石板，與摩西的杖）已經在數百年前被先知耶利米藏了起來。耶利米是因為巴比倫人佔領以色列，所以這樣行。（馬卡比書二章 1-7 節，**Maccabees**）。當猶太人被擄歸回時，他們重建聖殿，但找不著約櫃。於是在至聖所中，空无一物。

這空曠有一個象徵性的意義。

猶太人的聖書卡巴拉稱神為《Ein》，意即不存在。在一本宗教氣味濃厚的書中也出現一個無神論者也同意的神之名稱，看來不可思議。但認識神的人瞭解它的含義。

“神不是”意味祂不是我們心目中所想的。祂的思想不是我們的思想，祂的道路不是我們的道路。

福爾巴斯說了一句正確的話。他說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神。但福爾巴斯不是最先這樣想的人。他說這話只是為了排除神。偉大的宗教思想家路德在三百年前已經說：“信心創造了神。”（**Fides est creatrix Dei**）

人們在思想，萬物的來源和目的，並有關生命的神秘性質時，就想到神。神是這人的思想結晶，是他思想的嬰孩。但當他到達這一點時，他立刻結論說這神乃是萬有的創造者，也是他這思想者的創造者。於是從神子，這人就想到父神。這兩個名詞是在不可分解之愛中互相聯合。聖經稱祂為聖靈。神創造有信心的人。信心創造了“神”的意念。

我們明白神的意念就是這麼多。

但創造我們的神遠超過我們的理解。祂不是我們理性所能包含的。

神學提供許多論據，說神存在。反對宗教的人提出相反的論據。

我不辯論。一個神如果需要人為祂辯論，那真是可憐的神。神能啟示自己。你不需要提出任何證據證實太陽的存在，何況是造物主。有時太陽被雲遮蓋，那時要看太陽的人便要等待。如果神有意隱藏自己，好叫只有懇切尋求的人才能找到祂，我必須尊重祂的意欲。

神用光賜生命給每一個活物，但神本身是看不見的，連光本身也是不能看見的。誰曾見過光？在一個真空管裏，照射過它的光線是看不見的。我們所謂的看見光，只是看見被光照亮的空氣粒子罷了。光本身是不能看見的。

一個人必須放棄感官和理性，才能認識神。雖然理性可能指向神。

你觀察自然界的目的是。種子從土地吸收它需要的氮，空氣，水分，成為一朵花。它只吸取剛好的分量。你看見它生長的結果。它有一個目標。一只受精的卵在母親的胎中只吸取它所需要的食物，長成一個嬰孩。這又是達到一個目標。但種子和卵都不能追求任何目標，必須有一個智慧者把這些動作加給他們。

還有我們看見人類適應他們的環境，不然他們就不能存活了數千年。意即雖然人類破壞自然，這世界還是給我們所需要的東西。有時藉著我們的努力，有時不需要。我們出世時需要奶，而且也只能吃奶。在我們出世前不久，我們的母親乳房就開始生奶。我們稍長，需要更濃厚的奶，母親的乳房就產生濃奶。

我們降生時帶有肺，就找到空氣。我們需要水，就有水。過了幾個月我們需要有菜蔬和肉類的養分，世界就提供這些。

對人類每一種需要都有回應。

至於我們最基本的需要，心靈渴慕神，卻沒有回應嗎？這種渴求創造了那麼多宗教與默想。

一個秋天，一只烏鴉對一只未滿一歲的燕子說：“我看你正在準備長途旅行。你要飛去哪里？”燕子回答道：“這裏越來越冷了。可能我會凍死。我要飛往一個溫暖的國家。”聰明的烏鴉譏笑道：“但你要記得你的出生。你在這裏出世才幾個月，怎麼知道有一個溫暖的國家？”燕子回答道：“那位把渴求溫暖之地的主宰，在我心中放下這種欲求。祂不可能欺騙我。我信祂的指導飛行。”於是燕子找到它所求的。

每一個信神的靈魂都這樣進行。

沒有神，人的靈魂就成為冰條。你記得《浮士德》第二部，一個名叫賀姆庫勒的試管人嗎？他一直感到冷。當你想到你自己只是一種複雜的化學反應成果時，就會感到寒冷。我們嚮往一個溫暖的天父，嚮往愛，嚮往光明。就如所有的人類的需求都在真實世界裏找到回應，靈魂的需求也必如此。我們可以找到神。我們可以認識祂。

但所有的知識領域都需要適合的考究工具。你不能用顯微鏡觀看星星，也不能用望遠鏡看細菌。有人因為不能藉著感官找到神，就結論說沒有神。他們用錯了工具。感官是物質世界的工具。

就如細菌學有它的工具，天文學有它的工具，信心也有它特殊的工具看見創造者。耶穌說：“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潔淨你的心，你就能看見神！

讀者們必然明白“看見”有許多不同的意義。我看見一個物件，因為光線反射它，進入我的眼睛。我藉著腦中的思考，看見一件事情的是與非。我從一個人的行為看見他對我的愛。我閉起眼睛就看見一個親愛的人的形象。我又看見我的夢，我的幻想。我們一半的生命這樣看見事物。

我們怎樣看見神？

在我們的想像中有形象的回憶。我們可以從其中取出任何一個，就如從一本相冊取出一張相片。但這本相冊裏，不單可以取出物質世界的形象。我的存在不是從我的出世才開始，也不是在胎兒期開始。在神的思想與計畫中，從亙古就有了我。我的地上生活不過是一段旅程，在異鄉的旅程。

我曾是一個吸奶的嬰孩。在我裏面有嬰孩時期的印象。只是我不能隨意想起來。但心理分析或催眠術證明這些印象存在，也能顯示出來。

故此人認識神也只是一個重新的看見。一個不再受到罪惡干擾的心，就可以重新看見神。情欲，錯誤，懼怕，擔憂和憎恨都是干擾。清潔的心來自神。

但我們必須為“看見”與“形象”重新定義。因為你看見的真相並沒有適當的言語形容。

當馬可波羅從中國回歐洲，告訴親友們說他看見黃皮膚，斜眼睛，綁著馬辮的人種時，眾人都稱他為“撒謊的馬可波羅”。他怎能辯白？他只能對人們說：“去我曾去過的地方，面對我曾經歷的危險，承受我受過的勞苦，你們便知道。”

我不能令一個懷疑派相信細菌的存在。他自己必須看顯微鏡。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認識神的難處在品性的純潔。最後的真理是清潔之人的專利品。當有人和我談及神時，不論他支持或反對，我要問他說：“你的心有多清潔，以致你可以算是可靠的？只有那些比雪更白的人才能曉得神。”

神是誰？

無神論者既然不相信基督在十架上清洗我們的罪，就不能看見神。但他們問我們的一個問題卻是對的：“你們強調看見神。現在便告訴我們，祂是誰！”

重要的問題！這對我們雙方都是重要的。無神論者必須能回答：“誰是我們否認的對象？”基督徒也必須能回答：“誰是我們所相信的？”

神是誰？

現今最大的光學理論家迪伯儒利 De Broglie 寫道：“如果我們知道什麼是光線，我們便能明白許多事物。”大生物學家雅各羽穀 Jacob von Uexkull 寫道：“我們沒有一人曉得生命是什麼。”如今卻有人問我們，賜生命和光線的神是誰。

回答這問題的難處在哪里？當你問：“光或生命是什麼？”或“神是誰？”時，難處並不在“什麼”，“誰”，“生命”，“光”，或“神”。我們能說一些有關於這些。但難處卻在“是”一字。這“是”意味什麼？如果我們不明白這個，其餘的都不能理解了。

由於“是”這字，基督教因此分裂。按照新約，耶穌在最後的晚餐把麵包分給門徒說：“這是我的身體，”又提起一杯酒說：“這是我立約的血。”東正教和天主教相信這話的意思是：基督徒在聖餐中領受的真是耶穌的身體和血。當意味神父在祝詞中說耶穌的話時，那塊麵包和那杯酒就成為耶穌的血肉。它們外表看來沒變，可是實質變了。更正教徒讀同一句話，認為這“是”一字的含義是代表性的。麵包還是麵包，只是意義變了。這就如一個愛人送的普通戒指，價值大大增加一樣。

數以千計的書本為這“是”一字，大作文章。各大宗派因此分裂，顯示這字不如想像的那麼簡單。你們且先說明你們對“是”的理解，然後我們才談什麼“是”神，什麼“是”光。

基督教並不反對過去的文化，就如我們說的，基督教的思想包括了希臘的哲學，主要是亞里士多德派。基督教以為神是自身不動，卻產生世界的一切動作。祂坐在一個不能被震動的寶座上統治一切事和人類無休止的動作。亞里士多德按照“是”的嚴格含義，說神“是”。

但一個不動的催動者是不可想像的。靜止的東西不能活動。一個推動器的引擎本身也有動作。引擎不單存在，也操動。

真實事不曉得一個存在者。康德在《純理由的評論》（*Critic of Pure Reason*）一書裏說：“‘是’並非真正的謂語。。。在合理的使用中，它只是用來連接一句話。”当我们說，“神是好的”，或“神是正義的”，就有意思。說“神是”則沒有意思，等於沒說。

當我們問存在者的意義時，答案是，一個存在者只在成為，變化，移動，改變時，才是一個存在者。赫拉克利特說：“*Panta rhei*”，意即每一樣事物都在流動。你不能在同一條河中洗澡兩次，甚至連一次也不能。因為在你沖洗時，你身體改變了，河水也改變了。

這世界的組成分子，化學元素，並屬靈的真實事，都不是存在體，卻是一種動作，一些發生的事件。當我說“鐵”時，鐵裏面的電子已經繞著核子轉動了億萬次。當我說完了，那塊鐵已經不再是我未說以前的鐵。沒有任何一種物質有那麼多長的耐心等候我說它“是”一種東西。當我說“原子是”，它已經活了那麼豐富的歷史，以致人類的歷史比較起來不算的什麼了。物質不是存在，乃是流動。每一件東西，尤其是活著的東西，都是不斷地改變和更新。

一個能移動一切事物的主宰，怎麼能自己不動？如果人可以製造神的形象，最忠實的形象就是米加蘭吉洛 *Michelangelo* 在斯提那教堂 *Capella Sistina* 圓頂下畫的神。那是神在狂風中飛行的圖。聖經的路得記也寫著神的翅膀。

我的反對者們說神不存在。它們不曉得基督教的著名教師在許久以前已經這樣說了。而且給了正確的解釋。哲學家斯格特 *John Scotus Erigena* 寫道：“直接地說，神並不存在。因為祂正在改變事物。”亞奎那 *St Thomas Aquinas* 說：“那神聖的存在，既是祂的實質，不是普通的存在。這種存在異於一般的存在。神聖的‘*ESSE*’（拉丁文的存在）不是一般的 *esse*。”

存在一詞不只是一個名詞，它也是一個動詞。沒有人能用一個名詞形容一個受造物，因為每個受造物都是不斷地演變，移動，生活。你不能用‘是’形容受造物，更不能‘是’形容創造者。當你說神是存在時，你說的太少了。神行動。

神是一個巨大的“來”和“成為”。在希伯來文，祂的名字是“*el*”，意即“走向”，從起初走向末了。

祂對摩西說，祂的名字是“*ehjeh asher ehjeh*”，意即“我要成為我所要成為的”。（一般中文聖經把這句話譯為：“我是自有永有的”，與原文相差很遠。）

詩人大衛自問神是誰，就自答道：“祂乘著基路珀（一種天使）飛翔。祂乘著風的翅膀快飛。”聖經告訴我們說，神乘著有翅膀的活物而飛，或更正確的說，祂乘著有翅膀的行動而飛。因為天使也不是一種“東西”，乃是一種動作。另一節詩篇說：“祂以雲彩為車輛，行在風的翅膀上。”

把這種東方的想像與宇宙中一個不動的引擎相比，你就發現聖經說的多麼正確。按照神的慈愛性情來說，祂絲毫沒有改變。但祂愛的表露方式，每時每刻都變新，又更新。

這就令我們難以回答這問題：神是誰。祂把祂的好處賜給人，每時都是新的。祂愛的火焰不斷更新。你不能真正畫出一個人的面孔，因為他的面容時刻改變。真理總是一系列有關一個不斷改變的人或事物的形容。

在神最先給與啟示的希伯來文，沒有單獨的“面孔”一字。他們使用複數的面孔“panim”。每個人和每件事都不斷地改變。聖經也用複數形容神。祂不斷地改變祂慈愛與正義的表露。

當你自問神是誰時，數以千計的形象就出現在你的眼前，每個都比上一個美。所以神不允許猶太人為自己製造偶像。

希伯來文避開“是”這字。耶穌在說希伯來話，或希伯來方言（亞拉密話）時，沒有說“這是我的身體”。祂只說：“這——我的身體。”（俄文和中文也不常需要“是”這字。）如果神學家們曉得聖經的原文，就不會為耶穌沒有說過的話而大起爭論了。

我們知道神是誰。祂是最初天地的創造者。我們曉得祂將來會成為什麼。祂要充滿一切。目前祂是什麼？祂不是一個“是”。神從一端飛到另一端。

無神論者說的有理。我們不能說神是誰。但他們也不能說無神論是什麼。無神論也是不斷演變。古時拒絕信神的傻瓜之無神論，經過多次演變後，已經成為今日科學化，軍事化的無神論，統治諸共產國家。

但我們雖然不能說神是誰，卻不妨礙我們的思想。

使徒保羅寫道：“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能明白。”

布儒若（Giordana Bruno）寫了一部劇本，說及知識分子 *intelectio*，就是自然界給我們內里的教訓。

我越認識一部機器，就越賞識它的工程師，因為看見了他的構思。一座皇宮越美，就越令我欽佩它的建築師。

我的對手們給的無神論科學家名單，卻是充貨。

我們的宇宙稱為“愛因斯坦宇宙”。愛因斯坦必然懂得一些有關於這宇宙。在他的書《我眼中的世界》裏，他寫道：

如果有人把猶太教和耶穌基督所教導的基督教加以澄清，除去一切後來加上去的規條，尤其是祭師和神父們的儀式，就能得到一種能醫治人類一切邪惡的最好教訓。真猶太教是如先知所傳的，真基督教是如基督耶穌所教導的。每個善意的人都有責任在他生活的小圈子裏繼續努力，把這個真正人道的教訓成為他生活的動力。如果這人按照這方向前進，而不被旁人壓倒或踐踏，他就該為自己和自己生活的圈子感到慶倖。”

愛因斯坦在他傳記（貝尼著 *Bernett*）的開場白這樣說：“科學探討自然界的最大動機，就是為了叫普世的人都能虔誠地生活。”

米尼 *Milner* 在他的書《星星的構成與聯繫 *Relativity and the Structure of Stars*》裏開頭就說：“起初神創造天地。”

生物學家斯匹曼 *Hans Speman* 寫道：“我承認在我的實驗工作中，我常感到正在進行一場對話。我的同伴看來比我智慧多了。”

康德寫道：“就如面孔美在它顯示一個靈魂；世界美在你從其中看見神。”發明現代對話術，也是馬克思之師的黑格，要求哲學拯救宗教。

法蘭西 Francis Bacon 說：“膚淺的閱讀哲學使人遠離神；深入閱讀使人歸回神。”

許多事物使科學家們信神。他們對自然法律的和諧，並我們之可以憑著感官，理由，直覺和信心瞭解這些自然法則，感到驚訝。

非信徒若要合乎邏輯，就不該成為無神論者，卻該更成為不可知論者（agnostics=就是相信除了物質以外，其餘的事物都是人所不明的。）沒有創造者嗎？那麼宇宙便是質子，中子，電子，自由離子的偶然合併。我的大腦也是這種湊巧拼合形成的，沒有任何設計者。史達林說，人目前不能理解所有的事，但所有的事物都是可以理解的。我怎麼會有一個能夠曉得一切事的大腦？電燈，電池，電線能不能丟在一塊兒就產生一架能接收電波的收音機？輪子，螺絲釘，杠杠，制動器可以滾在一起就產生一部能開動的汽車嗎？

生物學家哈特曼 Max Hartman 說，“宇宙和我們思想的神奇和諧。”迪勃勞里 De Broglie 說科學之可能的事實，含有比我們想像中更多的奧秘。愛因斯坦寫道：“我們永遠不能明白為何宇宙可以被瞭解。”

連沃泰利 Voltaire，就是無神論者誤以為是他們的成員之一的，也說：“這世界是智慧地造成的。所以造它的必然是一個智者。。。牛頓的智慧必然來自另一個智慧。”

誰能相信手錶不必表匠而自行存在？我們的手錶跟隨地球的轉動而報時。誰創造了宇宙之時鐘？

第二件令細心的觀察者感到驚異的是，自然界的嚴格規律，這也不是偶然的產物。

猶斯古 Uexkull 說：“我們在自然界聽到的全是音樂。”地理學家克魯斯 Cloos 寫道：“我們聽到大地的音樂。”

康德曾尖刻地批評許多神學提供的神存在之合理證據。但他承認所謂的宇宙之證據。自然界的規律指向一位創造者。

達爾文是當時大不列顛島商業與實用主義的受害者。他以為自然界也像實用主義一樣操作，其實不然。在自然界有一個大藝術家和建築師。

孔雀羽毛的迷人之美不能用為了吸引伴侶加以解釋。一只雌烏鴉也能找到一個伴侶。一朵路旁的無華草花也能吸引蜜蜂和胡蜂來為它傳粉，就像多姿多彩的水仙花一樣有效。

為什麼一些細小的魚那麼無用的美麗？這是為藝術的緣故。為什麼鸚鵡能說話？為什麼會有玲鳥，啼聲就如小玲？這是一個藝術家的想像。鹿角對鹿有什麼實用價值？為什麼斑馬的斑紋那麼規律？為什麼每一朵花都有不同的顏色？

尼采說：“我們裏面都有一個好玩的孩子。”神不也有一些孩子的性情，使祂創造這一切嗎？神的性情也必須表現在一個馬槽裏的嬰孩和一個在拿撒勒街頭玩耍的小男孩身上。

為什麼冰霜的角度那麼精確，那麼規律，圖形又那麼美麗？

為什麼遠東有一種紡織鳥，可以用自製的棉線，縫葉造窩？

為什麼蜘蛛網勝過人類的科技？在測量太空望遠鏡時，人們用蜘蛛線為量線，因為人類的科技還做不出比蜘蛛線更纖細，更持久，又不受氣溫影響的線條。

人們發明雷達。但這是從蝙蝠學來的。我們今天有強大的視覺工具，但有哪一種能取代人的眼睛？

我知道有一位共產黨，因為看見他嬰孩耳朵造型而成了基督徒。耳朵的構造也必然是有心之作，不可能是原子偶然形成的。

如果你更詳細考察人耳，就愈會相信一個智者的創造。人耳有 24, 000 條神經末端。這些合起來，把資訊傳給大腦。

小心看一棵麥子。它的高度大概是四尺半，麥莖只有十六分之一寸粗。作為比較，就如建立一座高度 1, 250 尺的樓（約一百層樓），寬度只有一平方碼。再看這麥莖上有沉重的麥子。它被風吹動，卻不折斷。這麥莖含有非好的內部構造。如今人們還不了解為何水分可以達到麥莖的頂端。我們需要水泵把水送往高層建築物。我們還未能製造像麥莖一樣的東西。

發現重水的物理學家烏利 Urey 寫道：“沒有一個現有的世界起源之理論，可以不先假設一個奇跡而成立。”

由於我們提到水，讓我們便想一想水的奇妙。所有的物體都是遇熱膨脹，遇冷收縮；只有水在變冰時不縮反脹。這些冰塊由於輕於水，就浮在水面，成為水面的保護層，使水下的魚不至於在冬天凍死。如果水沒有這種特殊的性質，以魚類為糧食的古代人便不能生存。

這是偶然的意外，或是出於一位智慧的創造者？

且讓一位有名的技術師維尼 Werner Siemens 發言：

我們越是深入自然界，認識那些我們不能完全理解的和諧，那不變的法則，我們就會越是感到自卑，認識到自己知識的微小，也越渴求認識科學和知識的源頭。同時我們也越發羨慕那位智慧的安排者。

我們的確不能回答“神是誰”，但憑著細心觀看祂創造的萬物，就能看見祂不可見的力量。這些事物指出神是一位大能的統治者和大藝術家，又是一位有規律的主宰。

有一次門徒要求耶穌把天父顯給他們看。耶穌回答說：“腓力，我與你們同在這麼久，你還不認識我嗎？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你怎麼說，將父顯給我們看呢？我在父裏面，你不信麼？。。。住在我裏面的父做祂自己的事。”（約翰福音 14：9，10）

耶穌藉著這些話，教導我們如何想及祂，也如何想及自己。

在一種程度上，我們也可以這樣想：凡看見你我的，就算你是這本《無神手冊》的作者之一，那人就看見了父，因為我們都是按照祂的形象造的。

尼撒的聖格里果利 St Gregory of Nyssa 寫道：“神與人之間，有一種最親密的家庭關係。”聖巴斯 St Basil 寫道：“在受造物之中，只有人受命成為神。”

人，每一個人，任何人，包括無神論者，犯人，聖徒，首先都是奇妙的個體。連最可憎的人也有一顆心。這心是工程師們不能製造的。它能每天把血液在身體運作六百回。在五十年內，血液就旋轉了 1, 840, 000, 000 回，沒有一分鐘停頓。

其次，人是一个奇妙的受造者，是因為他有魂。這魂幾乎是不能下定義的。魂是那麽完全，以致幾乎可以與身體分開。它在耳聾的貝多芬創作第九交響曲裏，顯出它的獨立性。它也在海倫身上顯出它的奇特功能。海倫耳聾，眼瞎，口啞，卻成為一個作家和大慈善家。巴斯卡 Pascal 在九歲時重新發現尤克里迪 Euclidian geometry 的幾何理論；莫扎特在五歲時作曲。

魂也在預視，思想遠傳，先覺，和催眠中顯出它的獨立性。

在催眠狀態中，心跳微弱如振動。那人幾乎沒有呼吸。血液仅仅能經過大腦的血管，可能沒有達到微血管。缺少適當的氧化，大腦充滿了廢物。大腦的活動降到最低程度。但手催眠者的思想卻大大活躍起來。這時向他讀一篇長詩，他就能一字不漏地念出來。向他讀一篇希伯來文聖經，可能他不曉得這種語言，但他卻能正確的重複出來。他也能回想起幼年的細微事件。

這些都在魂的領域。

但人類還有第三種奇妙的構造，就是拥有一个灵。如果他的身體把他與動物世界相連（這並沒有什麼羞恥。就算一個人反對進化論，他也能接受這身體就如野獸的事實。聖法蘭西把狼稱為狼弟兄，他也必然樂意把猴子稱為猴弟兄。）但人也有一個靈，使他與神相連。

我的對手們不承認靈的存在，因為感官不能證實它。但靈乃是辨別者，怎能被辨別？眼睛不能看見自己，鼻子不能嗅到自己。靈不屬於感官能看到的對象。它自身是觀察者。它按照自己所喜歡的方式反應一切進入它視野的事物。

亞里士多德說：“如果你只認識一個人的外體，你實在出賣了那人，因為靈才是他的最重要部分。這靈使他配稱為一種比肉身生活更高的活物。”只有肉體的生命不配稱為人的生命。把一只毛蟲當作只是毛蟲，是不對的；它也是一只成長中的蝴蝶。我們也不可降低人。耶穌說：“你們是神”（約翰福音 10：34）。在一粒種子裏含有未來的花朵。

人是一个帶有神形象的受造物。我不能告訴你神像什麼，但只要看人，看人中最好的，你就發現一些神的性質；你就看見生命的真正樂趣，創造的熱忱，知識的深奧，美的滋味，生命的活力，辨別的可能性，和選擇達到更好的能力。

人是多麼偉大！他是神的形象，因為他也是一個創造者：他創造內裏的宇宙。我們外邊的自然界好像一群狂舞中的能量，其中有電波，輻射，電子，質子和分子的振動。但無聲的空氣振動傳到我的耳朵，就成了可聽見的聲音。看不見的輻射抵達我的眼睛，就成了可見的光。不可理喻的宇宙在一個人的腦中，就成了可以明白的天地。

在我的外面有真實的世界。我命定它的數量，品質，次數和可能性。我把這些看似混亂的世界捕在網裏，造成一個有條理的世界。世界在我裏面成為美麗。當我看見一朵玫瑰時，它顯出鮮豔和芬芳。如果人不存在，玫瑰就成了沒有價值的一群原子。

在宇宙中，我能從內裏認識的只有我自己。在我裏面有某些東西，能化混亂為條理，又能創造我想要創造的天地；不論這是一個有益的，叫我和他人喜樂的天地；或是一個悲哀的，使我和旁人都絕望的天地。在一切知識的領域，我們都是從已知探索未知。如果我的內涵多於外面觀察者所能看見的，那麼在我外邊的世界不也可能擁有比我能看見的更多的事物嗎？

列寧稱伯克利主教 (Berkeley) 是一位難以擊敗，最完全的哲學家，只因為伯克利為神的信仰提供了一個合理的辯論。這論據在我看來非常有力。他說宇宙只能在一個思想中存在；在思想以外，一切事物都是混亂的。只有思想才能在這混亂中整理出一個有條理的世界來。思想為這世界加上規律和法則，又為其中的事物分門別類。一個宇宙只能在思想中存在；但人類不受自古就有的，人的大腦也不是亙古就存在的。所以在人類出現之前，必然有另一個思想包含宇宙。這長存的思想便稱為神。

我也是一個宇宙的創造者。我創造一個內裏的世界。所以凡看見我的，就是看見了父。

我不能告訴你神是誰，但你看一個人就可以明白一點有關於神。

看拿撒勒人耶穌

看一個你所知道最好的人，你就看見天父的形象。

但你也可以從拿撒勒人耶穌看見神。耶穌不但是人，也是神成為肉身。

神曉得一切事，但有些事祂只是從外面認識。一位法官曉得全部行事法案，並所有的刑法學。但這乃不足以給與他人正確的下牢日數。因為這法官未曾體驗過囚犯的生活。五年的刑期，每日在牢中渡過，與按照“刑事法”下判的五年監禁是完全不同的。

神不能撒謊。祂沒有體驗過道德法律的刑罰是怎樣的。但對你我說來，罪惡却是每天生活的方块。神與聖天使們都不會死。死亡對祂們只是一種外面觀察到的現象。

所以神子基督成為人，就像所有的人一樣軟弱。作為一個男性，他曉得婦女的誘惑。作為一個受壓迫之國的木匠，祂曉得反叛和不誠實的誘惑。作為一個受鞭打，被釘在木頭上的囚犯，祂曉得什麼是絕望和憎恨的試探。祂雖然沒有犯罪，卻明白了那麼深沉的罪惡，以致傳道者們以為最好不提祂在十二至三十歲之間發生的事。但他們記錄了祂三年半的公開侍奉期間，祂敵人屢次攻擊祂與婦女們並罪人們的密切來往。

神子耶穌選擇人類一切軟弱的性情，嘗了死味，好叫祂不單能夠成為人正義的審判官，也成為人的辯護者和救主。耶穌的生命和祂在十架上的死 —— 除了它救人的功效 —— 也是神瞭解人類困擾第一手經驗的方法。在各各他的經驗之前，神沒有那麼瞭解人的困難。經歷過人生之後，神就更明白我們，也更能赦免我們。神的國與我們更接近了。

我們可以怎樣比較這神子的降卑？

我們可以比較奧斯本 Osborn 嘗試改進美國監獄情況的努力。他自己下獄多年，嘗試過受折磨之犯人的生活 —— 這一切都為了預備他後來進行的輝煌改革。

我們也可以比較一些自我注射病毒的醫生。他們為了得到珍貴的親身體驗，好醫治病人。

但這些並不能真正的與神子比較。因為在這些事上，一個人為其他人捨命。但耶穌基督完全不同。

基督是神。在祂的眼中我們的世界就如微塵。眾國如同一滴水，一粒沙。祂就像一個人愛上了一只腥臭，吸血的跳蚤。這害蟲在那人的手中戰驚。那人原可把這小蟲壓碎，但他決定把自己也變成同樣的害蟲，活出一個跳蚤的生命，也像跳蚤一樣死去。在

祂恢復自己原來的身份之後，祂就能成為跳蚤的公平審判官，保護它們脫離無情的屠殺者，又使它們變成造益世界的種類。

我知道這個比喻會使許多人不高興，但對天使說來，基督選擇成為世人，就是這樣。

基督怎樣降卑成為人？在一個童女的身體裏，祂經過一種我們也不了解的受精過程，成為胎兒，九個月後出世成為一個嬰孩，然後是少年，成年。而且是怎樣的一個成年！他並不選擇成為一個像巴克巴（Bar Kochbah）一樣的英勇，也不像特亞納的亞波羅（Appollonius of Tyana）一樣深具創造力，也不像柏拉圖一樣擅長哲學。為了救人，每一個人，基督必須深深沉浸在物質世界中，就如一個人淹死在水中。祂成了一個貧乏的猶太木匠，沒有受教育的底層賤民。祂的言語貧乏，有時祂必須使用低微的程度與人交談，因為與祂辯論的人程度低微。祂認識什麼是軟弱，發怒，傷害，懼怕。祂被當作是一個罪犯。

對明白的人，耶穌基督叫人不悅的行為就更令人欽佩。他們看到這是為了愛。

如果你問基督為什麼這樣，祂將回答說神愛世人，所以把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我們不能說神是什麼，但看基督，我們就明白祂的一些性情。我們看見最適合形容神的便是愛，正義，和對世人的慈悲。我們意識到祂有這樣的愛。這愛使祂賜下自己的獨生子。

受造物

但何必這些旁道呢？為什麼我們必須從自然界，從人，從耶穌基督看神？我們不能面對面見神嗎？

巴比倫的《塔姆》提到外邦的一位皇帝問一名拉比說：“把神顯示給我看！”拉比回答道：“除非你能做一件事，不然就不能憑著肉眼看見神。首先，你必須張目對日五分鐘之久。”那皇帝就看太陽，可是馬上必須低下頭。拉比說：“你不能看太陽一分鐘，也想要看神？太陽不過是神尋常的受造物之一。”

對現代的知識份子，信心是難的。

他看世界的每一件事物都是按照自然法則進行。他看見一件東西按照固定的方式演變成另一件東西。山水和眾活物都不像我們心目中的“創造”出來。星星也不像是被創造的，倒是從某些前一個階段演變的結果。一些星星老了，快要消失了，另一些還在中年，又有一些是嬰孩星。各種年齡的星星同時存在。那麼何時才是創造之日？目前已經消失了的物種約有五十萬種。如今存在的物種可能是過去沒有的。如今發現在同一類的生物，可能會有進化（同一類之內的進化）。在這種情況下，不是每一種受造物都是神的直接創造。

但我們只要把神當作是一個活神，賜生命的神，就不再有這困難。祂按照物理定律移動每一件事物。物理定律原是祂固定性情的表現。故此明瞭神是這麼困難。

Heraclitus 說：“自然界喜歡隱藏自己。”神更是。所羅門說：“上主說他要住在密雲的黑暗中”（列王記上 8：12）。

一個人越是好，就越會給人好處，自己卻深藏不露。神也是如此，於是沒有人能發現祂。我們必須尋找我們福氣的來源。路德說：“沒有東西那麼微小，以至於比神更小；也沒有一件事物那麼大，以至於大過神。也沒有東西比神長，比神短；比神寬，比神窄。”另一處他又寫道：“沒有東西比神和祂的能力更可愛，更合人心意了。”

我們除非得到神的靈，不然就不能觀察到神，就如我們不能曉得有空氣，除非它在吹動。

只有透過默想和屬靈的操練，透過耶穌基督的犧牲給你帶來的純潔，叫你的靈魂苏醒，你才能感到神的同在。“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耶穌這樣說。

你看見沒有？你其實知道神，雖然你不能告訴那些不潔淨的人說，神是如何的，因為你自己也不再“是”，卻“成為”。你從榮耀變成另一種榮耀，成了祂的樣式。

神是

我見過基督徒死在牢中，他們最後的話是，“神存在（=神是）。”他們說錯了嗎？肯定沒有錯。我也很希望在臨死之前這樣說。

我們活在不同的程度中。一位科學家曉得所有的物體都是極其細微的物質正在他們的小圈子裏旋轉。這些小分子彼此之間的距離，按比例就如地球與太陽的距離一樣遠。但這科學家並不擔心坐在一張椅子上，曉得這是很牢靠的椅子，是可以安坐其上的。在某種意義上，每一面牆壁都是空洞的，其中有電子圍繞著極遠的質子正在旋轉。可是按照另一個層次看來，那牆壁你必須小心。如果你朝向牆壁直走，頭腦裏只想著原子理論，你的頭上肯定会撞出一個大瘤。

宗教也是這樣。在一種高層次的哲學，你不能說神存在，或神是，因為這太簡單了。神比存在更多得多。我們基督徒的海中有足夠的空間，可以容納無神論者否認神的存在。但無神論者只曉得真實事的一種層面，這是不夠的，他們正在把自己放在危險的錯誤中。還有另一個層面，神就是存在，就是有。

部分的真理是一件危險的事。我們重視“真理，全真理，純真理而無他；”不是沒有緣故的。

每一個受過教育的人都曉得我們同時生活在牛頓的宇宙，並在愛因斯坦的宇宙裏。我們同時承受兩種定律的統治。只曉得牛頓宇宙的人不能飛到月球，也不能製造原子能。同樣的，我們也同時生活在不能見到神的世界，又生活在一個可以與神來往的世界中。后者是無神論者不曉得的。

這是靈的世界，實踐的宗教。

雖然原子理論說物質原來是極大的空間，但椅子牆壁麵包卻依然存在，依然可吃可用可坐。同樣的，神就是存在。

有時祂的存在會打破我們的自覺藩籬，特別是在危機的時候。

歷史上曾有無神論者在臨死前呼叫神或耶穌。我也曾在共產國監獄裏，親眼看見共產領袖在被清算後落在監裏，臨終時這樣呼求。

值得我們問的是，為何數以百萬計的人，腦海裏會有神的意念？無神論者否認神，就是否認他們自己思想裏的一個意念。英國哲學家羅克 **Locke** 宣稱，我們的一切意念都來自我們的感官。一個新幾內亞的野人不會有電視的意念，因為在他的森林世界中沒有電視。如果人類未曾經驗過神，怎麼會有神的意念？

英格爾在他的日子已經對這問題有現成的答案。他說我們對神的意念只是我們對社會現實的一種幻想反應。基督徒極力嘗試證明英格爾錯了，說神不是幻想的反應，乃是真切的反應一位神聖的存在者。如今是時候給英格爾另一種回應了。

我承認相信神是一種幻想化的反應，我也加上說，只有幻想才是真的。所有的“真實主義”說人類不能登上月球，也不能乘著潛艇從北極的冰海底下穿過，或只乘著飛機，飛越地面，就能估計地面的距離，或把原子分裂，或使用自然氣體建造房屋——這一切真實主義都證明是錯了。同樣的，那些活在神的世界，卻誠實地不信神的存在的人，也一樣錯了。另一方面，達文西，居裏司 (**Jules Verne**)，並其他人的幻想卻成了事實。那些與神同行的做夢之人，可以看見其他人不能看見的東西。除非你也發展信心的功能。

在現代科學，只有幻想才是真的。尼爾伯利 (**Niels Bohr**) 問：“有哪個人膽敢那麼瘋癲，以致擁有真理？”

科學是什麼？它是把幻想變成真實。

在細胞核裏有去氧核糖核酸 (**DNA**)。它把過去所有世代的經驗都存在 **DNA** 的密碼中。這種知識必須送出細胞核，好製造蛋白質。於是在這細胞核裏有一架影印機可以複製 **DNA**。於是必然有“某個人”正在操作這影印機。這種複製也不完全忠實。這操作者就如一個人，在複印一張檔時，遮蓋某個部分，加上另一些資料。於是 **RNA** 就把這新的資訊傳出細胞之外。

這是不是一個幻想的故事？沒有任何小說家可以製造更妙的故事了。這便是我們身體的事實。

宗教會不會也是一種幻想的反應？如果是，那麼它就是奇妙現實和它奇妙之創造者的正確反映了。

人的思想有雙重性質。它包含了事實和幻想。如果它沒有幻想，人類就不會發展。文明便是過去夢想的實現。我會拒絕一個只包含事實的宗教。它不能滿足我的雙重要求。一個宗教必須滿足我希求的幻想和神話。

馬克思和英格斯說及事實，就是早期資本主義的可怕剝削。他們不停留在那兒，因為他們是人。在分析了事實後，他們就開始幻想：一個沒有剝削，沒有戰爭的新社會，全然公義。在科學，其中的許多幻想果然達到了。在信仰，也有人達到了聖潔的地步。可是在政治上，馬克思社會還是一個烏托邦。於是英格斯沒有權利指責基督教為幻想——雖然我們以為這是一種稱讚。

可能你會回答說，一個人可能想像錯誤的事。你可以想像一個方形海島，一方英里，純是鑽石，可是事實这样的海島并不存在。果然是。但你想像的每一樣元素都是事實。在自然界果然有大洋，有海島，有鑽石。只是你把這些元素不合理的配合在一起。

你不能想像事實上沒有的元素。於是在我們的思想中，神的意念可能與錯誤的主意相連。我可能想像一個邪惡的神，一個人形的神，一個種族或國家的神，但我總是處理著真實的元素。只是可能我適當的處理這些元素，或不適當的處理。神自存在，就如祂所是，但不一定是我們對祂的種種想法。（就如鑽石按照它的形式存在，通常是埋藏在地底中，不是我們對它的愚昧想法。）

英格斯不需要告訴我們說，我們的信心是一種幻想。

如果神可以符合我的理性思考，祂就不是神，卻只是像我一樣的低級之人。一位哲學家的哲學理論如果連他五歲的孩子也能明瞭，他就不是一個哲學家。神之所以為神，就必須超越我們的理性。祂的行為和祂的事實必須超出我們的理性。

我們呼吸的空氣是氮氣和氧氣合成某種比例，最適合我們的肺。太陽，月亮和地球的距離，正是維護人類生命，健康，並快樂的最好距離。雨雪的迴圈正可以促使土地肥沃。海潮正可以把海岸清洗乾淨。自然界又提供豐富的維生素，維持動植物的生命。能量與物理定律已經預備妥當，給人們隨時使用。神把大地充滿了美麗與魅力。有雄偉的山和肥沃的谷，高聳的樹和地毯一般的草原，月光，沙漠的寂靜，歌唱的小鳥 -- 這一切都證明神造這大地是為我們的樂趣。

如果一位少男愛上一位少女，送她一棟漂亮的房子，環繞以一個美好的園圃，對她說：“這一切我都送給你。”那位少女就不會懷疑這少男對她的愛。神也是這樣對我們。祂叫食物為我們生長，在我們的腳下有礦物質和石油，為我們提供工具和燃料。這些都是神提供我們需要的證明，也給我們看見神真的存在。

且看蜜蜂，它們建立的蜂窩，有一萬格子為儲藏蜜糖，一萬二千格子為幼蜂（larvae），還有一個地方為蜂后。當蜜蜂發現溫度升高，蠟質的蜂窩可能融化時，它們就組織隊伍，把守在蜂窩的入口，把腳貼穩在蜂窩上，然後舞動翅膀，造成氣流，把熱空氣打出去，就如電風扇。蜜蜂從方圓二十平方英里的範圍裏收采花蜜。這些頭腦細小的蜜蜂如何能處理這一切，如果它們背後沒有一個更大的智慧 -- 神的智慧？

一群芝加哥的科學家作了一個實驗。一只罕見的蛾放在一間房子裏。然後他們在四英里外放出一只同種的蛾。雖然城市的烏煙瘴氣，在數小時內，這只雄蛾就在到了這雌蛾的房間的玻璃窗外飛舞了。嘗試不用神解釋這現象？

一些魚在挪威海邊產卵。這些新一代的小魚就開始橫過大西洋，到加拉比海去。當它們開始要產卵時，它們就會回到挪威去，而且是从前出生的同一个海口。一個人必須花二十年才能成為一名橫跨大西洋的船長。誰指教這些魚兒航行？

當我們坐牢時，燕子在我們的牢房造窩，每個秋天它們就離開我們的國家。但在半年後，它們就會從非洲南部的莫三比克回到羅馬尼亞，而且正是回到囚室十二號。

對那些眼睛明亮的人，神的智慧和權能在每一件事物都顯示出來。

神存在嗎？這問題其實連問也不該。

在主謂句子裏，主段包含了所有的謂段。神是一切最完美性質的總合，就如愛，善良，正義，無所不在等。如果祂擁有一切完美（祂必須如此，不然就不是神），於是祂也必須擁有“存在”這種美善。一個不存在的神不是一個完美的神。於是問“神存在嗎？”就如問：“存在真的存在嗎？”

神存在。我活著這樣相信，也希望死時這樣說。我说神存在，是為了與無神論者談論。不然這話就沒有意義，就如說“所有的王老五都是男性。”其實，當你說王老五時，已經意指男性了。當你提及神時，已經指明祂的存在了。

人們就是會禱告。人們怎麼會這樣做？這種現象來自何處？人們就是會談及神，就是會尋求與祂來往。這些哲學理論和现实生活中的宗教，有些是粗淺的，有些是非常錯誤的，可是人就是要尋求神。

北美的一種印第安人這樣禱告說：

我們的大地母親，我們的天空父親，
我們是你們的孩子。
你們所要的祭物我們正在恭敬獻上，
請給我們縫起輝煌的陽光，
白色的黎明作我們的薄紗，
紅色的黃昏作我們的彩布。
讓瀝瀝的雨水作我們的額頭上的垂發，
彩虹作為我們的衣衫邊緣。
為我們縫製輝煌的陽光之衣，
我們要行過鳥兒歌唱之地，
我們要行過青蔥的草原，
我們的母親大地，父親天空哪。

聖奧古斯丁形容他幼年時的禱告：

我被送去學校，學習讀寫。我就是不曉得那些东西有什麼好處。每當我學得慢，就被打。神，我的神，那時我在學校受了多少苦，我是多麼被騙（帶去學校）了！

無論如何，神啊，我們（這些孩童）總算見到向你禱告的人。我們從他們學到，你是一位大能的，能聽禱告的，又能趕來幫助我們的，雖然我們看不見你。說真話，那時我雖然小，我已經曉得向你禱告了。你是我的投靠，我的避難所。我祈求時，真的沒能控制我的舌頭，拼命求你免除我在學校的責打。

自小在無神學校長大的蘇聯士兵們在前線禱告。他們不曉得怎樣禱告，許多就祈求說：“神與母親的靈，救命！”共產黨的老幹部在史達林清算期間，與我們一同被關在一個牢房裏。他們告訴我們說，在情況危急時他們也禱告。

這些禱告就如一種遙遠的回音。聖基特魯德（**St Gertrude**）的禱告是：“耶穌，我是你，你是我；我不是你，你也不是我。我們倆在一起，就成了一個全新的活物。”

但人們總是禱告。我曉得一位無神論的講師，总是在发表無神講論前向神禱告，恳求演讲成功，因为這是他的赖以糊口生計。

不論是無意或有意，人們總是尋求與神來往。如果他們恒心尋求，他們就寻见。

預言

《無神手冊》作者們否認預言的可能。他們以科學的名義否決了預言。但為什麼大科學家牛頓卻寫了一本書，稱為《預言的觀察》？如果有人配稱為科學家，他不是第一人嗎？他不是被稱為“理由之父”嗎？他是第一位給耶穌的生平作了一個科學記錄的人。

與其辯論預言有沒有可能，讓我們考察事實。證實了的事實，自己就会说话。有沒有事實證明預言成就了？

就是稍微認識聖經，也曉得數以百計的預言已經成就，另一些正在我們的眼前實現。

首先是有關耶穌的預言，就是聖經的最大主題。

在聖經裏預言說基督必出自亞伯拉罕的後裔，而且出自猶大支派。先知彌迦在基督出世七百年前，就預言祂必誕生在伯利恒城。那時以賽亞也在服侍百姓，而且因此受苦。先知撒加利亞預言耶穌將會騎着騾子謙卑的進耶路撒冷。詩篇 41 篇預言祂的一個門徒將會出賣祂。撒加利亞說這出賣者會得到多少錢，這些錢又會如何。耶穌的受鞭打，被吐以唾沫也被預言了。

大約基督降生五百年前，先知撒加利亞寫道，人們將會注視他們所釘的。大衛說祂的手腳將會被釘。耶穌的復活也預先說了。

就算這些預言的一部分可能是耶穌與祂門徒自己試圖“製造”，好符合預言，就如祂騎著騾子進城，或是祂在十字架上的呼喊說“我渴了！”但羅馬兵丁何必理會猶太的預言？但四福音都記述耶穌受難時，士兵們如何為祂的衣服抽籤。約翰加上說，因為祂的內衣是一整塊的，太貴重了，不宜分切開給四個兵士。

還有耶穌的復活，可以刻意製造嗎？

就算耶穌是一個大騙子，就如無神論者喜歡形容的，祂能在猶太人和羅馬人的警惕眼光下，避免死在十字架上，避免腳骨被打斷（成就另一個預言），又能從密封的山洞墳墓里出來嗎？如果祂真的做的這一切，祂能依靠那些已經嚇破膽的門徒，壓倒守衛們來營救祂嗎？

摩森（Mommsen）是羅馬帝國有名的歷史家。他稱救主的復活是羅馬歷史最可靠的事實。它不可能是人的製造。它是預言的成就。

有關猶太人的預言

“沒有預言”，他們這樣說。“那些我們所謂的先知不過是聰明人，所以能預測未發生的事件。”

按照《無神手冊》，人類頂尖聰明的天才，莫過如馬克思，英格斯，列寧等人。他們的腦海中有《無神手冊》認為是瞭解政治和社會事件的最有效之能力，就是歷史物質主義（**Historic Materialism**）。

馬克思寫了一本書，稱為《猶太人問題》。他顯然擁有歷史物質主義認為一位思想家該有的品質。為什麼他活在十九世紀的下半葉，卻不能看到分散各國的猶太人將會回到祖先的土地上，重新成國？列寧活在二十世紀。錫安運動已經出現，日益壯大。作為人類最高超的智者列寧，並不以為猶太人會聚集在他們的祖地。他連錫安派也不曾提及。他完全沒有想到這運動會成功。

史達林寫了一本書稱為《國家問題》。這書在第一次大戰之前寫成。這位被稱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天才，後世也絕不能再見的，卻完全不承認猶太人為一個國家，因為猶太人不符合他心目中的國家定義。

但猶太國卻無視馬克思著作裏的反猶主義，或史達林書中的忽視，成立了以色列，完成了另一本書的預言，就是無神論者們藐視的聖經。

普魯士王福利德力 **Frederick** 一度問他的軍牧說：“給我一個明确的证据，肯定聖經的啟示。”那位軍牧回答道：“就是猶太人，殿下。”猶太人和他們奇跡似的歷史就是聖經預言的另一個明證。

奇怪的是，《無神手冊》的作者群中，有几位也是猶太人，成就了聖經的一個預言說，一些猶太人將會成為萬民的咒詛。但也有反對無神論，努力傳佈神的知識的猶太人，成就聖經另一個預言說，以色列的一些餘民將會歸回他們的救主耶穌，成為萬民的祝福。

有關猶太人的預言，始於四千五百年前。那時神對亞伯拉罕（第一個猶太人）說的：“我要使你成為大國。”

基督教世界以猶太人耶穌基督為名。共產陣營尊崇另一個猶太人馬克思。我們的宇宙號稱為愛因斯坦（猶太人）宇宙。超過六成的諾貝爾獎是猶太人獲得。其中包括了令人為之悲哀的蘇聯作者伯利巴斯特納（**Boris Pasternak**）。猶太人在共產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就如特羅斯基，欣羅維，卡么尼。列寧則是半猶太人。如今猶太人在蘇聯境內的反政府爭鬥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里維農 **Litvinov**，作家但以理，克拉斯諾（**Krasnov-Levitin**）並其他下監的自由鬥士都是猶太人。猶太人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經濟和政治上也活躍。他們在西方許多國家掌握政府高職。稱為“核彈之父”的特里（**Teller**）也是一個猶太人。

哈里孫（**Dr Sale Harrison**）在他的書《了不起的猶太人》裏寫道：“沒有人會懷疑今日的猶太人掌控世界的錢箱。無論他們到哪里去，他們總是成為金融的魔術師。”

巴斯莫裏在他的書《今日事件中的聖經之光》裏寫道：“按電腦統計，西歐的大學博士，不計英國，約有七成是猶太人。”

羅馬天主教廷史上第一次僱傭一名婦女。她是一個猶太裔的基督徒。

西莫尼（**Simone Weil**）是今日天主教最深入的神學家。

希伯來文是世上唯一複用的古文，如今通行在以色列。這樣的事不曾發生在拉丁文，古希臘文，斯拉文，愛爾蘭文，威爾斯文，或任何其他古文。

於是就成就了預言。一個小貝多因族成了大國 -- 大在每一方面，好與壞。甚至是國際無神聯會的主席和它的偉大領袖愛羅斯拉維斯基 Jaroslavski，也是一個猶太人。

那句預言還說：“你要成為多人的祝福。”凡是感到自己受惠於共產主義的，正是欠了猶太人馬克思一筆債。凡感到受惠於資本主義的，也欠了許多創立這制度的一眾猶太人。凡受惠於基督教的，就是受惠於猶太人耶穌。

神的話說：“凡為你祝福的，我要賜福給他們；凡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創世紀 12: 3）。歷史顯明猶太人的朋友總是獲得好處。當西班牙把猶太人排除出去時，太陽就從她的帝國下落。俄國沙皇逼迫猶太人，也就得到她的報應。納粹德國也是。凡給猶太人自有的國家，自己也享得自由。

在亞伯拉罕的日子過後，有話說猶太人將要被分散列國。如今有三大種族是被分散的：吉普賽人，阿美尼亞人，和猶太人。其中猶太人被散佈最廣。世上少有完全沒有猶太人的國家。

耶穌預言耶路撒冷的毀滅，就是西元 70 年發生的。先知何西亞預言說：“我的神必棄絕他們，因為他們不聽從祂，他們也必漂流在列國中”（何西亞書 9:17）。這話正應驗了。申命記 28: 36 寫道：“耶和華必將你和你所立的王領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認識的國去；在那裏你必事奉木頭石頭的神。你在耶和華領你到的各國中，要令人驚駭，笑談，譏笑。”世界各地不是都稱猶太人為“骯髒的猶太人”嗎？

但猶太人回到巴勒斯坦也是預言了。這正發生在我們眼前。這聖書的民族終於回到他們的祖國。

聖經重複說，神定意叫這一族成為祂特殊的子民。這話就成了。

其他民族的起源總是包含在傳說和神話中。何人曉得第一個俄羅斯人是誰？或誰是第一個德國人，或土耳其人？但問任何一個猶太人，他就毫不遲疑地回答道：“亞伯拉罕。”

猶太人正是聖經可靠性的明證。這便是他們特殊之處。同樣特殊的，是他們的發展。猶太人只占全球人口的半巴仙，但他們受到的痛苦卻是遠超比例。他們獲得的拯救和回歸祖國也是“超比例”，“超常理”的。他們的特殊也在他們的整個歷史都已經被預言了。神透過摩西說：“我要把你們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趕你們。你們的地要成為荒場；你們的城要變為荒涼”（利未記 26: 33）。“耶和華必使你們分散在萬民中；在祂所領你們到的萬國裏，你們剩下的人稀少”（申命記 4: 27）。

後來，另一個預言說及以色列餘民的聚集：“我必從各國收取你們，從列邦聚集你們，引導你們歸回本地”（以西結書 36: 24）。

猶太人特殊之處是，當他們分散全球時，他們並沒有與他族混合。猶太人總是猶太人。在蘇聯，他們並不成為猶太裔的蘇聯人，卻是蘇聯的猶太人。在他國也是如此。雖然猶太人並沒有一個世界性的政府作為后盾，可是依然不為他國同化。

他們是唯一不被大痛苦毀滅的民族。埃及的法老，亞述諸王，羅馬皇帝，十字軍，異教裁判所，並納粹，都嘗試用放逐，佔領，充公，酷刑，屠殺他們數以百萬計的人；這一切都足能破碎任何民族的心靈，可是猶太人卻挺了過來。

神應許說，祂將會把猶太人從地的四極收集回來。這是以賽亞在西元前七百年說的。也就是在猶太人於耶路撒冷被敌军攻破，人民分散世界的八百年前。以賽亞怎樣知道猶太人將會被分散，又將會被召回？

回歸的猶太人很少是虔心宗教的。絕大多數不曉得聖經。在少數懂得圣经预言的人中，只有極少部分相信這些預言。但他們卻被帶回。你或者可以說這是盲目的衝動，就如鳥類在秋天就會往南方避冬；或者換句話說，神的能力催動他們，好叫祂的預言得以成就。

在提及猶太人歸回巴勒斯坦的預言，說他們將會有兩種方法回來（耶利米書 16:14-16）。

首先是，神將會差遣漁人撈捕他們。錫安運動就利用建立猶太獨立國為餌，吸引了數以千計的猶太人回歸。

其次，神將會差遣許多“獵人”追打猶太人。全球的反猶主義，尤其是在希特勒時期，就把猶太人趕回巴勒斯坦。

另一個預言是，以色列的餘民將會在末世回歸基督。這也在成就中。

我已經提及猶太人愛因斯坦仰慕耶穌。

有名的猶太詩人法蘭斯（Franz Werfel）寫了一本有名的基督教書籍《伯納笛提之歌》。偉大的猶太小說家沙龍（Sholom Asch）成了基督徒，寫了有名的《拿撒勒人耶穌》。偉大的猶太哲學家馬丁（Martin Buber）稱耶穌為“我偉大的長兄”。亨利（Henri Bergson）也宣稱自己為基督徒。尼爾（Niels Bohr），偉大的物理學家也是。第一個進入同溫層的奧古斯特（Auguste Piccard）也是。

讓我們稍微停頓，看看共產黨發表的預言？英格爾在 1888 年九月十日，寫信給索格，預言十年之內，加拿大必為美國併吞。如今已經過了一百年，還未實現。

克林斯基同志在 1958 年預言說在五年之內，蘇聯必然在物質上超越美國。如今已經是 1975 年了，蘇聯還需要從美國輸入小麥！除非一個人有神的特別恩賜，不然真的不能預測未來。

我們的無神朋友們曾預言說，共產國家永遠精誠團結。如今我們卻看見蘇聯正在與共產中國，南斯拉夫，並羅馬尼亞爭吵。可靠的預言完全是神的靈專有的，寫在聖經中。

有關末後日子的預言

無神手冊否認預言。他們說：“無數的聖經預言都是事後才寫的。那些有關的經文，都是在某些事件发生之后，才加入聖經裏頭。”

真的嗎？我們無神論朋友們真的以為我們可以相信，以色列在歷史上的勝利，在希特勒紐倫堡的褐色大廈上飄揚的錫安大旗，並猶太國的重新建立，都是近來才加入聖經的故事嗎？死海古卷不是已經證實現存的舊約聖經記錄，在耶穌的时代已经写成了。

（其中最早的抄本，写于公元前一百年。）新約聖經的古抄本，也包含了漁夫彼得預言說，凡有形的東西都要被烈火銷毀，預示核子的毀滅。

在三千年前沒有可能發生世界大戰，因為當時完全沒有洲際的通訊。若有也是極其原始的。

但先知耶利米，在基督之前六百年已經預言世界大戰。他那時也不知道有美國或澳洲，或日本，但他卻說：“刀劍臨到地上一切的居民。。。有災禍從這國發到那國。。。從地這邊直到地那邊都有耶和華所殺戮的”（耶利米書 25: 27-33）

這預言成就於二千六百年後。數以千計被殺的人，從日本到蘇聯到法國。這場戰爭中，戰死的包括美國人，中國人，德國人，猶太人。這種殺戮也是下一個世界大戰的預示。

耶穌說及末日：“那時必有大災難，從世界的起初直到如今，沒有這樣的災難，後來也必沒有。”（馬太福音 24: 21）。事情也這樣成就了。人類歷史上未曾有那種苦難，就如納粹毒氣房和焚燒爐，並史達林和毛澤東的屠殺。

基督說：“那些日子若不是減少了，凡有血氣的都不能得救。”耶穌的時候並沒有任何能夠危及全人類的工具。那時人們使用弓箭與刀劍。沒有人能夠威脅全人類的生存。如今大毀滅的武器已經有了。

但何必談那麼遠？共產主義本身便是預言的成就。它就如聖經提及的敵基督：“他與聖徒作戰，並且勝過眾聖徒。他必得到權柄，統治一切種族，言語與國家。”

另一位先知形容共產主義的能力。他說他們將會擴大自己的欲望就如地獄，也如死亡。他們總不能滿足，除非他們獲得了每一個國家，每一個人。

我們基督徒感到這樣的欲望是不合理的。史達林在統治十億人口，獲得眾人歡呼為人間最大天才時，會感到快樂嗎？他的妻子自殺。他把自己的家庭成員也下在牢中。他不信任何人，包括自己最親密的同志，而且有很好的理由。他最親密的殺手正在等著他的死期，好宣布他為一個罪人。克魯斯基說史達林一度大聲說：“我甚至不信我自己！”

一個故事說，一位富人病重。有人告訴他說，只要他穿一件快樂人的衣服，他就能痊癒。於是他就打發僕人去尋找一個快樂人，好買他的衣服，任何天價都無妨。可是那僕人卻不能找到任何快樂人，因為每個人都妒忌他人比他快樂，不然就是希望得到更多快樂，再不然就是心中充滿了不能達到的欲求。仆人們多方尋求後，才找到一個伐木人，赤著上身，快樂地砍柴。他們問他說：“你快樂嗎？”他回答道：“完全快樂。”他們就要求他的衣服，不計任何價錢。可是他卻沒有上衣。

快樂不在乎統治世界，卻在與神聯合。我們的共產黨朋友們不曉得這個秘密。於是他們擴大他們的目標，卻一直不能滿足，反而離開（他們聲稱要建立的）烏托邦更遠了。

我們無神論的朋友們常投訴說，他們在蘇聯的計畫推行的太慢了。我們可以向他們保證說：他們必定得勝！他們所預備迎接的敵基督必將掌握世界。共產主義必然得勝一時，就是在歷史中的一會兒。

但最終耶穌將會回來。祂的腳要站在以色列的橄欖山上。聖經寫道：“眾目要看見祂。”當使徒約翰寫這話時，人們必然難以明白。一個住在西班牙或北非的人如何看見耶穌降臨在（以色列的）橄欖山？

如今出現的電視機，證實聖經的預言是真的。全世界都可以觀看到奧林匹克運動會。全世界也將看見耶穌的再來。

那時因耶穌的名，萬膝要跪拜。在天生的，地上的，地底下的，都要承認基督耶穌為主，把榮耀歸於父神。

這有福的日子將會來到，當一切權能都歸回給耶穌基督。當祂回來世界，我們這可憐的地球將會解除它的罪惡與憂愁。

在那個日子未到之前，我們必須先經歷可怕的災難。其中一種災難前的預兆是，許多人將會舉行和平會議，談及限制軍備。聖經提及：“人正說平安穩妥的時候，災禍忽然臨到他們，如同產難臨到懷胎的婦人一樣，他們絕不能逃脫。”（帖前 5：3）

當使徒保羅寫這個預言時，人們沒有方法可以突然毀滅世界。刀劍如何能？但如今多國已經擁有核武器了。

在如今的日子，預言成了極其重要。耶穌預言說外邦人將要統治耶路撒冷，“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滿了。”猶太人在 1967 年得回耶路撒冷的主權，可能意味外邦人的時候將近尾聲；就是外邦人可以信主得救的日子將要結束了。這個時候非猶太人最需要趕快相信基督。但這時撒旦卻利用《無神手冊》散佈疑惑，叫人不信預言的真實性。

這書成就了聖經的預言說：“十架的道理，在那將亡的人看來為愚昧。。。”

我們無神論的對手們時常拜訪東正教堂，好瞭解他們的對象。有時他們會在那兒默禱，因為體驗到其中的神聖。

他們在這些教堂會聽到蘇聯人民的古老歌曲，讚美童女瑪利亞的頌詞：“滿有恩典的瑪利亞啊，神與你同在。”如果他們曉得聖經的預言，他們就發現自己正在實現路加的預言：“萬代要稱我有福”（路加福音 1：48）。

基督徒從來不懷疑預言，因為他們發現許多預言正在印驗在自己的身上。當我們成為基督徒之後，我們就發現許久之前這已經預定了。聖經裏說神在創世以前已經揀選了我們歸於基督耶穌。這預言引申到遠古的時代！

我們又發現我們的將來也被預言了：“祂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祂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於是我們曉得我們生命的意義，也曉得神為我們儲存的好處。

誰創造神？

這天地間有神。我們可以與祂聯繫。祂已經藉著祂的眾先知和祂的愛子耶穌基督顯示了自己。

自然界就如一個宴席。其中有香蕉，西瓜，番茄，小麥。但宴會總不能少了一位廚師。世界也少不了一位創造者。這便是神存在最好的論點。

但我們的反對者們有權回應以另一個問題。如果每一件事物都有它的原因，你把那原因稱為神，那麼這神肯定也有它的原因。誰造了祂？我想這問題也完全合理。當我小時，我也問同樣的問題。

所有的物質都是不斷地移動。它的現在光景與一秒鐘前的情形不同。引起這分別總有它的原因。我們使用時間測量物質的移動。在時間中，一些物質產生能力，成為新變化的催動力。少了最初的催動力，就難以想像物質。

但時間中的存在不是存在的唯一形式。有一種存在，在時間之外，沒有之前或之後；沒有因或果。這是神的領域。祂創造萬物。祂屬於自我存在的領域。沒有人創造祂。

哪一個先有，雞或蛋？這是古老的問題。如果先有蛋，是誰生的？如果先有雞，它來自何處？如果你不了解這問題有三個前提，就永遠不能得到結論：

- 1) 有一只雞；
- 2) 有一粒蛋；
- 3) 有先，有後。

我們的思想，習於使用先後作為瞭解事物的動作。但時間卻不是一個獨立體，能與我們觀察的物質分離。這是愛因斯坦相對論（theory of relativity）的基礎。動態的能量產生動作，給我們時間的概念。那麼靜態的能量呢（宇宙中含有巨大的靜態能量）？它正在沉寂中。且想像一個只有靜態能量的世界。其中沒有任何動作。於是就沒有可以測量時間的工具。這就成了一個沒有時間的宇宙。靈的世界也是沒有時間的，這也是神的世界。我們稱祂為永恆。永恆不是無限長的時間，卻是沒有時間。

讓我們嘗試解釋上述的意思。

假如在一顆 2000 光年外的行星上，有一種生物比我們更智慧，能用非常先進的望遠鏡看我們地球，甚至能看見地上的居民。

假如他們今天看巴勒斯坦的伯利恆，他們會看到什麼？耶穌的誕生。他們看到牧羊人，東方來朝拜的拜火教徒，瑪利亞，約瑟，並那嬰孩；因為光速需要二千年才能抵達那顆行星。對我們說來，基督的誕生是過去的事。對那顆行星上的人，這是今天才發生的事。

再想像在另一顆 3500 光年外的行星上，有更智慧的人。他們有更先進的望遠鏡。於是他們將會看見我們小地球上，以色列的孩子們在摩西的帶領下，向迦南地前進。他們又看見這些以色列人聽到一位救主將要誕生。這些星球人也為此歡喜。對他們說來，耶穌的誕生還是將來的事（他們必須等 1500 年，才能看見基督誕生）。

同一件事情（基督誕生），對我們來說是過去了；對第一顆星球的人，却是現在的事；對第二顆星的人，則是未來的事。對一個能夠同時看見這三地的靈，這事（基督誕生）是現在，或過去，或未來？在一個靈沒有過去或未來。一切事件對它都是現在。

那問題“那個先有，雞或蛋？”就可以解決了。因為沒有先後。在沒有過去或未來的世界裏，這問題沒有意義。“誰在神之前，創造了神？”也是。沒有東西是以前的。

我們的“現在”在宇宙的現象中是沒有價值的。在原子內部的變化也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在這個時候看見的星星形象，可能在幾十年前已經消失了。反物質（*omega-minus baron*）只能存在一百五十億分之一秒。我們只能在它消失好久後才發現它曾經出現。

愛因斯坦寫道：“每段時間都有它的時間。”又說：“在談及時間，必須也談及某些物體，不然的話，說一宗事件的時間就沒有意義。”對永遠的靈是沒有時間的。對它們而言，所有的東西都是互相關聯的。神是獨一的。祂創造的真實世界是單一的磁場。當我們到達阿彌迦（終點）時，那一直以來用時間測量的事件都變成了無比歡樂的崇拜。

有一個故事說及一名基督教僧人，受命到山間砍柴。他在其中聽到一只樂園的小鳥啼叫。他就側耳聽了一會兒。過後他趕快收工下山。當他抵達修道院時，守門人不認識他。院長和其他的僧人都是陌生的。沒有人認識他。最後有人想起這修道院有一個傳說，數百年前有一個僧人出去山間砍柴，從此就消失了。對那僧人，只不過是聽了片刻樂園之歌，對其他人卻是數個世紀。

這個中古的傳說，如今成了科學的事實，稱為蘭克威現象（paradox of Langevin）。

對一位火車上的人，他渡過的時間顯然比一個坐在鐵軌旁邊的人少了一點。連他手上的手錶，時間也慢了下來。車上的一切事物都是。

想像一枚火箭以光速進行。地上的後勤人員正在觀察，發現太空人的心跳慢了下來。雖然在太空人本身，一切都像過去一樣。

按照蘭格威無以倫比的計算，一個人如果乘坐光速二萬分之一的火箭，在太空飛行二年，回到地球時，就會發現地球的時間已經過了兩百年。如果他在三十歲出發，他的女兒才出世。回來時他是三十二歲，可是女兒已經二百歲了（如果這女兒真的有那麼長命）。

這樣的火箭不純然是想像。有一種火箭比光速更快得多。這就是我們屬靈的火箭。只消數秒鐘，我的思想就從遙遠的銀河系回到我的老母親，再轉折到樂園，又從樂園轉到監獄走廊的一間囚室，從那裏再返回遙遠的星星。然後我決定與亞當和亞伯團聚，但我又能馬上就離開他們，思想將來的千禧年，再回到我自己的囚室，吃那碗剛剛送來的晚餐。靈並不受時間或空間的限制。死亡在時間內出現。在時間裏，事件發生有先有後。我曾出世，我正在生長，我將會死，我又會復活。在無時間之中，事情並不是這樣發生。於是就沒有餘地讓我這人離世。

如果我乘著一列火車，按照穩定的速度向一個方向前進，我就會感到城市和鄉村在我的身旁經過。在窗口我看到它們就如一系列的景點，有先有後。但事實上這些景點同時存在。它們只是對我好像是有先有後。在戲院，我看到一些人的出世到死亡。但在放映室中，那一大卷電影的菲林中同時含有那些人的出生，發展，與死亡。他們只是對我看來有先後。

我們習於生活在有重力的狀況下。當第一位太空人意識到他們可以在無重力的狀況下生活時，他們感到驚訝。我們如今生活在時間之中。事物總是有先有後。所以我們深信自己會死，會腐化。但也有無時間的境界，神的境界。祂是一切受造物的造物主。我們在祂裏面有永存的生命，活動，存留。當我們還在時間之中時，我們生活在好像一系列的活動中。但把我們的時間概念使用在靈界，就如把時間使用在核子物理學一樣愚蠢。

按照相對論，在光速之中，時鐘就停止操作。物質成了加速的阻礙。於是聖經稱神為《光》，基督徒被稱為《世界之光》。

如今，每個人一聽見愛因斯坦的名字，就肅然起敬。但我的反對者們應該記得，列寧曾經大力評擊相對論，又把馬斯（Mach）稱為科學界的猶大。（馬斯給愛因斯坦動機，以致創立相對論。）蘇聯物理學家好久都不理會愛因斯坦和他的整個理論。

死後的生命

馬克思主義者不曉得生命是什麼。蘇聯學者歐巴林（Oparin）說，“生命就是物質的一種移動。”那麼一個少年人該怎樣處理這樣的生命？他就問他的馬克思主義父親：“我該相信什麼？我可以如何善用我的生命？”但他的父親不能給他答案。因為這少年人其實正在問：一種動作（他的整個人，包括他身體裏的細胞操作，）“應當”如何操作。（也像問：這大宇宙“應當”如何操作。）

基督徒的答案多麼有力：“生命是一個人，耶穌基督。祂的友誼是你可以接受的，祂的榜樣是你可以跟隨的。”

生命是一個永遠的恩賜。它的地上寄居時期是用來無私地服侍他人，它的未來便是在樂園中與創造者永遠歡聚（地上的生命就如進入這樂園的庭院之更衣室。）。

馬克思主義者不曉得生命是什麼，就不能知道什麼是死亡。於是死亡就成了一種恐懼，沒有宗教的安慰與希望。他們只能對一位喪家說：“那死了的人永遠消失了。但社會主義繼續往前邁進，不久我們就要登陸火星了！”這有什麼安慰可言？

當馬克思自己喪失兒子時，他寫信給拉薩利（Lassalee）說：“我兒子的死給我很大的打擊。仿佛就如昨日的事。我可憐的太太完全崩毀了。”

我們同情他的感受。他不曉得基督徒勝過死亡。

蘇聯基督徒塔蘭托（Talantov）為信仰死在監裏。他的長子繼續為基督爭鬥。不久這長子也死在牢中。次子就繼續。如今次子也死在牢中。這些人都不怕死。

斯克利（Skripnikov）在蘇聯為基督被槍斃。他女兒艾達不怕父親的遭遇，繼續奮鬥。她已經下牢四次，因為堅持信仰。

對無神論者，死亡就如懸吊在他們頭頂上的達摩克利（Damocles）之劍。叫他們想起不久他們一切的快樂（或憂愁！）都將成為過去。

在蘇聯革命期間，在特馳卡（Tcheka）恐怖時代，黨方下令把一群基督徒淹死。其中一名基督徒喊道：“我們到神那裏去！陸路和海路有什麼分別？”他們都不害怕。

《無神手冊》否認死後的生命，說這是宗教理論的主要根據，所以也是“非常危險”的。

但如果人死後，什麼也沒有了，那生命還有什麼價值？

且讓我們假定說，共產黨的理念成功了。我們達到了一個完美的社會，沒有貧富的差別，沒有戰爭或革命，只有財富，文化，並每個人的快樂。但每個人還是會死。貧人死得容易。他們沒有什麼損失。但快樂人却死得難。列寧堡的共產黨總書記基羅（Kirov），就是後來被史達林暗殺的，一度身居高位，生活寫意。他在末了的話是：

“我願意活著，活著，活著。”如果史達林沒有殺他，過了若干年，他依然要死，而且他最後的話，還是相同的。

我們都會死。這不由我們決定。如果死后就沒有任何事物了，那麼最美麗的生命也只像給一個定了死刑的犯人一頓豐富的晚餐。他吃了美味之後就上吊。他可能曾經生活在完美的社會，但至終他會腐化，每個人都忘了他。

試圖去安慰一個正在癌症病房裏，快要死的病人說：“我們正在建立一個快樂的共產社會；”或“科學正在成就大事。我們已經到了月球，不久就要登陸金星。”這不能給人多大的安慰。但告訴一個垂死的人有關一位慈祥的天父，並基督徒的盼望就是永遠與祂同在，你就看到那不同。

如果無神論者正確，死後沒有生命，“我們的昨日就如一個傻瓜走向死亡。”或“生命就如一個可憐的演員，在臺上又叫又鬧，過後就沒有人聽見他了。這是一個傻瓜的故事，充滿了聲響與怒氣，可是毫無意義。”（莎士比亞）

但生命在死後繼續。在人心裏深深刻畫著，善惡必有報應，又有永恆。

基督徒自我犧牲，因為他們相信永生。但共產黨為何自我犧牲？在沙皇的監牢裏，共產黨為他們的馬克思信仰而死。在他們的同志們沒有一個紀念他們。年少一輩的同志們根本不曉得他們的名字。他們被遺忘了。今日在一些非共國家，也有共產黨死在監獄裏。他們為什麼犧牲？基督徒相信有永遠的報答。共產黨為什麼要為一個理想而死，就是他本身不能享受它成果的，而且他所要放棄的自己之生命，是他唯一所有的。在共產主義之下，人一樣會死，被蟲子所吃。於是這些共產黨如果不是在骨子裏曉得，死亡不是終點，他們所付出的勞苦，終必會有報答，他們就不會為黨捐軀了。

所有的現代科學都是基於能量平衡定律，就如拉瓦斯(Lavoisier)說的。能量沒有增加或減少。（這定律只在原子內部才不能使用。）

人是一團能量：熱能，電能，化學能，還有屬靈的能量。在一個人死了之後，這些能量到了哪里去了？它們並沒有消失。身體腐化了，它的原子如今進入新的組合。熱能沒有消失。它分散到房間去了。身體裏的電能也是。那麼我們的靈呢？意志力呢？思想力呢？並感覺？這些能力到了哪里去了？這些能力會不會在死亡時轉變為低級的能量，比如是物理的能量？若是如此，我們在死後該能跳雙倍高。不，屬靈的能量依然是屬靈的。我的靈回到屬靈能量的總站。它回到永遠的大靈去，就是神。

如果我們的靈已經預備好，回歸於神，如果它已經培養了神國裏有價值的東西，就如愛，真理，信，盼望，和平，溫柔，樂於處身卑微，那麼死亡意即靈回到它的故鄉。那新天地將成為這靈魂的樂園，是這靈魂最渴慕的。但如果我們的靈魂在進入那國度之前，完全沒有準備，倒充滿了罪惡和各種貪欲，它的新生命將會極其不快樂。這就是地獄。

就如水蒸氣無聲無息地升空，我們的生命也這樣每天靜悄悄的流失。但水蒸氣依然存在，我們的靈魂也是。使徒雅各寫道：“你們的生命是什麼呢？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但我們的生命並不沒有完全消失了。蒸汽化為水滴。沒有任何事物會真正消失。地上的生命過去了，但這生命並不是變成空無一物了。一條毛蟲變成蛹，蛹變成蝴蝶。死人不再出現在我們的眼前。這並不意味他們不再有了。

如果我們能夠與一只胎兒說話，告訴他說他在媽媽的胎中不過是一個預備階段。真正的生命是在另一個世界。那世界是他目前不能瞭解的。那只胎兒大概會像《無神手冊》一樣地回答道：“不要用這些宗教的迷信來干擾我！胎裏的生命是我所知道的生命。沒有別的生命了。那些都是貪婪的牧職人員的謊言！”

但如果這只胎兒可以曉得思想，他就會對自己說：“我頭上的雙眼正在發展，那是為了什麼？這裏沒有什麼可以觀看的。我的雙腳也正在生長。這裏我甚至沒有空間給它們伸展。我必須把它們收縮到胸前。它們叫我和媽媽都感到羞愧。我在胎中的發展都是沒有意義的，除非隨後會有一個充滿光亮與顏色，又有許多東西的世界，給我的眼睛可以自由觀看。那個世界也必須有足夠的空間，給我的雙腳有地方站立，而且有地方奔跑。那世界也必須有許多工作與掙扎，讓我的雙手和雙拳可以使用。”經過這樣的反省，胎兒就知道將來的生命，雖然目前它不能體驗到。

這正是我們的光景。基督教說，我們地上的生命不過是胎兒期，為將來的真生命預備。我們怎樣曉得？如果神單單只為我們造了這地上的生命，祂必然先給我們老年的智慧與經驗，然後才給我們年輕的力氣。那麼我們才會曉得怎樣生活。但如今卻是我們先得少年的氣力，沒有智慧，幾乎把自己的青春歲月都把拋掉了。在我們明白智慧之後，喪車已經抵達門口。那麼我們收集智慧來幹嘛？為了下一個生命呀！

身體與靈魂不單是不同的個體，也是有相反的發展。我們年紀老大時，身體老化了，靈魂卻開始豐富起來。靈魂與身體就如兩個登山客，一個正在登山，一個正在下山。誰說當我的身體落下山腳時，快要完全破碎時，我的靈魂也與它一同腐爛了？在登上最高峰後，它豈不更像要飛升上天，就如毛澤東在《不朽者》中說及他妻子的靈魂？

我渡過許多年在單獨囚室裏，沒有書本。我就想像自己各種的處境。我想象自己是蘇聯的總理，或英王，或教皇，或乞丐。我可以想像這一切處境，因為這些都是可能的事。生命是豐富的。它可以叫一個軍曹成為法國的皇帝，又叫這皇帝成為一個小島上的囚犯。貧窮人可以成為百萬富豪。富人也可以變得一貧如洗。史達林是一個酗酒鞋匠的孩子，一個喬治人，神學生；卻成了蘇聯與整個共產集團的獨裁者。在他死後不久，他的名字就從歷史上塗抹掉。這一切事都在生命中可能出現，於是可以想像。但當我試圖想像我死了，卻不成功，因為死亡並不可能。

如果你真的努力想像自己死了，至多你只能想像自己在一只棺木中，停放在追思禮拜堂裏。但你之能看見自己躺在一只棺木中，就顯示你還未死。一個死人不能看見。人們不能想像死亡，是生命永恆的一個不可小覷的證據。

重要的是，不可把永恆與無限長的時間相混，兩者其實不同。沒有所謂的無限長之時間！永恆是沒有時間。

我們在夢中可以看到一點有關這個。在其中我們的思想有時極其迅速。一系列的動作通常需要好長的時間，夢中只消眨眼之間。空間也消除了。我們只消一秒鐘便能越過極遠的距離。我們在夢中不受時空的限制。於是我們就可以察覺如今我們所謂的“真實生活”，其實是一堵牆，阻礙我們看見另一種生命。

人的身體只需要幾樣事物就可以感到滿足：食物，衣服，房子，休息，並在某些年齡需要一位異性伴侶。那麼資本主義或蘇聯上層階級都有充足的物質，為何卻有時不滿足，心中憂愁？為什麼那些為了信仰被囚的人，手上圈著鎖鏈，又冷又餓，幾年不得見

自己親愛的人，卻可以歡喜快樂？什麼使飽足的身體憂愁，又能使受苦的身體歡樂？這是靈魂。

它在我們肉體還活著時，就顯出自己與身體的互相依靠之關係；但也顯出它的獨立性。它那麼足能獨立，以至於能決定為了心理的某些緣故，殺死自己的身體。我們沒有理由相信這身體的死亡意即這獨立，有意志力的靈魂也同時死了。

在聖經的列王記下（25：16）提到一個奇特的話。人們正在估計所羅門王用來建造聖殿的各種物品。這個估計的結束語是：“這些器皿的銅沒有重量。”

有沒有無重量的銅器？就算是鵝的絨毛也有重量。其實，只在某一件特定的銅器才有重量。“銅”這概念並沒有重量。

學者的哲學分別物件的真實含義和它的偶發事件。他們說的真切。麵包是一種發酵的麵粉，經過烤烘，成為食物。這實情沒有重量。但日常出現的麵包，屬於偶發事件，它可以是一只大麥麵包，小麥麵包，新鮮麵包，逾期麵包，大面包或小麵包。這些有重量。這些偶發事件中，個別麵包的重量，顏色，形狀各有不同。但麵包的實情卻是沒有特定的重量，或特定的顏色，或某一种形狀的。銅也是。

還有，連這些偶發事件中的物品，只在地心吸力中才有重量。在外太空，它們也是沒有重量的。

所羅門王建造了一個屬靈的聖殿。沒有巴比倫的士兵能夠把所羅門心中為神建立的聖殿，打破或扛走。

在1968年十一月一日，蘇聯當局立法規定，任何父母如果教導孩子們基督信仰，當局就有權把孩子帶走，送去無神的寄宿學校。基督徒父母忍受這種壓力。索羅博達家的三個孩子被奪去了；馬洛家失去七個孩子。但有誰能把人心裏對孩子的關愛奪去？

“孩子”一詞也有它的真意，和它的偶發事件。後者是有許多不同的形式。我的孩子曾經是一只胚胎，起初很像一只動物；然後它形成了一個嬰孩；然後是一個喜歡玩洋娃娃的小女孩。如今她正在上學。我可以用手抱著這孩子。她也可能（被人或政府）拐帶到遠方。她可能是一個聽話的孩子，或是一個落在歧途上的孩子。這些偶發的孩子可以有許多不同。但她是我的孩子的事實卻不會改變。一個母親與她孩子的關係屬於真實的世界。我們不怕共產黨將會對我們的孩子在這個偶發的世界裏作出什麼。母子的關係絕不改變。

生命也是如此。生命怎麼會怕死亡的打擊？

我曾有一個富足的生命，或是一個貧窮的生命；一個快樂的生命，或是一個悲傷的生命；一個自由人的生命，或是一個囚犯的生命；一個健康人的生命，或是一個病人的生命。如果我把自己鎖定在其中一種形式中，當那種形式的生命消失時，我的生命就消失了。對一些人，當他們不再有錢時，生命就不再有意義了。

但我們基督徒生活在生命的真意中。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在希伯來文沒有用“是”一字。蘇聯文也沒有使用這字。耶穌其實說：“我—道路—真理—生命。”祂把自己當作是這些抽象的形容。

就如樹木。你可以把全世界的樹木都燒光了，可是“樹”的形象卻分毫不損。

人也是。生命也是。生命有自私的，也有慷慨，樂於為他人犧牲的生命；有活躍的生命，也有安靜默想的生命。

耶穌沒有把自己綁定在某一種特定的生命，卻是統括一切形式的生命。祂也教導我們這樣做。我不把自己固定在六十五年前出生，註定要死的魏恩波。我是生命，與神長存，在亞當夏娃取得人的生命，就是永遠的生命。我作為神子的生命，是不可朽壞的。

我的身體不是我的“我”。在某種意義上，我曾經擁有好多個身體：首先是一只胎兒，然後是一個嬰孩，一個孩童，一個少年人。聖彼得寫道：“我如今在這帳篷。”他是指自己在某個階段裏的身體。我曾經活在不同的帳篷裏，但我與我的各個暫時居住的帳篷顯然不同。

耶穌在客西馬尼園裏說：“我的魂極其愁苦。”留意祂的用詞！每個人都會這樣說。祂正在說及一個魂，又說那魂的擁有者正在觀察自己的魂，看見這魂在愁苦中。但我並不把自己綁定在某種光景的魂中，就如我不綁定自己在某種光景的身體中。

我在我身體或我的心情（魂）裏受苦。我曉得我正在受苦。我懂得那麼多，以致懂得我在受苦。這個在我裏面觀察的是誰？這裏面的人，曉得“我如今健康，”或“我如今正在死亡中。”這人是誰？他自己卻沒有改變。他不是生命的其中一種形式，卻是那生命本身，是神子在我裏面，那唯一不朽者。

耶穌說：“我是真理。”真理如何能消滅？如果我把自己當作真理，就像耶穌一樣，誰還能毀滅我？無論我是在監獄或自由，是生是死，2+2 依然是等於 4。我與真理合一，不受外界環境的影響。

如果我與基督聯合， 如果我把這話當作是我說的，“我—道路—真理—生命”，那麼我就永遠活著。

生命的最低形式是單細胞個體。這種細胞藉著分裂而繁殖。一分為二，二分為四等。不久就有一大群單細胞。但第一顆細胞是否已經死了？它其實是改變了自己存在的形式。與其保持單一的細胞，它已經無限地生長了。每天都有百萬細胞死亡，但它們不過是第一顆細胞的其中一小部分。那原始的細胞如今活在這大群細胞中。那細胞不過是改變了自己外面的形狀。在生命的第一層階段，已經出現“沒有死亡”的現象。地上最高形式的活物（人），難道死了就消失了？

我們留心保存達文西的畫，並米加蘭吉洛的雕刻。那位造物主至少也會像我們一樣，留心保存我們呀？

在永恆的世界，一個不悔改的希特勒難以和他殺害的孩童們一同相處，於是必然有一個為義人存留的天堂；一個為不義的人存留的地獄。

無神論者活著，就如自己不會死一般，是不對的。他們怎麼曉得，自己會不會在最後的一刻後悔自己的無神教訓誤導了百萬人？

讓他們從赫赫有名的反基督教的人物學習，這裏是他們臨終的話。特里禳說：“我正在承受被定罪者的疼痛。”米拉北奧：“給我安眠藥，好叫我不會想到永恆。”沃達里：“我被神與人拋棄。我將落到地獄。基督啊，耶穌基督啊！”法國皇帝查理九世：“我跟從的是怎樣血腥，怎樣邪惡的勸告呀。我完了，我看的真切了。”多馬湃尼：“如果我擁有全世界，我樂意都獻出來，只要收回我的書《理性年代》（注：一本反基督教的書）。主啊，幫助我。基督呀，救我。與我同在。孤單真的是地獄。”

我希望可以證實永生的信仰並不如《無神手冊》所說的那麼可笑。他們可以這樣說，只因只有他們擁有印刷權。

在一次，國際醫學專家正在交流。各位專家談什麼外科手術才是難度最高的。一位德國醫生說大腦手術最難。一位法國醫生說是心臟手術。我們蘇聯的代表却說最難的是甲狀腺手術。眾人都哄堂大笑，可是這醫生說：“你們以為我說的很笨。你們忘了，在大革命之後，我們在切除甲狀腺時，必須先切開頭顱，從後面達到這腺。因為我們不能打開病人的口。”

我已經未得共產政府允許就開了口。每當基督徒開口，你就看到他們說的不錯。

科學與宗教

共產秘密警員能夠從無辜者榨取一切想像的罪行，這是他們出了名的作風。在克魯斯基時代，數以千計這樣的“犯人”被送去勞改。如今蘇聯的這種手法依然沒有改變。許多基督徒在蘇聯坐牢，為的是他們承認犯了宗教的謀殺。蘇聯是世上獨一無二的國家，擁有這種對基督徒的愚蠢指控，而且承認這種罪名的人也不少。

在這些被蘇聯秘警折磨的囚犯中，有一位名叫科學同志。在被毆打，鎊以燒紅的熱鐵，或用其他方法虐待後，這位名叫科學的同志就作出叫人驚訝的認罪書，也被記錄在《無神手冊》裏。這裏只舉出幾個：

“科學已經顯示，超自然的力量並不存在。”（我們可憐的愚笨人還以為科學只能顯示物質。）“科學顯示生命在宇宙中廣泛散佈。。。擁有理性生物的行星無限之多。。。這眾多有人居住的世界就給基督教的贖罪論一個致命的打擊。。。神跡完全不存在，已經是完全顯示證實了，”等等。

我們必須把這整篇當作垃圾。讓我們繼續看看其他的聲明。

無神手冊總是說，科學與宗教總是互相衝突的，沒有妥協的可能。但這是哪一種科學與哪一種宗教呀？兩者都在不斷的進展中。

宗教不再是五百年前的樣子了，甚至與一百年前也大不相同了。

起初基督徒都相信耶穌會在他們的一代從天複臨。他們也相信世界是平面的，地球便是宇宙的中心，神坐在上面不很遠，把地上的大小事當作祂主要的事務。如今基督徒不再這樣想。

神啟示的是永遠的。人對這些啟示的想法是暫時的。

但科學也有變化。今日中學的孩子不再把尤克裏，伽利略，或牛頓的科學作為絕對正確的。

我們的反對者們重施故技：他們用現代科學與原始宗教作為比較，就是用二十世紀的科學與三千多年前猶太人的宗教認識對比（當時的猶太人剛從埃及逃脫，目不識丁，生活在比今日吉普賽人更低的文化中。）這是不公平的。這就如比較今日的蘇聯與紅印第安人的時期的美洲，好叫人覺得蘇聯真的比美國先進。

今日的科學必須與今日最高的宗教思想比較，我們就看見兩者相合多於衝突。

我們再引用愛因斯坦的話：“多數人會說，塑造一位大科學家的是理智。他們錯了，品格才是第一要件。”品格是宗教與道德的東西。沒有人能成為一位真正的科學家，除非他建基在真誠的品格上。這便是基督教教導的東西。

一個只有科學知識的人不能成為可靠的科學家。他必須真誠。他必須相信自己在實驗室裏發現的東西。他必須有盼望，因為除非是這樣，他就絕不會把自己的時間都花在研究上。他必須有熱情，不然他就不會花無數的鐘點在實驗室中。他必須謙卑，接受事情的次序。他必須目標專一，因為如果他的心分散，他就不能發現什麼。一位科學家必須能與同事們在同一間實驗室裏合作。忍耐也是必須的，就如居里夫人，她過濾了八噸的瀝青，才得到幾微克的鐳。他還需要有判斷，正確的判斷。他必須告訴世界他所發現的，不加一點誇大。他必須智慧，樂於自我犧牲，把會傷害人類的事物隱藏起來。一個只有科學知識的科學家，不是科學家。他必須先接受道德價值，就是宗教帶給人類的。

史達林宣稱：“科學是人類的救主。”他在原子能源時代的開始時說了這話。那正是科學給人類一種毀滅全球的能力。人類可以在眨眼之間把整座城市銷毀。只因一些科學家沒有遵守科學家該有的道德。科學必須緊緊聯繫宗教，不然就不能給我們帶來快樂。正是因為缺乏這種聯繫，如今的我們生活在擔憂中。

連無神論也不能缺少基督教的道德價值。

《無神手冊》寫道：物質主義的概念是，除了無窮盡的物質在不斷移動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東西。“如果除了物質，就沒有任何其他東西，那麼物質主義的哲學也必然只是物質。於是無神論者的信念也是物質。我的對手們愛無神論，恨宗教。他們的愛與恨也是物質嗎？他們為一種理想而爭鬥，為一種理想而寫書，同時否認靈性的價值。其實他們正活在這種（精神的）價值中，就算他們歪曲了這些價值。

他們又寫道：“《對話物質主義》的真理是一切科學與實踐所證實的；宗教和哲學的理念卻無人能顯示。”

於是科學和實踐證明我們只是物質！意即這些作者們也只是物質。物質會那麼用心去規勸另一堆物質（另一個人）嗎？我的對手們是一堆物質，我也是。為什麼他們要花費時間和精力試圖改變我的意見？

按照他們的說法，物質按照自己的規律，永遠在移動。你不能說服一粒原子移動另一個方向。它只會按照規律中的方向。你也不能勸說一顆行星反向運轉。那麼寫那書的專家們為什麼試圖勸說我？

很多時候，無神論者比他們的理論好的多。無神論士兵們在戰場上為了救同志們，就犧牲自己。有那個傻瓜會為了一張木桌而犧牲自己？

誰願意放棄享受，只為了使一張紙快樂？為同志們犧牲自己的無神論者，或為了解除一位朋友對宗教的迷思，就犧牲了自己的一個美好黃昏，他們內心深處都不相信自己只是一堆物質。就如科學不能缺少宗教，無神論也不能缺少宗教裏的一些價值。

果然有些科學家反對宗教，但誰曉得科學會怎樣發展？我們也難以預視宗教的未來發展。

我們也沒有理由相信，這一些科學家們與宗教的衝突是無可彌補的。科學和宗教可能外面看來不相合，但依然可能兩者都對，就如兩種光學理論，一個說光是一種物質，另一個說光是一種波浪。兩種在實驗中都證實是正確的。有人以為所有的真理都必須可

以在我們的思想中理解。這是一種錯誤。因為我們是有限的人，我們只知道部分的真理。

有時兩位科學家計算同一個實驗，從同樣的數據卻會作出不同的結論。人們也以為是可以接受的。這樣的事多次發生。那麼我們何必心中不安，只因一位科學家和一位宗教人士，從不同的觀點，看到不同的事物？

拉裏（Lord Rayleigh）和蘭西威廉（Sir William Ramsay）的實驗是有名的。他們使用不同的方法獲得氮氣。可是他們的結果總是有原子重量的差異。他們保持各自的數據，並不試圖把這差異掩蓋。這分歧後來證實對科學大有好處。因為在其中一種實驗得到的氮氣中，人們發現了當時未曾曉得的元素，氬氣（Argon）。

於是我們不怕宗教與科學的衝突。我們的心可以接受所有的真實事。我們按照耶穌的話：“讓兩樣一起生長，等收割的時候。”我們讓兩種衝突的意見都有自由。

可是某些地方必然出現差錯，因為我的反對者們提出的科學與宗教之可怕衝突，多數科學家卻完全不曉得。

我反對者們必須承認愛因斯坦比他們曉得多一點有關於科學。證據是我們的宇宙是以愛因斯坦的名字命名，而不是以《無神手冊》的其中一名作者的名字。愛因斯坦說及一位更高的智慧，透過自然界顯示祂自己。

或者你喜歡知道偉大的物理學家馬斯貝蘭 Max Planck 在他科學的自傳裏說的話：

“宗教與自然科學正在共同對抗‘教條主義’，‘不信派’，並‘迷信’。在這場戰爭中，戰爭的口號總是‘歸向神’”。

《無神手冊》的作者們是科學界人士。他們應該可以解釋為什麼上述兩位大科學家完全不曉得科學與宗教之間的衝突！馬斯貝蘭甚至把科學與宗教之間的衝突稱為“幻影問題 a phantom problem”。

無神手冊這樣說：“科學與宗教之間總是有一種無可避免的衝突。”他們卻不能證實這個。

我已經引述了愛因斯坦和貝蘭。其他的科學家們呢？他們曉不曉得這種衝突？

牛頓屬於另一個世紀，但我們生活的每一個層面都離不開牛頓理論中的宇宙。有一次，牛頓在他的實驗室裏製造了一個微型太陽系。他不信神的朋友看見就問：“誰造的？”牛頓回答道：“沒有人。”那位朋友說：“你撒謊！告訴我是誰造的？”牛頓回答道：“連這個小東西也必須有一個創造者，那麼真正的太陽系，可以沒有一個創造者嗎？告訴我，你是怎樣達到無神的結論的？”

無神的博士們承認牛頓在寫完他主要的科學文章 *The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 時，用這些話作為結束：“一個有能力和智慧的全能者”，並表示相信有一種原始的動力創造了宇宙。這些博士們的解釋是：牛頓活在十八世紀初，當時的人們還不曉得原子和化學和生物學的許多知識，所以才會相信宗教。他們也說，

因為牛頓虔心宗教，於是就成為他科學的妨礙。但奇怪的是，到了二十世紀，牛頓的宇宙變成愛因斯坦宇宙時，這位曾經在少年時不信神的愛因斯坦，却在科學研究的頂峰時開始信神。

但讓我們趕快留意到，我的反對者們並不為愛因斯坦煩惱，因為老百姓們並不能在蘇聯國土上讀到愛因斯坦的書。這裏的書店沒有他的書。甚至在大學，這些書也只藏在圖書館的密室，一般讀者不能接觸到。於是他們就可以說，愛因斯坦堅持“科學與宗教不能合一。”

我的反對者們滿足地說，拉布里斯 **Laplace** 說他無需“神的假設”。但大大有名蘇聯太空學家提賀 **Tihov** 在他的天文學著作裏開頭便為神辯白，說我們無需“拉布里斯的假設”。但其實，拉布里斯也自稱為基督徒。

《無神手冊》的作者們說德斯卡特 **Descartes** 支持他們的論點。可是德斯卡特卻是公認的基督徒。他們扭曲他的話之意思。德斯寫道：“給我物質與動作，我就能創造宇宙！”這話的意思是明顯的。宇宙的形成需要物質，動作，和一個智慧者。德斯卡特的話是：“給我。。。 ” 少了這智慧的我，純物質與動作不能形成宇宙。我們受造成為一個小創造者。

人們不能不對這本《無神手冊》的作者們表示驚訝，他們可以隨意地把各種言論加在諸位名人的嘴上，就是這些名人未曾說過的。

但讓我們放下這些過去的人物，回到我們這個世紀。

偉大的原子科學家黑森伯 (**Heisenberg**) 不可能讀過《無神手冊》，因為他發動一個呼籲，要求把科學與宗教聯合起來！有名的太空學家詹姆斯 (**James Jeans**) 在他的書《神秘的宇宙 **The Mysterious Universe**》裏寫道：

宇宙開始看來更像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多於像一個巨大的機器。思想不再像一個偶然的侵犯者，擠入物質世界中。我們開始意識到，思想乃是物質世界的創造者和統治者。當然這不是指我們的個別的思想，卻是指那巨大的思想，就是創造我們這些小思想的主宰。。。我們發現者宇宙顯示一種設計或控管的跡象，就如我們個別思想一般。。。我們並不像我們最初想像的，以為自己是宇宙的外人，入侵者。

牛頓出生在科學未昌明的世紀，是一件可惜的事。無神手冊就解釋說，故此牛頓會虔心宗教。這只是因為受到無知同僚們的壓力，所以他才會在他的書《光學 **Optics**》裏寫道：“從日常的现象中，我們不是可以看到一位全能全知者，正在觀看一切事，也完全瞭解它們嗎？因為这一切事都在祂裏頭發生的呀！”但黑森伯和詹姆斯卻都是屬於我們這先進的世紀。

讓我們聽聽偉大的心理學家朱爾 **Jung** 的話。他也屬於我們這個世紀。

“過去三十年來，各國的人都來見我，要求勸告。。。在年紀超過 35 歲的病患中，最終都需要求助於宗教。可以說每個患病的人，都是因為喪失了一個又真又

活的宗教所要提供給跟隨者的東西。這些病者若不能重得他們的宗教，就不能真正痊癒。”

人們傾向宗教，並不是某個特殊世紀的思想偏向。叫人傾向宗教的是科學，一切領域的科學。於是卡伯勒（Kepler）在數個世紀以前就寫道：“我們按照神的心思而想。”牛津大學動物學部門主管亞里斯特（Sir Allister Hardy）寫道：“我們稱為神的某種力量造成了生命。”又說“我相信動物世界與神學相連，就如物理與化學相連一般。神聖的因素是自然的過程之一，不只是在超乎尋常的，也在一般的事情上。”他又說了某些有趣的事：“就如有關於性的生物學並不會妨礙一對愛人，一個與科學相連的宗教也不會破壞與神團契的喜樂。讓我們上前去得回過去所失落的。”

我不曉得為何《無神手冊》把魯斯 Bertrand Russell 也當作是一位科學家。我們不曉得他貢獻了什麼科學的發現。但由於他支持左派的政策，左派人士就把他當作是一名權威人士。但既然他的名被提了，我想也該寫下他對基督教的言論：

“我們這一代需要某些事物，也需要回避另一些事物。。。它需要憐憫。。。它需要有勇氣去創造。。。事物的根源是非常簡單古老的，那麼簡單以致我不好意思提出來，免得叫人感到好笑。這就是愛，基督徒的愛或憐憫。如果你可以感到這個，你就有生存的動機，行為的準則，勇氣的理由，並理性誠實的至要因素。”

如今讓我們回來真正的科學家。多倫多大學的太空物理博士章德 C. Chant 博士說：“我毫無疑問的強調，至少有九十巴仙的太空學家達到結論說，宇宙不是莽撞的結果，乃是一個巨大智慧者的調控。”在餘下的十巴仙，許多是蘇聯太空學家，他們不能自由表達他們的意見。

讓我們重複說，如果科學與宗教之間真的有不可彌補的衝突，大部分的科學家却未曾覺察到。

《無神手冊》把一門新科學 cybernetics 當作是反對宗教的論點。他們利用這門科學證明我們的思想就如一副機器；沒有靈魂在操作。

這些機器的安排可以產生或模仿神經系統的功能，實在是奇妙。它們能翻譯，能下棋，也能比人更敏捷的解答許多思想的難題。

可是——這也是人們常忽略的——人工智慧的機械是人腦的成果。最後它只能反映我們的思想方式，不是某些完全新奇的想法。

人可以跑，大約時速十英里。但他們發明了時速幾千裏的噴射機和飛彈。人有眼睛，可以看見某些距離的東西，但他們發明了顯微鏡和望遠鏡，可以看見肉眼不能看見的事物。人的受造，是能使用工具，廣大他們的感官能力。人工智慧也是這樣。在每一臺機器後面總是有一個設計它的構思者。

誰設計了一種機械，稱為“無神論作者”？讓我的反對者們暫且停留一會兒，思想他們每一個人人都獲得一百億只大腦的細胞，可以隨時使用。那位創造者何等奇妙又慷慨，願意賜給那些意圖譏笑祂的人，這樣好的機械！每一只大腦細胞可以與 25,000 只

其他的細胞聯絡。於是它們可能的聯絡方式就是一百億的二萬五千開方，就是超過了我們所知的宇宙原子數目的總量。

再想一想：每個無神論者都有一千英里長的血脈為他的大腦和身體器官供給血液。要打敗一種古老又經證實了的宗教不是易事；我們的反對者們為此發汗。每位無神論作者都有一百五十萬只汗腺在皮膚表面。當他書寫反宗教的文章時，他必須呼吸。他之能呼吸是因為他有一雙肺，其中含有七億只細胞。當他寫下針對創造者的文檔時，他的心穩定的跳動。這心脏在他的一生跳動了好幾億次。一般人的平均一生中，心臟泵了六十萬噸的血液。我的反對者們可以相信這樣的一只水泵能自行存在，無需一個智慧的創造者嗎？

這本無神論傑作的作者們必然花了巨量的神經細胞。每一位作者的神經系統有三兆的神經細胞，其中九十億在大腦皮質中。還有，他們不可能寫這書，如果他們身體不健康。他們的健康維繫在他們靜脈裏的三千萬只白血球。他們也有 130 千萬億只紅血球。

無疑的，有時他們會起身出去走走，刺激一下思想，方才繼續再寫。不巧老天下雨；但沒有一滴雨水會掉進他們的鼻腔裏，因為鼻孔是朝下的。誰安排這個？

哎，如果這些學者們像古代的漁夫約翰那麼聰明就好了！那漁夫稀奇自己的心臟，不斷跳動，保證性命的延續。他躺在他最好的朋友耶穌近旁，聽到耶穌的心跳，就知道有一個全能的神。就如你聽見鐘錶的滴答聲，就曉得有一位表匠。

我身體靈魂的每一部分都渴望我的反對者們可以曉得這個，而且現在就曉得 -- 不是在地獄裏！在那裏，人人都明白神與祂的天地了，但太遲了。

從想到他們自己的身體機械，就是比任何人工智能更奇妙的，讓我的反對者們如今欣賞一部長吊橋。但吊橋的主意來自蜘蛛。一只蜘蛛網橫過一條花園的小徑給世人這啟示。誰給蜘蛛這種智慧？誰給蜘蛛提供這種非常強韌的線條？

從達文西到萊特弟兄，人類飛行的技術都是來自飛鳥。

我的反對者們憑著科學的名義發言。可是他們卻缺乏科學或真理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自由公平的對話。

假使蘇聯學者們之中，有幾位達到結論說：宗教是正確的，就如愛因斯坦和貝蘭的結論，他們能夠出書發表他們的結論嗎？

當然他們能，只是必須是暗中出版，也冒著下獄的危險。我們不能對每個人都有那麼高的要求。不是每個人都是英雄，都樂意為真理殉道。

共產國家的領袖們更愛自己的教條，不肯让人自由討論這些共產教訓。於是他們的學者們也就不能以科學的名義發言了。

以下是幾個隨意取出的例子，讀者便看到他們如何曲解聖經：

“按照聖經，神在第四日創造了太陽，月亮和所有的星星。”其實聖經沒有說“所有的星星。”神當時造眾星，也讓眾星按照物理定律進行演變，產生新星。就如祂讓人類進行繁殖一樣。

《無神手冊》又引述說：“宗教的傳道人聲明，神只在我們的行星上創造了生命。可是科學已經證明，宇宙中有極多的生命。”

傳道人何曾說生命只在我們這地球上？科學何曾說宇宙多處都有生命？

另一個引言：“人類改造自然，於是宗教的教條吩咐我們不可改造神的世界，顯然錯了。”可是聖經開頭便說神把亞當放在伊甸園裏，為叫他看守和管理。意思就是去改造。亞伯是一個牧人，該隱是一個農夫。神造人是叫他們去影響自然界，改造動植物。

他們這書有一章，次目是《贖罪論的破產》。它提到：“牧職人員試圖叫我們相信神是無所不在的。神道成肉身，活在億萬有人居住的行星上。於是當基督降生為人時，祂就必須同時降生在億萬星球上，又必須同時受死。”我向這些作者們挑戰：是哪一位科學家肯定有些行星有人居住？其次是，哪一位神父曾說，基督死在許多星球上？

但我們無需為這個擔心，因為過了幾頁，這些作者們就說剛剛相反的話。他們說科學家們強調地球是人類犯罪的唯一星球，是唯一需要贖罪的。其他的星球居民則依然保持對神的忠誠。

漂亮的妙想天開！

我可以微笑的引述《無神手冊》的另一段：“宗教只接受我們行星上的自然力量更改了的地理的表面，因為這是神的作為；但他們完全抗拒人類把地形改造。”他們這樣說，意味宗教不許人建造運河等工程。可是過去非常虔心宗教的巴比倫人和埃及人却建立了巨大的灌溉水道。宗教何時反對運河？是哪一個宗教？

在這一次，我的反對者們終於有證據了。他們引述，二百年前亞斯特拉坎的省長果利欣曾經反對建立連接兩條河流的運河。但我未曾想到一位省長就是宗教的代表。

另一段引述：“牧職人員數千年來傳揚說，未得上天的許可，人類不能擅自飛升天堂，於是宗教就殘酷地壓迫那些嘗試這樣做的人。至於人試圖飛到外太空，更是大罪。如今這些宗教的規章全部下架了。”

我嘗試禮貌。但我必須說這些全部是撒謊。有誰因為試圖飛翔而遭受宗教逼迫？美國的太空人有沒有被滅絕？第一個美國太空人聲明他對神的信心，其後的太空人在繞月飛行時朗讀聖經。他們回來時就享用大餐，沒有一人被殺。學者們怎麼可以胡說八道？

我繼續這些奇怪的引述：“一些宗教傳道人說，至高者已經把自己的居所遷移到宇宙的更深之處，就是太空火箭和衛星不能達到地方。神何必改變祂的居所？”哪一位傳道人說過這種笨話？

但無神作者們很快就忘記他們說的，開始用另一種方法攻擊我們：“牧師神父們強調說，人們不能尋找到神或祂超自然的僕役，因為祂們是非物質的，沒有肉體。祂們是屬靈的，不是物質的世界。”這聽來好了許多，但他們依然以為太空人應該可以看見神。他們這樣寫：“非物質也是可以看到的。”可憐的物質主義者，幾頁前才說，除了物質與動作，宇宙間沒有任何其他東西！如今他們卻承認非物質的存在，也可以被人想到。果然不錯。但願他們會使用他們的心思發現那永遠的靈，並他們自己的靈。

《無神手冊》又強調：宗教把無知正義化。我要問是誰創辦了歐洲的第一所大學？不是基督徒嗎？基督教的修道院不是最早的文化中心嗎？誰能否認德文和英文，並許多其他語文，是由聖經形成的？

好了，我無神論的朋友們可以強調任何事物！他們代表獨裁。他們的對手們被封口。

另一個無神手冊強調的是：“宗教註定人們對一切事物都無動於衷。”共產秘警完全不會同意這個。他們的許多間諜都曉得基督徒並不是被動的。他們已經把我們逮捕，關在監獄裏，因為我們的許多宗教活動。

我想上述的引述已經夠了。恐怕一些讀者會厭煩，感到不值得回答這種水準的書。但這書卻是必須回答的。因為這書已經分發給百萬計的民眾，有多國的譯本。它正在荼毒青少年的頭腦；它憑著鞭子統治。

科學不能反對宗教。科學只能與某些落後的宗教發生衝突。

如果我說“船”，你的腦海中就出現挪亞方舟，原始簡陋的舢板，維京人最先抵達美洲的小船，幾百年前的蒸汽船，或是現代的橫渡大西洋的奢華郵輪。

當我說宗教或神時，同樣也會引起不同的形象。不同時代的人，按照他們的瞭解能力，感情和屬靈的眼光，就對神有不同的瞭解。對神的啟示，他們也有不同的譯解。

一些人對神的印象是落後的，肯定與科學發生衝突。但這並不是指所有的宗教。宗教也不必接納一切科學，因為科學界也有許多東西是落後的。’

科學與宗教屬於兩個不同的領域。科學只告訴我們物質的情況。你若問一位科學家什麼是吻，他將會回答道：“這就是兩對嘴唇的接觸，結果是微生物與二氧化碳的交流。”但事實上，吻比這個定義更深更廣。從科學的角度，任何花朵都是氮氣，磷酸鹽，鉀肥合成的東西；各元素都有固定的含量。但每個愛花的人將會反對科學家的這樣說法。科學只走到一半。藝術繼續走一段，哲學再走一段，最後的一里路必須由宗教陪同。

如果你只曉得生命是一種生物的系統，忘了你從莎士比亞，狄更斯，米加蘭吉洛，拉斐爾，並從世上偉大的宗教人士，還有從耶穌基督得到的事物，那麼你只懂得生命的一點點。

在一對愛人在擁抱時，我們可以說這就是腎上腺素加速進入血脈，就以為完全解釋了當時發生的事了嗎？

把事物都簡化為科學，是不科學的做法，也行不通。

《無神手冊》作者們從科學與宗教的道理關係，轉到實踐的問題。聽說路德強烈要求嚴厲的刑罰哥本尼克 Copernicus 的異端。可是路德何時發出這種壓迫，依然是一項秘密。在路德傳記裏，你絕不能找到。

“但加爾文不是把偉大的科學家塞韋特 Servetus 燒死了嗎？”我的反對者們說。果然，加爾文不情願的把塞韋特燒了。這卻不是因為塞韋特的科學發現。塞韋特是因為教導一種錯誤的宗教教訓所以被燒。那是五百年前的一件憾事。但我的反對者們卻沒有資格在這事上說什麼。在共產的集中營，數以千萬計的人被定以死刑，或慢慢折磨致死，只因為他們膽敢擁抱一種與獨裁者不同的信仰。（這些獨裁者的信念不久也會被他自己的同志們拋棄。）

我反對者們的另一項強調也不對。他們說亞曆山大的圖書館在第四世紀末葉被基督徒狂熱分子銷毀了。如果他們這樣做了，回教徒就沒有辦法在第七世紀破壞這圖書館。

另一個可笑的謊言是：《無神手冊》說在美國，英國，荷蘭等國，天花爆發，因為神父牧師們為了宗教的理由，反對接種。但這些國家最後一次天花蔓延是在什麼時候？其實，美國終止為國民施行天花接種，因為天花已經從全國根除了。

對了，還有一個問題：在天主教會的禁書目錄裏，不許教民閱讀某些書！事實是：在第二次梵蒂岡會議已經取消這些書目。我們還在等候共產國家消除她們的禁書目錄。人們多麼希望能夠閱讀巴斯特納 Pasternak 和索忍尼新 Solzhenitsyn 的書，或至少也可以讀到柏拉圖 Plato，牛頓 Newton，貝瑞 Bergson。還有聖經和解經書！甚至史達林的書也是禁讀的，在任何蘇聯書店都不能買到。

《無神手冊》提及有關科學與宗教的理論，不能成立；他們提出有關科學與宗教的實踐，也站不住腳；都是不能經過考驗的。

如今已經成了一項生物學的公理，就是功能創造了器官。我們有眼睛，是因為世上有光和顏色。我們有耳朵，是因為有聲音可以聽；有手，是因為有物質的東西可以拿。我們得蒙上天賜下的大腦，是因為有事物可以思想。為什麼我們會有一種奇怪的能力，叫我們能相信？連一個孩童也有這種能力。於是必然也有相應的真實之物。我們有這信仰的能力，正是因為有一個神，一個可以信靠的神。存在的事物不單是物質的，也有非物質的。如果我們排除這個，嘗試單單以物理或化學解釋一切真實事，我們就成了一個笑話（就如上述接吻的比喻。）

科學懇求宗教的援助。

地球與太陽的距離和運行的速度，剛好是讓生命成為可能。如果我們稍微靠近太陽，我們就被烤熟了。如果遠一點，地上就不能種植任何東西。如果地球沒有公轉，就沒有四季。

蛋白質是由五大元素合成的：碳，氫氣，氮氣，硫磺與氧氣。在蛋白質的每一顆分子，大約由四萬多枚原子。從地球的百多種化學元素，只有這五種可以組成蛋白質，而且必須有特定的比例。這可能是偶然合成的嗎？為了叫機緣自己合成蛋白質，就必須按照機緣率計算。瑞士數學家查理楚意 Charles Cuye 做了一個計算。他說：“這個可能的機緣率是 1: 10 的 160 開方。”這只是為了合成一顆蛋白質分子！必須搖動的物質必須超過已知的宇宙。時間要 10 的 243 開方億年。

利特斯博士 J. Leathers 估計一只簡單蛋白質的聯繫方法，可以達到十的 160 開方。機緣不能建立這樣的一粒分子。機緣未曾造成一間屋子的架構，或一架鋼琴。這些比起一顆蛋白質簡單多了。

當我在監牢時，我聽到盜賊們的爭吵。他們正在玩抽籤。如果那顆骰子總是六點朝上時，其餘的盜賊們就馬上就會開始起疑：骰子是否作了手腳。意即這已經不是公平的機緣遊戲了。機緣絕對不能給我們這個宇宙。一位哲學家，甚至是一位無神論的哲學家，也不可能是機緣產生的。

我的無神對手們會不會把賭注投在一個只有十的 160 開方機會獲勝的賭盤上？這意味把賭注丟下大海。但他們却把自己的精神健康，他們永遠的靈魂，把真理，都投在這渺茫的賭注上。普林斯頓大學的有名生物學家艾文博士 Edwyn Conklin 說：“若說生命來自機緣，就如說一所印書局爆炸而形成的一部大字典。”

但我們一切的辯論都無益。無神論者曉得尼安德特人 Neanderthal 的頭骨，證明不可能有一個曾經與神一起生活在樂園的亞當。聖經開始就說及一些很不科學的故事。我們的祖宗是非常原始的人，是從動物世界演變而成的！他們說聖經與科學沒有任何符合的地方。

假使五千年後（即是西元 7000 年），有人在我們這一代的地層進行發掘，發現了兩三只澳洲土人的頭骨，或是如今依然生活在石器時代的新幾內亞人的頭顱骨，那時的考古學家們必然會說，在我們的這一段時期沒有文明人。但事實是，飛行到月亮的人與石器時代的人同時存在。

我想我已經說夠了，有關這科學與宗教。

叫無神作者們不能聲稱自己是憑著真理發言的，是他們的書中完全沒有一點疑惑。

聖經的作者們，雖然是虔心宗教的，可是還是表達出他們的疑惑。你可以在詩篇和約伯記看到這些。連施洗約翰在監牢裏也開始懷疑耶穌是否就是彌賽亞。耶穌本身也在十架上呼喊：“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拋棄了我？”

這本《無神手冊》卻自以為完全曉得一切事。他們不能表達任何疑惑。他們必須完成黨方給的任務，就是反對宗教。

沒有人是完全宗教化的。宗教人士也有他們的懷疑。也沒有人全然是無神派。無神論者有時也信宗教，聖經的作者們諸如大衛和約伯有時也會有近乎褻瀆的想法。但我們的無神反對者們卻是千篇一律的。他們總是無神論，純是無神論！這是不自然的。他們並沒有表達他們心中的一切思念。

他們就如未曾聽過黑森伯的不確定原則（uncertainty principle）。

我的無神論朋友們哪，你們的一邊有政治的力量。但科學的真理却在我們的一邊。耶穌可說是科學思想的創始人。祂說：“你們去，告訴約翰你們看見和聽見的”；“我們說我們知道的，證實我們所看見的”；還有“看天上的飛鳥。。。田裏的百合花，如何生長。”祂教導我們仔細觀察！耶穌教導我們說我們所知道，所看見，所觀察到的。科學也按照同樣的原則。

贖罪

無神手冊還說了許多其他的事物，但我必須留意我這書的長度。它必須印成書，走私到共產國家去。它不能太厚重。

但我還欠反對者們一些東西。基督教導我們以善報惡。他們譏諷了我們的宗教；我就必須給他們看見救恩之路。無神論的作者們也就如任何罪人，也能得救。

我們生來就在這種可怕的事實中：我們帶有罪性。我有我的罪；我的反對者們有他們的罪。無論是人道的哲學，無神論的哲學，宗教的哲學，都不能救一個人脫離他的罪。為了叫人脫罪，神作了已經有效的工作。我正在嘗試證實聖經的可靠。我的反對者們可以從經上看到如何除去他們的罪，成為神的兒女，承受永生。

保羅寫道：“基督按照經上所記，為我們的罪死了。。。埋葬了，在第三天又按照經上所說的復活了。”（哥林多前書 15: 3, 4）

沒有人能夠完全明白基督在二千年前死在巴勒斯坦，如何能洗去我的罪。但我們也不能完全明白電流的性質，或地心吸力，或我們自己的生理和心理。我們無需完全明白贖罪才能得到它的好處。我們只要相信基督承擔了我們的刑罰，我們的罪就不再算數了。

基督是神的道成肉身。但祂卻降卑自己，為代替我們的罪。聖彼得寫道：“你們得贖，脫去你們祖宗所流傳虛妄的行為，不是憑著能壞的金銀等物，乃是憑著基督的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之血”（彼得前書 1：18）。天上又有一首歌，讚美基督說：“你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神，又叫他們成為國民，作祭師歸於神，在地上執掌王權”（啟示錄 5：9，10）。

當基督用自己的血買贖各國的人時，祂也買贖共產黨和無神論者。

就如我曾說：我們不能完全明白救贖，但我們可以曉得它的一些含義。當我們在心中曉得基督是神，一個擁有無限價值者，我就曉得殺基督比釘死全人類在十架上更可惡。以賽亞說：“在神的眼中，萬國就如水桶裏的一滴，又如天平上的微塵。”你便更能明白這個。

我曾經患上肺炎。我用藥物殺死百萬計的肺炎桿菌。我也曾殺了許多其他的病菌和昆蟲。我又宰了許多動物作為食物。但我完全沒有為這些事後悔。但當我傷害了一個人，我的良心就指責我，因為人是比昆蟲重要多了——他帶有神的形象。同樣的，基督是神成為肉身，就比億萬人類貴重的多。於是祂的受釘就完全足夠買贖全人類的罪——這也必須有一個條件，就是我們相信祂為我們成就的事。神為自己取了一個肉身，好為我們死亡，因為神原來是不會死亡的。

因此彼得繼續寫道：“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苦，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為要引我們到神面前”（彼得前書 3：18）。聖約翰寫道：“祂兒子耶穌基督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約翰一書 1：7）。施洗約翰指著耶穌說：“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惡的”（約翰福音 1：29）。聖保羅寫道：“我們既靠著祂的血稱義，就更藉著祂免去神的憤怒”（羅馬書 5：9）。這樣的一部《無神手冊》將會怎樣挑起神的憤怒！但我們可以脫離這種憤怒，因為“我們藉著這愛子（耶穌）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祂豐富的恩典”（以弗所書 1：7）。

基督贖罪是基督徒兩千年來的默想對象。信徒們給它不同的解釋。

哪一種才是我們該選擇的？

有人問裏斯的聖特麗莎 St Therese of Lisieux，哪一種基督徒的品德是她最嚮往的，她回答說：“全部！”於是我也這樣接納贖罪的各種教訓。它們都是愛神又信神的靈魂，深思之後的成果。我們沒有理由放棄其中任何一個。

“代替論 vicarious doctrine”是真的；耶穌為我們的罪，代替我們死了。“道德影響論 moral influence”也是真的，基督死了，為叫我們看見祂犧牲，就曉得活出一個神聖的，全新的生命。“政治理論 governmental theory”也是正確的，神其實是無條件的饒恕罪人，但祂叫基督受苦，為給我們罪人看到，罪惡必然帶來刑罰，我們看見基督的巨大苦難，就可以看見我們自己該受的處罰。“神秘論 mystical theory”也真；基督與相信的靈魂是一體，在愛中合一。就如母親與她生病的孩子一同受苦，或一位新娘與她的新郎同担艱苦，我們與親愛的基督同受各各他山上的刑罰。於是我們就在祂的身上，也就是我們的身上，承受了我們的罪罰。

但我想最適合我們這世紀的是轉移論 doctrine of transfer。我們心中都有一種代替的心理機構。當我們在家中找不著一件物品，心中焦急時，只要歸罪於太太或孩子，我們就會安心了（那個傢伙就是亂放東西！）。我們找替罪羔羊。當一個孩子撞到

一只小腳凳時，只要他的媽媽抽打那凳子，責怪它害孩子疼痛，那孩子馬上就不哭了（他終於知道，完全是因為那張凳子不好，頑皮，調皮，害我的腳也給踢腫了！）。這種心理機制深深紮根在我們裏面。只要我們可以把我們當前的困難歸罪某個人，我們就能安心：這都是君王的錯，地主的錯，美國人的錯，帝國主義者的錯，共產黨的錯，特羅斯基派的錯，史達林的錯，猶太人的錯，黑人的錯，白人的錯，任何人的錯，不是我的錯。

耶穌有意識地使用這種轉移機制；於是祂到人間，作為神的兒子。祂仿佛在說：“你希望歸罪他人嗎？那就歸給我吧。我該負責，因為這天地都是藉著我造的。我樂意為一切罪惡負責。你感到你的罪該受處罰。康德說：‘犯法者有權受刑罰。’我就承擔你的刑罰，你就可以獲得自由。”

我建議我的無神對手們，既然他們已經寫了這本充滿謊言，針對宗教的書，傷害了許多百萬靈魂，他們就該把自己的罪放在基督的肩膀上。基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的。相信基督，你就得救！

你們嘗試用無神論反對宗教。這是孩子氣的做法。批評分析法(critical analysis)對內心的焦急是無效的。無神理論不能幫助一位將死的人，也不能安慰他憂傷的家人。當你經過疑惑的幽谷，質疑自己寫這書是不是犯了一項大錯時，你的理論不能給你任何安慰。今天可能你不會想這個，但有一天你會想，就是你臨終的那天。

莫斯科，北京，華盛頓都在競爭成為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城市。他們都不能成功！最有勢力，人口最多，君王派與反君王派的鬥士在其中相遇，資本主義者和共產黨，史達林派和特羅斯基派，無神論者和宗教人士，牧職人員和他們的對手們也會在其中碰頭的城市，是墳墓城。對一個非信徒，踏入這墓城之後只有懊悔。

就算在迫臨死亡之前，還不會太遲。在那個時候，你可以禱告說：“主耶穌，神之子，憐憫我這罪人！”相信耶穌基督的血是為你流的，你就得救。

我親愛的無神朋友們，我們一同經過了幾個小時。如今我們要分手了。

在聖經有一個故事，說猶太人在埃及為奴時，有三天黑暗。當時環繞埃及人的黑暗那麼厚重，以致不能看見彼此。但以色列的孩子們卻有亮光。

這光是神的道。神的百姓有這光。這光照耀他們的內心。

聽說當土耳其人統治巴勒斯坦時，一位殘酷的巴沙禁止猶太人在夜間點燈。全城黑暗一片。

但在薩菲，拉比約瑟卡羅 Joseph Caro 的窗口卻在夜間發亮。拉比在讀聖經。守衛們向巴沙報告。巴沙馬上騎馬過來，看見整間房子的牆壁都會發光，拉比正在看聖經。房子沒有燈。牆壁上都是螢火蟲。

拉比對巴沙解釋說：“神的道不單照亮閱讀的人，也照亮傾聽的螢火蟲。”

我的無神對手們，你們之間有些人會讀這故事。我肯定他們將會獲得啟示，雖然他們的心思曾經被你們對神的譏諷，變得黑暗了。但這明亮的光，基督之光，將要照亮整個共產世界。

末了的話

我們明白可憐的無神論者必須按照上頭的命令說話。但如果一位酒廊老闆必須給人劣酒，至少也可以避免給太多，不與自己的良心過不去。

寫了七百頁否定神，否定聖經，否定永生，不會過分嗎？

你們寫了一部枯燥的書。這不是你們的錯。你們不得不如此作。每個人心底裏都有一個神型的真空。與其尋找神，好填滿這空間，你們卻寫了一本書，談及於這空間多麼美麗。

你們必須如此寫。無神論的書是唯一提及無神的書。但路德卻說，“我們的主已經寫了復活的應許，不單在書本上，也在春天的每一片樹葉上。”

你們的書是令人厭煩的。

但對那些沒有自由，不能從宗教書本曉得真理的人，你們的書卻是毒物。你們就如告訴毛蟲們說，它們的一切努力盡是徒然；它們不會變成美麗的蝴蝶。你們告訴花蕾說它們不會變成花朵。你們殺人的靈魂，告訴他們說，他們沒有被預定在今世成為基督的樣式，在來世得享樂園。

我不想開罪你們。我只希望幫助你們認識到你們正在極其危險的光景。你們比兇手們更糟。兇手們只殺人的身體，你們卻殺人的靈魂，使人不能得著神。

於是我就給你們索尼婭給兇手拉斯果的勸告：“起來，馬上起來，就在這個時候，去站在十字路口；跪下來，先用口貼向你污染了的地面接吻，然後向全世界下跪，向四方大聲說：‘我是兇手’。神就給你活命。你要去嗎？你要去嗎？”

我自己也向你下拜，因為我也曾殺了人的靈魂。

就如你們一樣，我曾是一個無神論者，直到一天我覺悟，就照著索尼婭的勸告去做。如今我害怕你們的生命將會帶給你們怎樣的痛苦，如果你們依然繼續無神論。我已經找到了基督，脫離了無神論，也脫離了罪惡。如今這路向你開放。

你要去嗎？你要去嗎？